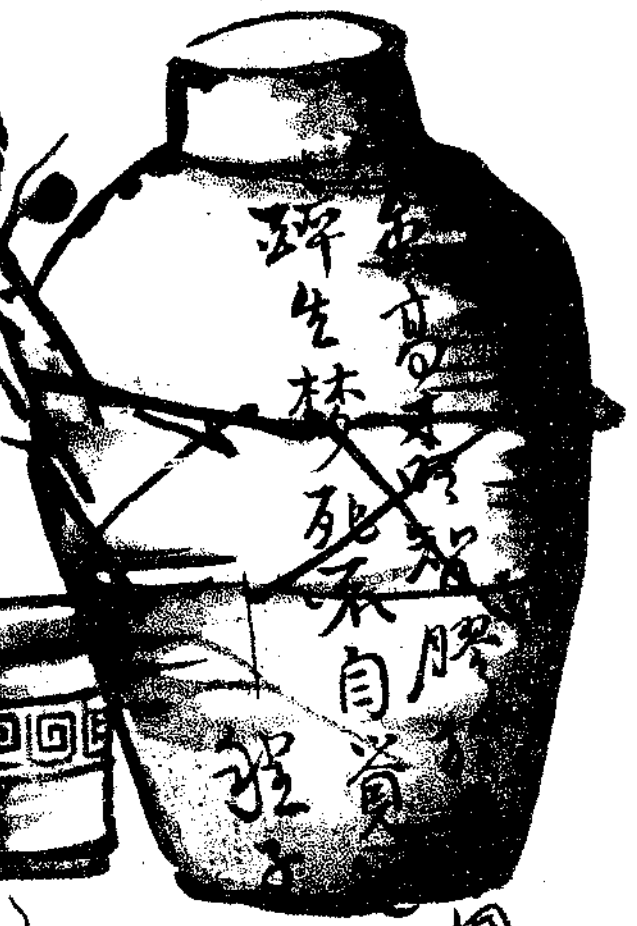


菊賞菊

甲申

新秋作
于歷下
珠屏山館菊寫
經光周耀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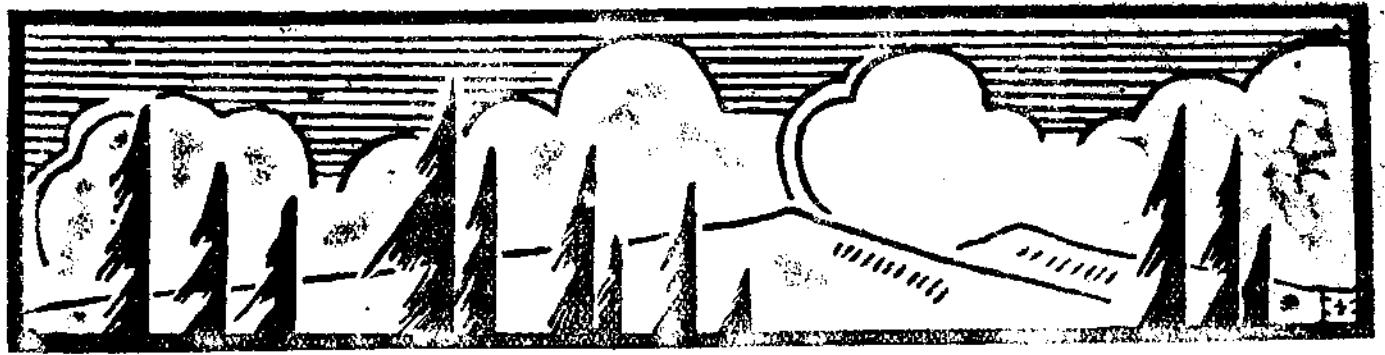


無直...
碎生...
死不...
自資...
程子

周



贈閱



目錄 第二十七 八期合刊

卷頭語 反極動國貨幣金融會議……公孫狐 一

論著

興亞理念與孔教……鹽谷溫博士 二
 古希臘之國家觀……張小南譯 三
 戰時美國科學陳述觀……李非吉 五
 太平洋大戰與非島……彭非 七
 目前教育上一個嚴重問題……齊宜 八
 托情與學生過剩救濟辦法……孫佐輔著 二一
 中國農村開墾最大之總結……克見歸譯 二二
 英雄論(續)…… 二二

雜文及小說

華中公務員大增俸華北應當如何……野狐 二
 恭頌德政…… 三
 戴帽文學…… 四
 救救今日的詩壇…… 五
 由捕蠅談起…… 六
 一上元月讀後——讀後…… 七
 詩魂小想…… 八
 文通…… 九
 詩人的騎者…… 一〇
 陀思妥夫斯其的秘密…… 一一
 英雄交響曲論解…… 一二
 風潮(下)…… 一三
 所有權…… 一四
 流亡圖…… 一五
 英雄與好漢…… 一六
 村中畫家…… 一七

詩歌與散文

羅南…… 一
 高介六一

夏鳴集…… 二
 五月序曲…… 三
 無愛的日子…… 四
 夏日的日子…… 五
 流學與繁星…… 六
 囚犯…… 七
 戰地雲烟…… 八
 拾穗…… 九
 秋歌…… 一〇
 明天…… 一一
 石匠…… 一二
 給橋…… 一三
 松城河底哀愁…… 一四
 孩子們…… 一五
 如果…… 一六

影與劇

華影一年來出品概觀…… 一
 影劇隨感…… 二
 漫談獨幕劇…… 三
 離婚(續)…… 四
 關於激流三部曲…… 五

學生創作

山東省垣中學生暑期統一訓練(專載)…… 一
 初夏的筆…… 二
 紫禁城…… 三
 故宮…… 四
 離別了母校…… 五
 懷鄉…… 六
 望…… 七
 逃…… 八

信箱

文化通訊…… 八
 四

漫畫 木刻 編後

(本期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在整個的世界戰爭尚未步入決定階段的今日，以英美為主角的反樞軸國家，應提出「戰後經營」等問題來開會討論，好像戰爭的最後勝利，已經獲有相當把握，無忌的囁嚅着。吾人固然有冷靜的理智，不能輕易為其所惑，但不能不承認，在宣傳的效用具有左列諸目標：一、動搖中立國的既定外交政策，新樞軸陣營，二、對反樞軸側各附庸國精神上的安慰，鼓舞士氣，以期忠誠的供與犧牲，三、企圖刺激軸心國民的神經，可謂「政治的神經戰」四、萬一的勝利獲得後經濟建設的準備。

國上月在布里敦森林召開的所謂「貨幣金融會議」加以客觀的探討：

貨幣金融會議參加者以英美為中心計為四十四國，自上月一日至二十四日止，結果據吾人所知者美國已公然的扮着制霸世界野心者的主角，英國則則屈充配角，重慶及其他亡命政權甘作附庸，完成一幕喜劇的演出。會議所提出者，計有「設立國際建設銀行」與「開發銀行」，不問其內容如何，徵諸歷史的教訓，及客觀事實的觀察，無疑的是美國利用其財富與時機，逞其壓倒英國的夙望，而借以共同進出世界市場，確立侵略各國經濟的橋頭堡，尤其所謂「穩定國際匯兌」而成立的「平準基金」一事，足以證明英美操縱世界的陰謀：蓋因此項「平準基金」總額為八十八億美元，其中美國竟獨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而認繳二十七億五千萬美元，英國則為十三億美元，而佔百分之十五，印度因僅被派四億美元，表示極度不滿，傳聞各國皆希望經濟力之強大，當為維持和平及改善世界福利之必要條件。相信中國市場當戰後四億顧客之購買力，必更增大，「甘心承認中國為「被侵略者」，吾人更不勝為其慚愧，他還有幾句話是「中國為協力各國計，於此次會議中，從事讓步與犧牲，「慷慨國家之慨，不惜將中國市場送禮，將土地任人開發，將中國做為美英的殖民地，博得美國官民口頭上的讚頌與感謝，說來實堪痛心！吾人於此可以下一結論，所謂「貨幣金融會議者，乃侵略世界經濟市場之預備軍也；所謂「戰後世界建設」者，乃美國夢想制霸世界野心之實現也。

反樞軸國貨幣金融會議

與所謂「戰後世界建設」

據此，吾人應該明白，假如反樞軸國勝利了，中國仍脫不了殖民地的資格，決無真正的獨立自由可享。因為在尚未到戰後以前，中國已等於被重慶政權出賣，并且立下了契約，永為美英的奴隸。好在還不是事實，而是英美野心者一幕中的喜劇而已。

不過吾人必不可忽視者，反樞軸國依據所謂「大西洋憲章」對各中立國作必死的政治謀略攻勢，自第二戰線成立後，其攻勢伴隨軍事的進展，獲得外交上順調的效果，尤以此次的貨幣金融會議，使印度參加繳納四億美元的「平準基金」，充分發揮其「懷柔手段」，與此相輔相成者，有最近的印度政府釋放甘地翁出獄，並允許與一向與印度國民會議相對立的國教總裁金納會見，凡此種種，無非欲藉「解放殖民地國家」的招牌，將高壓的霸道政策暫置放於招牌的後面，使各國目為之眩，心為之動，最近巴爾幹各國的動搖，即為一例，然而，由於最近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以及芬蘭等國的屈服，在條約上看，是與大西洋憲章背離的，在東亞各國，除重慶外，印度國民在干特拉鮑斯所領導下，必與友邦協力到底，始終排除帝國主義者的陰謀策動是無疑義的。（鵬）

以上吾人可以看出反樞軸國一味囁嚅「戰後問題」是不無意義的。現在再就反樞軸得較大的派繳數，一時發生相當的爭執，再看重慶：被派繳五億五千萬美元，僅百分之六強，以較美英兩國獨占百分之五十，其差別直若霄壤，然而重慶居然表示滿足，殊令人不勝嘆息。重慶代表孔祥熙竟公然表示說：「余堅信中國

特載

興亞理念與孔教

(楊乙宸紀錄)

日本帝國大學教授文學博士鹽谷溫講述

對本稿乃去年秋丁祀孔大典後，山東省政府特請鹽谷溫氏...

世界上的孔教，其高者，則孔子之教也。孔子之教，其高者，則孔子之教也...

子，已低一層，提倡新生活，不過僅望以霸道圖強。當然談不到王道...

古希臘之國家觀

英國迪肯孫著
張小南譯

第一章 一城即一國

現在希臘的疆域，在西歐各國中是很小的了。但在希臘人眼光中，還覺得太大。在北半島上的全部居民和財產，在現代的觀念中，算不得什麼；但在古典時代，却包括着許多個繁盛的政體。中央集權的觀念在希臘人的理想中是很隔膜的，縱是當時最通達的思想家，如亞斯多德者，也不會夢及。對於他，以及對於任何古代希臘人，一國就是一城——就是說，牠的面積不過等於英國的一郡，有幾萬居民，在政治上是較有獨立性的，不屬於任何再大的政治團體。

假如我們能想像英格蘭的各郡議會，不受國會的轄制，自由創製法律，募集兵士，在軍事上各郡取攻守同盟，那麼我們就可得到希臘政治狀態的一般觀念，同時還可看出與我們政體的差別。

不要以為希臘國家的面積是組織中的偶然現象，是可以無限制的增大，仍不失其特性，正與此相反，面積的限度是根本要點，亞力斯多德說過，最大的國家並不是居民繁衆，如果國家超過某種限度時，就不成爲國家了。『十人固不足爲一城，而十萬人又嫌多。』以我們的大鎮爲一國，希臘人尤以爲太大，更不用說倫敦了。至如大不列顛帝國，在希臘人觀念中簡直是不可能的。

他們的國家觀，顯然的是和我們的根本不相同。他們的文明是『城國』的文明。不是一個王國或是帝國的，他們的整個的政治設施都以此爲定。概括言之，他們從自己之經驗中形成他們的國家觀，在我們是以爲新奇而頗有種味的。本編即要將此觀念加以例釋。

第二章 國家與公民的關係

我們先來觀察一下國家與公民的關係——這是指着社會上握有政治權利的人說。在前面我們看到城國觀念最切要的就是疆域的限度。現在就單論及此關鍵所在之點。在希臘人觀念中，爲一國之公民不僅負有納稅

的義務和選舉權；還直接負有公事的軍事的合作責任。一個公民就是一個兵，也是一個審判官和政治會議中的一分子；他必須親身履行一切公共義務，而不能交與代表去作。你必須常常到政府中去，所以國士必得有限度。他必須親身到議會中去說話與選舉，所以人數也得有限制。希臘人不會想到代議政體；假如他們想到此點而採用時，則對於他們的整個的公民觀念會引起一種變化。躬自服務是他們公民觀念的基本觀點。在戰地服務同於議會服務；假如僅以選舉權代替了直接服務，那一定破壞了希臘的國家組織。

希臘人以經驗構成了這種公民之於國家的觀念，所以像我們這樣複雜的社會，他們絕不能承認這是『國家』。他們將我們這樣的社會看作個體七八糟的結合，是一部分藉政治的力量，一部分藉經濟的力量而團結起來的，缺乏公衆利益及個人利益之自覺。一個人首要的工作是個人的事業，僅能到納稅捐時才感覺到團體的關係——與一般的英國人相同——這樣的人，在希臘人眼光中算不得是個完善的適當的國家之一分子。因爲他們以爲國家不完全是機器，而還是個精神的保結；所謂公共生活者，不是可以任意放棄的東西，而是一個完善的人在生存中最重要的一方面。

希臘人所認定的這種公民與國家的關係，有時會被看作是含有爲全體犧牲個人的意味的。在某種意義中確是如此。譬如亞力斯多德就說人不要想是屬於自己的，大家同樣的是屬於國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以爲公民自己的幸福是不如全體的勻和與美有壯於觀瞻的。自然，誰也感着這種生活的討厭，除非他是生活在那種政治下的理想的哲學家。在這種生活中，個人的企圖，傾向，和選擇全是嚴格的被禁止。從養小孩子到衣食住的一切規矩，全都受法律的限制。這位詩人中的數學家，依他的無情的邏輯，以爲若規定公衆生活而對私人關係不加限制的話，那實在是可笑的。既有定法，則必規定的詳盡無遺，無時無事不在法律的掌握中。在這方面，柏氏雖超出了一般希臘人的思想，可并非全是空中樓閣。他所理想的理想國，至少在新巴達實現了，他的國權禁制一切是主張，雖有些過甚其辭但總是依

希臘實際作法而然的。這也可以視為希臘觀點和近代觀點之差異的特徵。在另一方面，『爲全體而犧牲個人』這句話是不妥的，假若預想個人與國家的目的相衝突時，而希臘的觀念完全不是這樣。他們以爲一個良善的人就是一個良善的公民；此二種理想不但是不矛盾，而且幾乎是不可分的。亞力斯多德將國家釋爲『同類人的聯合，以求得可能的完美的生活』，他的意思不僅是說社會乃個人藉以達其理想的工具，而且是那種理想即包括了公共生活的作用。在他們觀念中，國家不僅是一部方便的機器使人趨於獸性的需要，而隨所欲爲；而且是個人的目的即國家的本身，至少也有一部分如此。所以國家的法律，在希臘人看來，不是在個人的自由上加上許多麻煩！近代人或許如此看法！而是公民之至善至高的本質之表現。國家所完的方式，良善的公民以爲正是他自己所要的。是以對希臘的理想欲得一個清楚的觀念，無論在實際怎樣的未能完全得到，切不要認爲個人爲全體而犧牲，而應看作是在全體中實現了個人。如此，庶幾可以與亞力斯多德，柏拉圖以及一般希臘人所有的觀點接近。

第二章 希臘之法律觀

在希臘的政治理論中，最堪注意的就是平時他們對法律的態度。他們相信最初的立法者是特別受過神的感動的！如亞西羅之於萊可卡司，宙司之於阿納司。柏拉圖以爲這是任何國家興旺的基本條件，是公民所必有的觀念。這種法律之爲神官的觀念，並非限於神話和哲學中。下面是狄蒙養尼司對雅魯陪審官的一段講辭，假如這不具希臘公共的批評意見，至少也是表現了合法的正宗觀念：

「雅典人們須知道，無論是寄居於大城或小城，人的全部生活須受制於天性和法律的。天性無常規，不相等，人人各異；法律却是有常規的，一般的，一視同仁的。天性不純，即往往發生非份之求；此所以有誤入歧途的人。法律所需要的是公允、廉正和有益的；法律所尋求的，及至獲得則公佈之以爲常法，無偏袒之意；此即法律，而人之所以應遵守法律的理由很多，主要的因爲法律都是神的創造和賜予，賢者所決定，有心或無心的錯誤之改正者，全國的協定，凡是國民均賴以生存。」

『法律』是一般的原則，『自然』是個性的無常規，二者的對立，隱含着法律即正義的意思。二者的一致，在任何國家都未曾獲得圓滿，甚至沒有接近的希望。對於此點的覺悟，任何民族都比不上希臘人，也沒有比希臘人更說得徹底的。可是他們社會基礎的觀念還是前面那段引證中所表白的意見。這在沈奴芬的追憶錄中說得更清楚，其中以蘇格拉底代表善良的公民，毫不遲疑的主張『與法律相合的便是公正的』。自然，意思並不是說法律是不可更改的，或法律在任何點都切合於正義；而是說正義有一種客觀的維繫的效力，而法律便是使此見諸實用的，一個成功的試驗，這是登據於希臘極盛時代中的一個信念；在這種信念之下，他們制度得以形

成，得以昌盛，這種信念裏批評時代的哲學推翻了，而國家也同時頹喪下去，這也許是偶然的相合，而非衰弱的原因。

第四章 工人與奴隸

我們對於希臘國家的性質和她與公民的關係，已得到一個大概的觀念。但是還有一班常不得公民的人，那就是工商階級，他們至少是在幾國中是沒有政治權利的；而奴隸階級則在任何國內都不能享有這種權利。公民，在希臘觀念中，是貴族的。公民的優越源於公家的活動；爲了服務公家，他必須犧牲他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既有這種特殊階級，自然得有生產階級來供養他們；這種生產者，無論是奴隸還是自由人，爲了職業的關係，而被撥於公民生活之外。他們沒有公家的時間；在精神卻與公民階級，他們都不會獲得足以處理公務的才能，所以希臘人將他們看作低卑的階級；在某數國內，例如斯巴達和提比司，他們是沒有政治權利的。雖然在最德謨克拉克西的雅典，承認他們有公民資格，而有相當的政治力量，可是在社會上的低賤性終是抹不掉的。公民和生產階級間的區別，在事實上是如此，在理論上却主張的更爲激烈。亞力斯多德是希臘思想家中最平允的，最足以代表他們的思想之一般趨勢，可是在他的理想的國家中，工人階級不在公民之列，因爲所操的職業使他們得不到人的特殊的卓越。柏拉圖雖然好把一般的觀念推到極端，然對於工商階級不得和公民相提並論的主張，却仍是同於希臘一般的觀念的。他的理想國是重農抑商；公民都是地主，禁止營商；生產階級毫無政權。

這樣，希臘的公民，是在國事中證明其身份，其只顧衣食者是從事生產的下流。但在這一階級之內還有更基本的區別！就是自由人和奴隸。在希臘的大多數國家是奴隸佔居民二分之一以上；以雅典而論，在四世紀之末，有奴隸四十萬，公民十萬。他們不僅操作家事，他如田園、工廠，礦中都賴他們去工作；總之，國內之生產勞作差不多都由他們去完成，古希臘之大部分生產者，毫無政治社會地位可言。他們的生存，只爲供養貴族階級的公民。國家爲公民而存在，由公民而存在。這在一般的希臘人心意中並不以爲是悖理。最使現代人驚奇的就是亞力斯多德對於這個問題所持的態度，他絕不忿恨驚怪，而以公正的心情，爲科學的研究，以推求奴隸制度是否是自然的，回答是自然的。他說，雖然有的因特殊情形，如命運不濟，或戰爭失敗，而變爲奴隸，可是一般的事實，却是有些人真比其他人下賤，按正理，肉體既受制於心靈，故此等非加以管束不可。這樣的人，他認爲是天生的奴隸；他們受制於主人，是爲他們自己的利益，正如爲主人的利益一樣。這一階級的人，除了體質的活動以外，什麼能力也沒有。只可把他們看作主人的四肢，用之如手足；亞力斯多德說，『奴隸是有生命的器具，器具是無生命的奴隸。』希臘人這種主僕關係論，可是不一定含有——雖然也可以——虐待的意

恩。主人對奴僕有絕對的統治權，奴僕當然受不到好待遇；可是良善的希臘人，承認對奴隸應當誠懇和藹。亞力斯多德說：「主僕之間有相互的利益和仁愛，這種關係是自然的，不只是一種自外所加的拘束和力量。」柏拉圖主張對奴隸的本分不是欺凌，也不是虐待，應當以比待同等人更大的公正來待他。

毫無疑義的，希臘人這種奴隸觀，便是使他的生活觀異於我們的一點。基督敎使我們產生了一種觀念，也可說是一種天性，相信人類都是平等的，無論誰也沒有權力使別人作他的工具！——質言之，就是人人為自己而生存。希臘的觀念和現代的觀念之不同，並不似這一看時那麼大。因為現代人雖到異族時，雖相信平等，可是總認為有低賤程度的存在，不自覺的就和亞力斯多德一樣的主張有的人天然是奴隸了，例如美國人之於黑人便是如此，這是無可否認的吧。在理論上，黑人是和白人平等的，無論是在政治方面，或是在社會方面；而實際呢，黑人却得不到選舉權，在職業上和社會上也沒有地位。據我們最近所知，就是連最基礎的公允也是獲不到的，平等論如此的碰上了事實就不得不自行解體了；而希臘的奴隸自天性的觀念，可以從基督敎徒理想的面具之後找出來。不管牠的本身如何，現在的觀念已接近於希臘人的觀念了；在另一方面，希臘的觀念，因自身的演變倒近於現代的觀念，即如亞力斯多德在說明他的奴隸觀時，雖然主張有的人確是奴隸性，可是同時也以為有時奴隸能變為主，主人也能變為奴隸。這在他的主張上，已經是很大的改變了。有的學者對於天性奴隸根本反對。「沒有天生是奴隸的」，詩人非力蒙說，「乃命運使之如此」。希臘人中最近於近代的尤瑞皮底司也這樣主張，「只有奴隸這個名字使奴隸下賤，假如他善良，雖是一個奴，也不次於一個自由人。」

說到這里，希臘與現代觀點之差異，並不像猛一看時之廣大了。可是差異仍然存在。前者我們會提及希臘公民的地位是貴族的；他們是專肯將人間的等級誇大提高也不肯減少的——如希臘人與野蠻人之間的。自由人和奴隸之間，紳士和工人之間的——認為這是天然的基本的不平等，不是因環境而生的。在一個太平的國家內，他們所求的平等是比例的而不是算學的——給某人以某種權利，不是與以同等的權利。有的生而為統治者；有的生而為被統治者；有的是主動者，有的是工具；問題是在怎樣將這些不同的階級安排得好，不是在於將他們一齊消除。

在另一方面，雖然在現代的國家中，階級之分仍然非常顯著，可是所持的論調根本不同。他們認為這是命運的偶然不濟，並不是天性的差異。例如，工人的地位無疑是低於專家的，可是絕沒有誰來主張工人是另一類人，天然的低能，如亞力斯多德所說的那樣。階級的差異，差不多是資財的關係，不是天賦，只要有本事有好運氣，便可以消除的。無論是在理論上或是在實際上，現代的國家，絕不認為有這種鴻溝存在，如希臘人那樣的將自由人和奴隸分開，或是區別之為公民與非公民。

第五章 希臘國家原是軍事的非工業的

要想探求這種分歧的觀念的根原，必須從希臘列邦的整個情形與性質上着手。國家的建立，賴於武力的侵伐，故在內部組織中仍保持著強暴的痕跡。例如斯巴達和可瑞特的公民，實際就是屯居於敵人間的兵。這是極端的例證，無疑的，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區分在他處已經消失了。不過此種事實足以構成公民的優越，因為公民參加會議與戰爭，盡其精力以謀國家之興旺與生存。基本公民又必為地主，有附庸階級為之耕種，生產的勞動者在開端就打上了低賤的烙印；商業之興起必在土地主的貴族之外，必須奮鬥始能抬高本身之社會的政治身份。希臘的公民觀念便是從這種情形產生的。有些國家，在希臘歷史上之極盛時代中是一直保持著這種觀念。斯巴達便是如此；可是有些國家，如雅典，因商民的興起而發生了變化，對公民的觀念也隨之而變，整個的政治也接受了一個德謨可拉西的性質，可是如現代所認可的平等觀念，在當時縱是在最民主的國家內也不會有過。第一點，因有奴隸制的存在，將生產者列入下流；第二點，因為縱是在商業最發達的國度內，商業本身也很難佔得優勢。古代以軍事建國，故以軍事為重。至如現代各國的重大的實業問題，在希臘更是不會發生過，縱是有，也非常微小，未能顯現於政治生活之中。要以現代的眼光來看，這是多麼奇怪！——柏拉圖是希臘重要的商業中心的一個公民，可是在他的理想國中，竟將全部的貿易法以下列數語了事：

「對於國內所有的工人之契約，爭執，訴訟，以及法官之登記，此外更如賦稅問題，收稅及市政警察稅關等，將一一與之以法律規定嗎？——不，我以為不必給這些優秀的國民定這些法。假如需要，他們不難自己規定。」

在柏拉圖的文章中，是不談商人階級，而只管軍人階級的；因為這一階級，在希臘各國中事實上佔優勢的；就以雅典而論，雖然生產階級在政治生活中已變為重要份子，可是要將貴族的公民觀念一下推翻，是不可能的。

個人的美德是與此觀念相關的。工商階級的低賤既如前述，更因職業關係，不得受上流人物所受的那種培養；身體不得操練，心性不得哲學的陶冶；不得參與政事；簡言之，凡是體質上，才智上，道德上，皆不得其均衡，而此等事又只能從修養中得來，其奔走貿易者更不能得到的。這便是希臘人的見解。後文尚有論及之處。現在再將本題概括的說幾句。

希臘觀的國家，在領土和居民兩方面，都是非常有限制的，以便公民參與政事保衛國家；國家是建立在基本階級的身上的，基本階級是公民自由人，他們與非公民的奴隸是絕對劃分着的。在國內團體活動中，公民享有最高的地位；低賤階級被看作工具——這種觀點完全表現於奴隸制度中。

第六章 希臘國家之政府的形式

這不過是希臘國家之一般的觀念，如認為這是各處一致的政治形態，那便錯誤了。希臘多數的國家，是不斷的變動着的；革命接踵而至，局勢也時時演變，並不是一種固定的形式，而是時常有新的形態不斷的演出。上面所提出來的只可算作一種方式，包括着許多不同的或相反的政體。亞力斯多德將種種的政體加以檢討，就其差別可分為三大類：一人的政府，少數人的政府，多數人的政府，又各分為二，一個是好的，就是能顧及到全體福利的政府，一個是壞的，就是只顧及到執政者福利的政府。所以結果有六種形態，三個好的，就是君主政體，貴族制度，和才人政治；三個壞的，就是暴君專制，寡頭政體，和民主政體。這些政體在希臘歷史中都可找到，並略可考見國家在這種種形態中演進的趨勢。可是在歷史上，以寡頭政體和民主政體為最重要；何以如此？就是因為一個是富人的政府，一個是貧人的政府。亞力斯多德說，「貧和富在國內是兩個敵鬥的份子，所以政體的性質是要依這兩階級中的優勝者為定的，而一般的意見都認為只有這兩種政體，就是民主政體和寡頭政體。」換句話說，就是貧富階級之社會的區別在希臘更變為政治的敵壘了。各國中都有一個寡頭的和民主的政體；他們是針鋒相對的，我們可以說希臘的城市無一不是陷在內戰的情況中，像柏拉圖所說的變為兩種城市，「一個是富人的，一個是貧人的，居於國土而互相傾軋。」

第七章 政黨與混亂

訂門於各國內部的黨爭，到了五世紀末的皮羅奔尼蘇之戰達到了極點，希臘遂自此分裂，雅典和斯巴達這兩巨頭，代表着民主與寡頭政治。兩黨各自求援於歐洲的同盟；一城之中，敵黨相爭，各自響應外敵，藉以傾覆國內之異己。所以這時的希臘之理想國家未能實現，而實際且成為歷史上黨爭最力的國家了。

要想看清存在理想和事實之間的深淵，只要把柏拉圖理想國中之計劃和休賽底司所寫的皮羅奔尼蘇。戰後時的希臘情形比較一下便可明白了：

「不久，全部的希臘都陷入混亂中了；各城的民主黨首領和寡頭黨首領互相爭鬥，一方拉攏雅典人，一方引入拉西狄亞人，在和平時他們是不相問的，也沒有聯絡的必要；可是在戰事期間，兩方為謀本身利益計，均求助於外援。革命給了希臘城市以可怕的災禍，人性一日不改，這種情形是一日不變的，不過在新的情勢下，這種情形或多或少有所變更與激增。在和平時期中國家和國民均有向上之心，因不被急務所轄制，但是無情的戰爭却將日常安適的生活擯去，一般人的性質遂不能不為適應環境而變更了。」

「一旦城內亂作，參與其事者乃謀革命精神的昌熾，決以冒險的機智和復仇的慘忍獲得勝過前人的榮譽。他們巧立名目，鑿解字義，以幽莽為勇敢，怯懦者自願願慮周至；巧飾無丈夫氣為中庸；廣知博聞而一無所用。以任意胡為為英雄本色。叛黨以求安全便為怯弱之掩飾。變暴亂的備受信任。因詭計而成功者譽為多智，但能偵得他人計謀者更為尊榮。謀計而不參加執行者認為是黨中的破壞者，是權敵而不是齒的懦夫，簡言之，能揭破他人計謀便獲嘉許，誰獎勵作惡，誰就是沒有惡的觀念。黨的結合比血統的結合還強，因為黨員都是不問理由便去幹的人（黨的結合，不是以法律為基礎，也不是追求公認的善，而是藐視法律，為一己利益而組成）。忠誠的標幟，不是神聖的法律，而是共同作惡。若敵人投誠，亦准予收容，但非出於寬恕，而對共行為加以嫉意的監視。復仇更較切於自衛，兩黨的和議，只是出於無可奈何，而在兩黨均無能為時期中有效。親敵人無備，乘機狙擊，這種背約的行為，較公開復仇更為可喜，且自謂為得法，自謂為聰明，不誠實往往較一味為善更容易獲得聰敏之譽；人人喜於為此而惡於為善。」

「這一切惡行，全是因貪權而生，黨的精神，使參加亂事而增高野心。兩方首領打起乖巧的招牌，一方宣言維持多數者原有的平等，另方宣言維持貴族的聰睿，以謀公家的利益，從言論上看來，他們自然是熱心公益，實際上却是他們自己獲利。彼此竭盡心力爭奇鬥勝，他們造下了可驚的罪惡；而復仇行為尤甚，黨之復仇毫不顧及公眾及法律，一時的喜悅即是法律。無論是加人以莫須有之罪，或是強搜權力，他們總是充分表現的黨的絕不容忍的精神。他們絕不顧及宗教，但若假借宗教以行惡時，則可博得稱贊，不屬於任何黨的公民成為兩黨的犧牲品；既恨他們中立，又嫉他們生存。」

「革命使希臘產生了許多惡行。誠實本為人生的美德，而今却嗤為無用了，到處是互相傾軋，信誓不足，以維繫黨間的和好，人人相信一切都是不可靠，故須自謀安全而不可信賴他人，小有才者往往得到很好的成功，他們覺察自身的缺點，懷懼敵人的優越，不能以辭相折，且其狡猾預誘之入於行惡，於是幽莽的出之以斷然的手段，更聰明的人們，自恃聰明，謂能及時防備，遂於不留心時而被殺害。」

休賽底司的話，在他描繪的戰爭中更為顯明。例如某次雅典人圍攻米泰林，米泰林是寡頭政府，使人民武裝衛城；人民有了軍械，馬上要求政權，以敵城與敵為要挾；終於政府自己獻了城，也沒有答應人民的要求。更如米格拉會被賣過兩次，一次是被民主黨賣給雅典人，一次是被寡頭黨賣給拉西狄亞人。還有朗替尼是借賽拉司司人來驅逐民黨，更如卡爾賽拉，人民得手，乃將貴族們屠殺了七天，極盡人間之慘。

這便是五世紀末的人，給我們的希臘政治情形的觀察，同時這也是希臘國家觀念的一個奇特註脚，那種觀念根本就是不平等的，無論是在政治

上或是在社會上；這種觀念在某幾國，以斯巴達爲最顯明，繼續的保持着。而在大多數的國家，只不過暫時的一現而已。根本的衝突是極端的不能調和；不平等使各階級不能合作，而只能在紛亂的內訌中自行其是。

第八章 財產與財產公有理想

希臘國家內部的紛爭，是社會的和政治的。「多數」與「少數」和「貧」與「富」同一意義；所以這種紛亂的原因又不僅是政治的而還是經濟的。寡頭政府是上層的侵略民衆，休養底斯會記載一個氏士黨人的批評說，「寡頭政治給民衆以一切危險，不僅攫取了利益，且斷斷爲己有。」同樣的，民主政體得勢，則掠奪上層階級，或假借重稅廠課，或借法律的力量壓榨，或藉口民衆而想出方法。亞力斯多德有一句話，更足以證明寡頭與民主即等於貧富兩階級的意思：

「因爲貧富之間的政治的紛亂和爭鬥的緣故，所以無論是那一黨得了勝，絕不會建立一種優容的平等的政體，而是將政治上的優勝認爲是勝利品，從而建立了民主的或寡頭的政體。」

財產的問題與希臘的黨爭聯成一氣而鬥爭愈演愈烈，我們知道在極早的年代中，政治革命已是因經濟問題而起，梭倫之所以立法便是以債務爲主因；土地劃分是萊可司政策之一，濱海諸國，民居繁殖，海陸商業發達，貧困的問題愈趨於尖銳；雖然藉殖民可略得減輕，可是在四五世紀時，這個問題在實際政策與理論上仍甚顯著。阿瑞司陶芬尼的喜劇中有一段話最是說明這個問題，在當時是怎樣的普遍和怎樣的自由的靈策。這一段是節錄自該喜劇中的一段，足以作一切時代辯論的材料。

「普瑞賽格拉：

我告訴你，我們大家有同樣的享受，一切都公有，不能有貧富之分，甲有地百畝，乙却無葬身之地，甲有奴婢滿堂，乙却連小聽差的都沒有，我以爲要一律平等。

布甲賽拉司：

什麼是一律平等？

普：你聽我講，第一步，一切人私有的錢財，地畝，和其他都算爲公有，供養皆出於公款，不得浪費。

布：

普：要沒有地只有錢，他把錢藏起來怎麼辦？

布：錢入公庫，凡藏起任何東西來的都以欺騙罪論。

普：

欺騙罪！好啦，假如真這麼辦，錢財就是由欺騙得來的。

普：

那時錢是一點用處都沒有。

布：爲什麼？

普：

因爲沒了窮人，各取所需，如面包，鹹魚，麥餅，衣服，酒，花園，山藥豆等等。藏起東西來可有什麼好處？你說吧。

布：

那麼，有這些東西的豈不都成賊嗎？

普：

在舊法律之下當然都是賊，可是一切都歸公有的時候，藏起東西來有什麼好處？

布：

農事誰管？

普：

奴隸的事；你所要作的只是晚間穿戴起來去吃飯。

布：

衣服怎麼辦？怎樣供給？

普：

開頭當然是你穿你現在所有的，以後我們却給你預備好。

布：

還有一件！假如一個人敗訴了，賠款從何處來？要從公款中開銷是不公道的。

普：

可是。那時是不會有訴訟的。

布：

豈不毀了許多人！

旁聽者：

正對！

普：

爲什麼毀了人呢？

布：

爲什麼毀了人！理由多着呢，天知道，例如賴債吧。

普：

那時從何處得錢來放債？顯然的，一切既歸公有，他的錢必是偷來的！

布：

對！好意思！可是當他們打毀了酒杯，賠償又從何處來？

普：

從口糧中，誰也不肯爲了爭吵使肚子吃虧。

布：還有一件！那時就該沒有賊了吧？

普：誰去偷自己的東西？

布：在夜裡也不會丟了大衫吧？

普：丟不了，假如睡在家裏！

布：要是在外面睡也碰不上這種事吧？

普：不會的，因為人人有夠用的東西。縱是賊真想偷，盼給他就是了。爭鬥有什麼好處？他只須到公貨棧中再拿一件更好的便了。

布：還有賭博的沒有？

普：拿什麼賭？

布：家庭的一切設備呢？

普：一切都一樣，我要把整個地改爲一個大房子，取消隔牆，彼此之間往來便利。

「社會問題」在古希臘已經發生了，當然比現代的簡單的多；有的人也許想，希臘人既懷着國家至上觀念，大概會有強制的方策來應付這個問題。實際在希臘史之最早時期中，已因財產發生極大的革命，在雅典梭倫以減低利息與金價而改善債務；在斯巴達，萊可卡司要把土地收歸國有，再平分與國民。在其他國家也可找見這樣的辦法，就在土地所有和土地讓渡上務使利益均等。但是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由國家主管的這種嘗試，在任何國家也未見到。

社會上不平等的問題，頗使政治理論家勞心苦想，我們聽說過好幾種基於公產的計劃，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唯一保存到現在，就是柏拉圖的大著理想國；社會計劃再沒有比這更嚴密，諧和，美好的了，也沒有像這樣不替人類實際才能是否辦得的計劃。依前面我們所說的，希臘人以爲階級是天然的，這位置人將無政權的生產階級同兵士官吏階級分開。他最關心的是後者；爲他們所制定的計劃是不妥協的公產辦法。以完美的教育劃除自私的貪慾而後共同生活，一切都共有，盡心力爲大家謀利益，甚至沒有希冀私產或爲私利打算的意思。柏氏說：「第一不可有私產，其次不可有禁止他人出入之私邸或貨倉。此等廉潔而勇敢的人士之所需，都由人

民供給，當作薪俸，不多不少，適足一年之用；進餐要到會食堂，如軍營中之團體生活。不要使他們耽於金銀，應當告訴他們，在他們的器皿中，已有上天賜予的寶物，何必再要身外之物。有了這種世俗的金銀，反將天賜的寶物玷污了，因爲這些黃白之物實是罪惡之源。所以在國內，獨用他們異於常人，所以不可挾有這類東西。即使藏之宮室，或拿牠作器皿，裝飾品，也絕對不可的。必須這樣，他們才能自持，守護國家。假使他們有了家室，土地，財產，那便成了農人商人，不復成爲執政者了；成爲農人役人之地主，不復成爲保護人民之勇士，那麼他們將互相仇視，互相傾軋。久之，其爲害之大，比外敵更甚，家國之亡，必然接踵而至了。」

假如將這個目認爲是柏氏因私產之弊而發的言論時，倒是段很有趣的文章，若就政治學說上言，却備受富於常識者的攻擊。亞力斯多德便首先發難，他承認柏氏的方策有仁慈的外表，但事實上與人性不合，實際上柏氏本人也看明了這一步；因爲在他後來的作品法律論中，雖仍以財物公有爲理想制度，但不復以之爲實際的國家基礎了。在另一方面，他更以嚴峻的法律使財產不發生參差的現象。他主張平均土地，禁止購買地分割；貨幣總數日用；禁止借貸生息。他以為立法者之目的不在於使城市偉大而在於使之和諧。只有爲善最樂，而善與財是不相合的。所以立法者勿使民富的目的，至少他應採取上面所說的這種辦法。

柏氏的不妥協的理想主義，與人性有無限彈性的假定，當然只能算是他個人內涵見，不足爲希臘觀念之典型。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希臘人最妥當的代表者亞力斯多德也是同樣的不贊成，蓄積金。在政治論中，閉頭就將生財之道分爲兩種，一個是自然的，就是僅爲餬口，一是非自然的，就是積蓄。他說：「後者的動機，雖亦生活的慾望，但非良好生活慾望；最可憐的就是重利輕利，不自然的便錢幣了。雖然柏氏以柏氏理想國之強迫主義不實用。可是他仍舉謂私有之財產，應視爲公衆利益之信託，並以之爲一理想解決辦法；同時要立法者注意這個問題：「使有才而不甘於現狀，及低能不善自行發展者，均有所適從。」

這種觀念雖然很有趣，也確能證明古希臘的思想家怎樣的想到私有財產之弊，然而却與我們現下情形大不相同。現代商業的複雜與廣大，產生了新的問題，要想解決，非有新的計劃不可；而且現代的觀點已移向了生產者的身上希臘的思想家，多半是從統治階級或整個的國家去研究資產問題。如柏拉圖的主義就是專爲「執政者」和兵士。至如他們賴以生活的生產階級並沒提在話下；他完全注意到前者，並不會注意後者，所以他以一語結束了勞工和交易，說是這些事值不得立法者注意。將勞動階級視爲社會中的主要部分，拋開道德的或政治的觀點，而代以經濟的；將社會看作一部生產與分配財富的機器，這些都是古希臘所不能瞭解的。柏氏一部分因爲他所認識的社會之簡單經濟現象，一部分因慣以勞動階級爲供養其

他階級的工具，所以使他趨重於國家的鞏固與實力，而忽略了生產者的福利問題。現代的情況與這完全不同；對於實業的狀況和對於實業的態度都改變了；希臘的辦法與理論雖甚有趣，可是只是哲理的，不是實際的。

第九章 斯巴達

關於希臘國家的性質，在前面作了個簡略的敘述，就一個單純的觀念去領會形色各異的典章制度，自然是不免疏漏的。要想盡可能的來補救這個缺點，而對於希臘人政治經濟的意向，和政治的變遷，得一個更完美更真切的印象時，最好是再來仔細研究一下斯巴達和雅典。這兩個國家在當時是最顯赫的國家。在事業和方策上，也是最相反的。這兩個國家平分了希臘的威權；表現了兩個極端的政體——寡頭政體和民主政體——在前面我們也會說過，希臘的政體都是屬於此二者的；如果明白了這兩個國的情形，那麼對於希臘政治生活的系脈，便可以得到一個很完美的觀念了。

斯巴達表現了希臘政治發展的極端，或即為最足以代表希臘特有的性格之一國。但斯巴達行使得過火了，希臘的思想家也都不承認是如此；惟其如此，所以更爲有趣，因爲正能將希臘文明之特異形態揭露出來。

斯巴達有小部分公民——真正斯巴達人——住在被他們征服的居民中，此種居民無政權，還得操作以供養真正公民的日用。於是公民與非公民階級之間的區別極爲明顯。這種區別極嚴，因爲公民是勝利者，生產階級是征服者，如果發現有叛亂之機，常常藉暗殺以抑制。因此使斯巴達公民都趨向於嚴守紀律，一切都得爲自衛而犧牲；人自生至死，唯一的目的是保國。據說這種紀律是一位立法者名萊可卡司的所制定，一直保持了幾個世紀，現在將這種情形括述於下：

國家負教養兒童之責，婦女首須受體格的訓練，使她強健足以盡母職；競走和裸體撲鬥，一如男子；可以在公共場所歌舞，社交公開；等到成年，方許出嫁；健康男女，社教公開，爲輿論所嘉許。獨身男子不許在政治與社會上受享權利。嬰兒初生，先經族人之年高有德者加以檢查，若體格好，方許撫養，否則，就任他死去。

便這樣立下了健康公民的基礎，而自此以後無時不注意適當的訓練。極小嬰兒便使他運用四肢，不施以襁褓的桎梏，並養成不怕黑暗與孤獨的習慣，力除其隔氣與哭號的惡習性。兒童長至七歲，便離開父母，送入公所撫養。對於才智的教育倒是非常的簡略，只有寫讀的啓蒙功課；但道德的培養却非常認真。編列成隊，聽年齡較長的指導——這也可叫作班長——他們要受嚴般紀律的訓練。一件衣服穿一整年；不穿鞋，睡草床，而草是自已拔來的。食品也很簡單，有時竟沒的吃。一天之內，無時不在監視之下，因爲一個公民除了教誨自己的孩子外，他還有特權和義務管教別家的孩子。吃飯時，孩子們候在班長的桌旁，回答問題，如班長有所戲謔，也得忍受。走在街上必須安靜，兩手揣在長衫內，眼向下視，不許左右觀看。

他們終日受體育和軍事訓練；據說他們在一塊就要鬥拳，但任何一個旁觀者吩咐一聲時，他們就馬上分開。這使他自小就習慣了軍戎之苦。班長桌上的食品可以偷，但如被發覺時，就要受笞，還不准吃飯，這樣罰他是因爲他太笨了。總之，在道德和體質上竭盡方法使成爲軍國中強健份子。縱至成年，對於紀律仍不許少懈。整個城市，在實際上就是一座營壘。家庭生活爲公家事業所掩。公民同在食堂會餐，不論貧富，全用一樣粗簡的飯。僕人，狗馬，視爲共有的財產。絕對禁止奢華。唯一通行的貨幣是鐵質的，非常粗重，是不便於收藏的。房舍也簡陋之極，以斧斫木爲頂，以鋸解木爲門；日用必需器具全是這樣，雖朴質而堅固。錢幣不利與經商，公民也不許從事於任何器物的交易。以農爲主，凡是斯巴達人都有地土，農奴爲之耕種，每年繳納租子。這恰合於希臘的理想，這是軍國民的社會，由低賤階級來負供養之責。

下面一段軼聞頗有助於這種觀念。『有一次，斯巴達與聯盟軍參加戰爭。聯軍多於斯巴達人，但戰事却是因斯巴達人而起，因此與聯軍發生了爭執。斯巴達國王阿基西勞司便想出了一條計策，是使他們看看誰的兵多。他命聯軍不論國別混坐在一邊，斯巴達人單坐在一邊。他傳令凡業陶者站起來，其次走鐵匠，其次是泥匠，又其次是木匠，總之，凡會手藝的都在數，這時聯軍方面差不多都站起來了，而斯巴達人却無一個，因爲他們的法律是不許學這們的；於是阿基西勞司大笑著說，『朋友你看，誰出的兵多！』

當然，由軍國民的觀點看來，這是個大成功。斯巴達軍人之勇猛堅忍最爲有名，所以造成如此的原因，不僅是因爲那種訓練，同時也因爲對於怯懦者有一種社會的懲罰的緣故。一個人要是不能奮勇殺敵，他在國內就是一個不足齒的敗類；誰也不同他共桌而食，誰也不跟他鬥拳，跳舞時他得在下首；在街上集會時他得靠牆站，雖是碰到年紀輕的人，他也得讓座；處處都得讓步。婦人孺子的打罵也得忍受着。這樣的生活真不如死了的好。從此看來，斯巴達軍伍的馳名遠邇，自不必驚奇了，下面一段文字，是在波斯王預備攻希臘時，一個希臘人寫給他的。

『住於豆瑞安任何地帶的希臘人沒有怯夫，只就拉西狄亞人說吧。第一，他們絕不接受條件，凡足以使希臘有降低地位可能的；其次，他們必和你們決一雌雄，縱是其他希臘人都投降了降。不必問他們有若干人，他們是要抵抗的；他們有一千人也戰，多於此或少於此也戰。』

當他們單人比拚時，他們像世界上任何良善人一樣，當他們共同作戰時，都成爲最勇的了。他們雖然是自由人，但並非一切都可自由；法律是他們的主人；他們畏懼這位主人，比你的臣民畏懼你還更厲害。主人無時不是這樣吩咐他們：無論敵人怎樣多，不許脫逃，不是戰勝就是戰死。『賽馬普里的戰役，可爲上文的實證，那時斯巴達以三百人抗波斯全軍，後以波斯軍自後襲來，而致全軍覆沒。』

斯巴達實踐了自己的理想；但這種理想是如何的狹小。我們在概略的敘述中，便可以明瞭了。斯巴達有國民，不能不說是爲國家犧牲了個人——因爲他們承認國家的生活便是個人的生活——但在本性之另一方面，却感覺缺乏。勇敢，服從，忍耐，是過度的發展着；但是情感和思想的自由，生活的優美和藝術，以及一切發自天性的活力，在嚴峻的紀律下，被擠除淨盡。普樂塔克是位斯巴達政體的贊美者，他曾說：「任何人不准單獨生活；城市像個營盤，他們得終日消磨在其間，他們生活的方式，和一切雜事，全在公衆利益上着眼，他們不自認爲是屬乎個人，而是屬於國家。」柏拉圖的理想國，雖多半以斯巴達爲範型，可是他總以爲偏於軍事道德，拒絕其他一切，和過度的團體生活形態，是他們政體中的真正缺點。他說：「你們的軍式生活，是依營伍形式造成的，和城市居民的不相同；你們使兒童聚食一處像一羣小馬。誰也不能從同伴中將他牽走，逆着他的意思而給他一個專用的圍人。他將踢發怒，不能隨個人的意思去訓練刷洗他，也不能給他教育的培養，使他不懂成爲良好的兵，而且成爲國家及城市的統率者。這樣才能造就一個比太爾丘歌中更偉大的戰士；處處表現着高貴英勇之氣，然而這在個人或國家方面，仍不是第一德性，而要歸於第四。」

斯巴達使國民過分看重於紀律和規矩，這是她的卓越處，同時也是她的缺點，因而伏下了滅亡的種子。萊可司用外部的法律所抑制的那種趨向，在他的反響中又重現了出來。他曾經想對私產加以限制和均分，但在五世紀時斯巴達人已經在國外神廟中貯藏起金子來了；地土因承繼或贈予也都歸入少數人的手中；公民漸次減少，一方面因爲戰爭，一方面因爲不補助公共食品而被剝奪公權；最後所餘不過七百戶，其中有地產者不過百戶。

外在的事件促成了內部的衰頹。爲屯居於敵民中間的小國所設的制度，在霸業的重壓下破壞了。斯巴達的征服雅典正是她本身瓦解的徵兆。一戰而獲的威權和資財，使她的子孫拋棄了紀律，軍官和政治家統理着富庶的東方之城，儼如王子，誰還敢再去受萊可司的嚴法。他們墮入自由和享樂中，無忌憚的着用威權，這時的活力正如昔日的忍力。人類的本來面目，從法律的美而無生氣而具後衝出；他們不再是斯巴達人了，他們會生活在人類水平線之上，現在降落到水平之下去了。

第十章 雅典

從斯巴達的制度中，我們看到錯綜的希臘的一方面！守紀律與守法的能力。雅典便與此不同，給我們另一種極端的情形——富於自然的個人的發展。從斯巴達到雅典，正是從一個營壘到一遊樂場。一切希臘的美麗，幸度，與快樂；一切使人類永遠注意的黃金時代之靈與肉之平衡交織。絕非後世的優點所能抵補的，都集中於此明潔莊嚴的浪漫之城。這皮瑞可里

司和一切藝術的故鄉。對後世歷史發生最清醒最有靈感的影響。依山傍海，有仙泉幽林。曾經斐狄亞司和波來納它司聖手的設計修飾，而尤瑞皮底司和柏拉圖又充之以熱情與詩歌，以英雄神靈的勝跡而得美名，因國會。藝術，和戰爭中人物的功業而獲榮譽。令人覺到雅典，比起那些曾在黑暗歷史中一顯光明的少數國家來，是顯更親切更可貴的名詞。尤瑞皮底司曾有一篇詩讚揚他的故鄉，雖然過了若干年代，可是我們仍能覺出他的揮動。

「永遠快樂的神的子孫，

伊瑞克休族的後人，

他們住在聖地

用潔淨的手

採那聰睿之花，美譽高遠，

在那裏是九位繆司的神踪，

敲着金冠。

斐齊瑞司隨着碧波

使風習習的吹着

吹向美的國裏；

手如柔荑

將玫瑰花插在鬢邊，

她將愛送入人們心中

一切美德因而誕生

在她所棲止着的心田。」

詩歌藝術的雅典，是政治的雅典的另一方面。蘊藏在彫刻家和詩人們心中的個性，自由的和熱情的精力，造成了，鼓起了她的城市生活。斯巴達所恃者是嚴酷的紀律，雅典公民却異與此，是以自由立爲源的多才多藝與熱情。這兩國的對立，在任何歷史中舞台中都是很顯明的，休賽底司曾把這種情形藉斯巴達聯軍的口精確的敘述過：

「你們從來沒有考慮過」，他們對拉西狄亞人說，「同你們作戰的雅典人的態度，是和你們絕對不同的。在思想和新計劃的實行上，他們是革命的，快速的；而你們却是保守的——小心翼翼的保持着你們所有的，沒有什麼創造，雖事在必行也不能毅然去作他們却不顧能力若何而勇往直前；不多事顧慮而冒險；在不幸中仍懷着希望，你們的天性雖強，而幹起來却很弱；當你們計劃得最安全時，却不相信了，災禍臨身，就以爲無可解救。他們是奮勇的，你們是怠惰的；他們終年在外，你們却終年囚在家中。他們希望出外可以有所獲；你們却怕新的企圖將害及故有的，當他們勝利時高興到無以復加，戰敗時也不甚退避。他們獻身於國家，就像個人是屬於別人一樣；他們的其本事是心智，在服務國家上用盡了心力，當他

們不能將計劃見諸實行時，就像受了一種損失；如計劃成功了，就像得到一筆應得的款子；假如他們失敗了，會立刻有一種新希望把空虛填起，希望，在他們就是獲得，因為他們無時不在實行一種理想。這種危險艱苦的事業，便是他們自己責成於本身的，因為他們有更多的追求，所以沒有人比他們享受更少的了。盡管便是他們的休息日，偷安在他們認為是最可厭的事，實言之，他是生而不求安逸，同時也不讓別人安逸的。」

這些，休賽底司所認為雅典人所具有的特質，其成因和結果都與她的政治有關。實在的雅典的歷史和斯巴達的歷史是相反的。斯巴達在幾世紀以來，國家永保持着一個固定形式，雅典則屢經改革，最後成爲民主政治，極端的德謨克拉西，爲希臘一般的民主政治所不能容納。

真的，「平等」沒有像古雅典在政治上這樣走到極端的了。雖然雅典也和別處一樣有奴隸制度存在，但在自由公民之中，含有各種階級，在政治上是沒有分別的。他們無論貴賤，在最高權威的國民會議中都有發言的權利，所有行政上的位置，他們都有資格充任。一般都輪流着作陪審官，參加議會和法庭的時候都有報酬，免去因窮困不能出席的困難，尤爲奇特的，就是除了最高的位置外，普通都是用抽籤法決定的。

假如像斯巴達那樣，公民是一種特殊階級，自幼就受訓練，禁止從事於任何營業，以便專心服務國事，那麼，對於這種極端的平等主張，也就無需驚奇，可是雅典公民權是及於各種品級和職業的。在議會中，窮人擁擠着富人，商人挨着貴族，他如補鞋匠，木匠，鐵匠，農夫，小販，都在大會中和世爲地主的爭辯，以決國事；就由這些不同的份子中，用抽籤法來擇定法官，稅吏，警察，路政官員，市場和海口的主事，以及左右名譽，命運，與生命的陪審官。所以在雅典歷史的後期中，就發生了中下階級斷政權的現象。民衆領袖中最有名的如克里昂，爲皮匠出身；其他有麵包師與牲畜販子等。有領導民衆之才者就能獲得權勢；在這種競爭之下，善於辭令，有幹才，有策略的人，是比天生貴族要佔優勢的。

所以，雅典的組織，可以說是用政治上的平等遮掩了社會上的不平等。這可以引阿瑞司陶芬尼司的話作爲證明。由此可以看出商賈階級的權勢，以及貴族是如何厭恨這種勢力。阿氏代表貴族。這是從喜劇「武士」中選出的，這是攻擊的克里昂，想將此皮匠逐出於共和國之外，而藉香腸販子來說話。狄蒙贊尼司是貴族黨的大將，告訴香腸販有好的運氣。

「狄蒙贊尼司（很莊嚴的對着香腸販）
把這些破貨拋下；現在——跪下
在塵埃；祝告天地。」

香腸販：老天！什麼意思

狄：快樂的人！

還不曉得你光榮的命運，
現在低賤，不爲人所齒；但是明朝，

就是最有權勢，雅典之王。

商：先生，開玩笑有什麼用？

何以不讓我去洗滌腸子，

安居樂業的去賣——香腸？

狄：噯，傻瓜，快別那麼想！

拋棄那些腸子吧！你留神看！（指聽衆）

這力量將都來到你的面前！

商（漠然的）

我看見他們。

狄：你將成爲他們的主宰，

將爲他們的元首，爲他們的統治者，

掌握國會，法院，海陸軍；

隨意踐踏議員，

使將軍，元帥伏誦，

捕捉，監禁，或加以桎梏

，於議廳內爲聲色晏樂。

商：也有法作偉人，像我這樣香腸販？

狄：你具備了這些條件！

智識淺陋，出身卑賤，還有無賴，

這些，這些都足使你，使你有欲爲。

商：我想我實在不足以當此。

狄：啊！你爲什麼這麼說？什麼意思

有這樣的猶豫？我看定你，

確如此而且有內心的自知，

是偉大的。老實告訴我，你是不屬於

精神人家！

商：不是的；

我出身尋常人家，

下等階級。

狄：好極啦！

這給你個好根基！多麼好的

可恃的發祥的根基！

商：祝福你！可是看看我受的教育！

我儘能認識幾個字。

狄：那使你不利！——唯一的不利！

你能認識字，說起來：

在目前無勢力的是藝術與教育，

有用的只是粗暴，下流，無智識。抓住這些期許。

神所賜給你的。」

在這里我們得了一個證明，足以看出雅典政治上一般行施的平等。這證明給我們以一般希臘人的國家觀念中所認為軍政與生產階級的區別，在最早的民主政治中已經廢除了，雖然敬重社會身份的觀念仍然存在，但是享受特殊權利的觀念却沒有了。在政治上，雅典的商人工匠是與閥閱之家平等的；所以雅典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但不過僅僅如此而已。因為在雅典正如在希臘別處一樣，大部分的人民是沒有自由的；自由民眼光中的民主政治，即奴隸眼光中的寡頭政治。因為奴隸所處的地位是沒有政權的；而他們佔雅典人口的過半數。但是這是可注意的，雅典公民特有的自由與個性是明顯的顯應在奴隸的處境上。他們不僅在相當限度內有法律保護他們不受主人的虐待，並且他們可以穿別國奴隸所不許穿的衣服。一位近代作家說，雅典奴隸的服裝與外表和公民沒有分別，他們有充分發言的自由；他們也可以有產業，度安樂奢華的生活。他說，在斯巴達，奴隸都怕自由民，但是在雅典却不如如此：在雅典喜劇中扮演的奴隸，態度上也實在並不下賤卑污，嚴格的說來，養奴隸，不是一種民主制度；但是在雅典，奴隸的情形却和民主政治有些相合了。

我們可以看出來，在雅典，平等的觀念伸展到了極端；我們可以很公平的說，「伸展」到了末後以至於成了過火；因為雅典最偉大的時代是當她在貴族統治下的時候，是當自由制度所激發的熱心為有階級與教育階級所支配的時候。雅典最光榮的時代隨皮瑞可里司之死而終結。皮氏出身貴族，年年憑着個人的能力被大家推戴來主持一切。雅典在任何時候都是一個理想國度的典型，並且是希臘各國中最大成功的紀錄，休賽底司會藉皮瑞可里司說過讚揚雅典的話：

「我們政府的形式，是不能和別國的制度相比的，我們不抄襲鄰邦，而常為他們的榜樣。因為政權是在多數人手裏，並不是被少數人所操縱，我們真可稱為民主政體。法家既對私人的爭執秉公處理，而才德也為人所承認，當一個公民有特才的時候，他便可為公家服務，這不是一種權利，而可作為功績的報賞。窮困算不了一層障礙，一個人不管他的地位如何微末，仍可作有利於國家的事。在我們的公共生活中，沒有受排斥這件事；在我們私人的交往中，彼此不相猜忌；假如我們鄰人作了非我所喜的事，我們也不生氣他；我們絕不以怒容相向，這種態度固無損害，但總是不好看的。我們在私人交接中，既這樣自然；同時有一種謙讓的精神顯溢於公共事業中；我們因為尊重權威和法律，所以不做壞事，尤其是對於保護受害者的，和以公眾感情示懲罰的『不成文法』要表示敬意。

「我們並不會忘記休養疲憊的精神；我們每年要按時遊戲和舉行祭典。我們在家裏過着很雅潔的生活；每天從此所得的快樂可以排除憂慮。又

因為全地的生產品都向我們這偉大的城市運來，所以我們享受外國的物品和享受本國的物一樣的方便。

「此外，我們的軍事訓練在好多方面要比敵人的優越。我們的城是對世界公開的，我們絕不拒絕一個外國人，或者不讓他看見與學習任何有益於敵人的秘密事物，我們不恃詭計與手段，只恃自己的手與心。在教育方面，別人是自幼年就受一種刻苦的訓練，以養勇氣；而我們反度着安閑的日子，但是，凡別人所能抵抗的危險，我們也能抵抗。

「假如我們不受刻苦的訓練則能應付車難，且有從習慣得來而非法律強制的勇氣，那麼，我們豈不是獲益更多嗎？因為我們不預期苦痛，所以時機一到，我們也能像那些從不讓自己安息的人們一樣的勇敢；是以我們的城市無論是在太平或戰亂的時候，都是可讚美的。我們是美的愛好者，但嗜愛却極單純；我們鍛鍊心靈使不失英雄氣概。我們使用財富不是作為談判和炫耀，而是想實在的利用，不以貧困為恥辱；貧而不知補救才是真正的恥辱。一個雅典公民，不因關心家事而輕忽國事，就是我們經商的人對於政治也有一番見解。我們對於毫無公務興趣的人，不認為他是無當於事，而是看他作無用的人，固然只有少數能擊劃大計，可是得人人都能健全的批判政策才行。在我們看來，最大的障礙，不是討論；而是討論時缺乏應有的知識。在我們動作之前，都有特別的思考力，而別人却勇而無謀，不善反想。他們的確是可被稱為最勇敢，而對人生的苦樂均有清晰感覺的人，但並不從之而去掉危險的畏懼。

「總而言之，我以為雅典就是希臘的學校，個個人都有適應各種動作方式的大幹才。這並非廢話，都是真理與事實。這些特質都由國家的建設證實了。所以在雅典與別國一同受難時，雅典能獨立奇功。凡敗於雅典之手的敵人無不誠心悅服的；在國內沒有怨主人不好的子民，我們不是無憑據的隨便說；我們有好幾人的紀錄可為現在及將來的奇觀。我們不需要荷馬或其他作者的讚揚，雖然頌揚者的詩歌可快慰一時，但不能與日月並存。我們已強制各陸地，各海洋為我們的勇敢堅毅開闢了一條道路，並在各處已樹立了我們的友誼與敵人的永久紀念了。」

這座高偉的印象終為災禍衰頹所損傷，這是頗為可惜的事。不過我們要記述雅典的政體而不把它之所以崩潰的原因指出，那就要發生錯誤缺欠了。在第五世紀終結以前，尤其是第四世紀的前半葉，我們已聽到詩人和演說家在述說光榮的過去，非難頹廢的現在了。我們知道，古代體育的訓練，心靈的修養，是被一般商人們輕忽了；對於世代與威權的尊敬，甚至對於法律的尊敬，已經是沒有了；就在這種種時代的延緩中，將過去培養的美點都喪失殆盡。懦弱代替了勇敢，訓練變為散亂；政客奪去政治家的地位。在後代的雅典，我們只見到些無秩序而好爭的暴民，專為自己的利益打算，絕非聰慧善良的民族英雄了。

雖然在這種指責惋惜中難免不有過甚其詞的地方，但我們從雅典內部

組織工作中，已知道她是以放縱與欺騙作為自由平等的代價了。殘暴的政客，代替了清正的政治家，這不僅從反對民主政府的人口裏證實了，而且一位民主政治家也是這樣說。他說：『自從這些演說家出現以後，他們是這樣問：你所喜歡的是什麼呢？我要怎樣行動呢？我要怎樣為你們作有益的事呢？公共幸福，全為一時收買人心而毀掉了。其結果是，演說家一得手，你們就要倒霉；在從前，人民有勇氣作兵士，管轄着政治家和支配一切薪俸；任何人都樂意從人民手裏接受光榮，職位，分利益。現在相反了，什麼事情都經過他們的手；你們這衰弱無力的人民，財富和勢力都被剝奪了，現在已成附屬品，只要這些人送給你點錢，或送給你一隻牛，就高興的不得了，而最壞的就是你們接受了自己的東西還得要感謝。』

這種指責，從各方面都能得到確證。我們知道，民眾因接受公款而日趨墮落；參加國民大會就能得到錢，這足以吸收一般窮人，和極下流的市民；野心家是常常利用這種現成工具的，作陪審官所得的報酬，在一般窮人的收入上也有極大的幫助，因此他們故意增加訟案；城市中有種人他們的職業就是專門製造無聊的控告。狄蒙贊尼可曾描寫過這樣的一個人：『他不能在他所從事的職務上表示敬事與忠誠。他的心不在於提高政治的良善，他不經營任何商業，或其他事務，他與社會人情全沒有關係，他只是像毒蠅般的穿過市場，挺着毒刺，這裏停停，那裏留留，尋覓他們的腐蝕品，加以以誹謗或災禍，施以恫嚇，以便勒索錢財。』

由此看來，對於雅典的民主政體，因發展而走入崩潰的情形可得一概念。此整個統一的貴族政治，逐漸變為無政府的個人意趣了。愈演愈下，於是從卑鄙的自私成為政治上的舞弊，商業上的欺騙，終於至於君子與兵士的美德全被野心家與騙子的灰土堵塞了。往日，他們的先人在馬拉松和撒拉米都有光榮的戰績；現在，他們因了內心的腐敗和外力的壓迫，而落在馬其頓戰勝者的掌握中，這也算是咎由自取吧。

第十一章 對於國家基礎的懷疑批評

這兩種政體的描寫，可作為我們對於希臘人國家觀念的一個補充，最後我們再為一點反對的批評，在這種批評的攻擊之下，那種觀念顯示了破滅的預兆。

在本文的開端曾引了狄蒙贊尼司的一段話，說明了政治制度是藉法律的客觀的力量而安全，『法律』這位離羣家說，『人人都要遵守，這有很多的理由，最顯明的是，凡是法律都是神的創造和賜予，是哲人的決定，是有心的或無心的錯過的糾正，是國家的協定，凡屬居民都賴之生存，』這種法律觀，只要是一個健全國家的公民都應一體接受，因為這是健全國施政的一個基本信念，是最適宜而又是以改良國家制度的。因此，在希臘最活動的時期中，她便默然的接受了這種信念，但這種觀念不斷的受着攻擊。因為法律在任何時候，縱令在最適當的情況下吧，他所能辦到的只是

接近於他自己的理想，不能有更多的成績。最高處，法律也不過是一種粗疏的嘗試，在利害衝突的時候予以調和，這即是人類所知時時尋求的；雖然如此，但縱是在最安定有秩序的國度中，也免不掉有人反對，說法律是不公平的。但是據我們所見到的希臘各國，非只是不安定，而且戰機是一觸即發；『法律是國家的協定，凡屬居民都賴以生存』的這種觀念，一定是極艱難的試用着，因為在各域中永遠分為兩黨，不僅互相攻擊，而且要將異己者一齊攆斥於政權之外。這種情形又怎能免掉人家的批評，唯一的防禦之策，只有使本身永遠無瑕；——這種批評，認為法律無論如何只是強者的法令，所謂正義，不過是文飾他侵佔行為的一個名詞。這一種觀念，即令脫離開政治的傾軋，也逃不出希臘人巧的才智；而事實則自五世紀末以前即不斷的爭辯着。

柏拉圖對於這種論調特別注意，他一再的主張正義是人的一般的利益，不能和強者的利益併為一談，這可說是他言論中的一個主點。因此他坦白而清楚的說明他要駁斥的見解；我們在他的著述中，可以找見他對於這新的論調有充分的解答。

這論調的大意如下，強者統治為自然律；在理論上最為人所不取，而實際上則為人人所承認，凡是政府都逃不掉這種現象。不論何種政體，專制的也好，寡頭的也好，民主的也好，其存在完全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正義』和『法律』是兩個漂亮的名詞，用來掩飾專制的慾望，他們沒有客觀的健全，不求一切人的福利；在他們治下的人都是弱者。強者和創造者不要這種字面的糾紛，他們反對這欺騙的恥辱，而求天賦的權利，以他們的勢力行所欲為。司瑞賽馬沙在理想國中說，『每個政府都有為本身利益而設的法律；民主的有民主的法律，專制的有專制的法律，政府方面却宣稱為本身即是為人民；如有違犯便懲以干犯法紀之罪。所以我說政府的利益即是正義。我敢斷然的說，高的力量是歸於政府的。所以合理的結論就是強者的利益都是正義。』

這種論調，是向着統治國家的根本施以攻擊，使人民反對統治者，少數反對多數，其間沒有調和的餘地。同時，據我們所見到的，關於這種論點，在當時希臘政治狀態中，實有近似的表現。

那麼，有建設之才的希臘思想家將何以處之呢？

柏拉圖所採取的步驟，那是跟近代政治思想家所認為最自然的步驟相反的。此種懷疑是從階級的相爭中而來，要想解決，其方法當於平等的法制中求之。柏氏的理想却恰與此相反。他把階級區別誇張到了最高尖，而認為這僅是才智的問題，而非資財上的差別問題。在他的理想國中，想使正義為切實的統治，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却設下了一條走不通的鴻溝；對他們都施以特別的訓練和教育，以期各適其職；二者的協和，是要由於承認各得其所而又均是國家的統屬之下。假如這種國度能夠實現，無疑的可為懷疑的論調作一個完美的答案，因為由此而得的正義是全體社會要

客觀意志之表現，不是統治階級的「隨心所欲」之表現。但實際上在希臘並不會實現這種國家；希臘社會也不會使我們相信有實現的可能。這種牢不可破的階級制度在世界史中佔一大領域，牠有個真理，即「天然的不平等」；這種真理，即希臘國家觀念的根柢，柏氏的理想國便是一篇理想化的縮影。但是問題就在於使天然的不平等與不平等不等的制度恰相適合。柏氏想藉婚姻使統治階級以解決之，這樣，在國民中便不會再有不適宜於任何階級的分存了，但在事實上，這種困難還是不能解決；階級制度的「正義」，仍不免被斥為是法定的，是專制的，而不是社會之全分子和各階級之客觀的本性與意志的表現。

亞力斯多德想建設一個正義為體的國家，這在階級問題上和柏氏犯了同樣的毛病。他也是以兵與議員為統治階級，附屬階級是生產的勞動者，當他離開了理想而向實際政治時，只注意了怎樣阻止黨爭的黨爭，解決的方法，仍不過是那簡單熟知的中間階級的偏重而已，這種觀點，在一三〇年以後，在英法兩國隨佔勢力，而今却被其主思想推翻了。這在希臘，除了成為變遷不息的政體上之一時的現象外，並不會實現過。總之，以「正義」建國的論調是為着杜絕懷疑批評者的非難，而實際呢，在希臘却始終未能辦到。不能使鬥爭的分調和，這不僅是使國家觀念破滅的一個原因，可說正是癥結所在。希臘分裂成許多紛爭的政體，其內部又各自分裂。自希臘而馬其頓而羅馬，無不是以求個人、階級，和全體間的協和為務，這是世界政治史變遷的樞紐。

第十一章 結論

對於希臘國家的一般性質，所有的觀念，以及這種觀念因歷史的進展所引起的批評，而這種批評又為空洞的思想所籠罩，凡此諸端，我們都會加以約略的敘述，現在所要說的，就是希臘政治事業上的成功，以及與我們的觀念之關係。

後人對於希臘，如歸視一個模型一樣，縱不摹倣，至少也得嘖嘖稱賞，其原因就在於希臘的公民個人與團體生活的一致，使個人由自身利益的狹小範圍走入景象空曠，目的高超的境界中去。希臘的一個公民，在希臘最盛時期，如皮瑞可里司時代的雅典，便是一個兵，也是一個政治家；他將身心獻於公務；他一切行為無不與公務相聯繫。假如把這種觀念和現代的公民生活對照一下的話，現代的公民生活是耽溺於私務和家庭瑣事，就是拜倫所說的「油膩的家庭生活」，這足以蒙蔽一個公民的遠大的眼光，說到此處，我們真感覺到希臘會完成了我們所遺忘的事業，我們真希望走轉回去，使公私生活交互貫通的情況重現，一個公民會與公共生活共榮辱。

可懷疑的是這種辦法是否行得通，和是否為必要的。第一點，因為希臘公民的生存是依靠着低賤階級，下等階級不是為自己而生存，而是為希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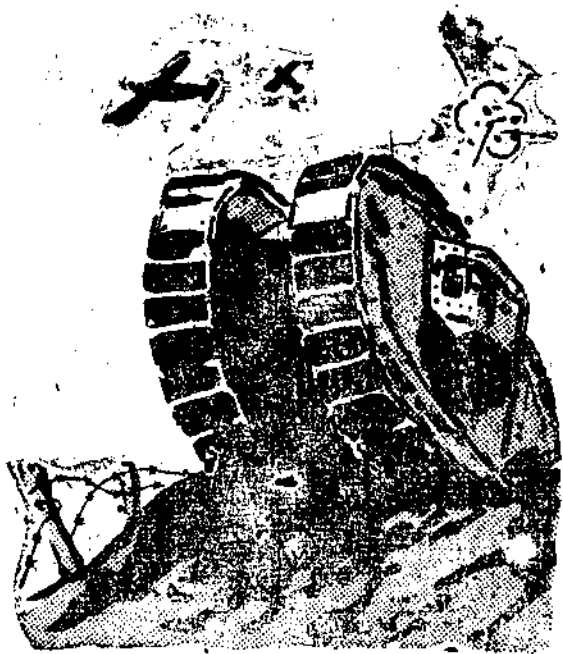
要藉之以達到自己的完善。這種辦法和現代的觀念全相反。現代的社會至少是以平等為目的。它的傾向不是要分割出特殊階級的公民，使他人勞作，自己却去享受，而是要將國家的權利義務平均的分配，各人都是為本身而勞動，同時又為公民。但是這種觀念顯然與希臘的觀念不合。因為這種觀念的含意是使一個人將生活的大部分用在任何一種機械的勞作上，他與公共利益雖然一定是有些關係，但是疏遠而不顯明的，因此要想與國是目的徹底一致，簡直是不可能的。

第二層，以現在國家的面積和複雜而論，也難使私人與公民一致。一方面因為公共事業是如此的龐雜，只有極少數數人可望通曉，另一方面，分工非常細微，如一個人服務於一種事業，他的活動只限於特種專門部分。譬如金庫司帳或兵士，他必須選擇其一，絕不能二者並兼。在希臘的國度中，任何一個公民可以同時或繼續的兼數職，都能通達而有把握，因為那時的公務機關是比較少的而又簡單的；這種辦法在現代國家中已成為不可能。單就我們生活中機械的物質的情況而論，已足排除古代的公民觀念了。

也可以說，現代國家之公民活動應當是隨長增高的與部分發生關係而不是與全體。因為地方制度的發展，公民會要逐漸的與所屬地方公共生活相一致；正如希臘人之與他們的「城國」那種關係一樣。至於地域的限制，與公共事業的簡單而易曉，這樣的一個比較，當然還得加以斟酌；以現在公民之與地域的關係而言，將來定會漸次的由地方事業而覺悟到他的團體關係。但在另一方面，這樣狹義的公家事業，實與古希臘公民的不同。因所謂地方事業者，無非是渠溝和公園一類的事；無論怎樣重要，無論所需要的人才怎樣專門，可是，們所引起之趣味，與所藉之才幹，都不足以使個人的理想和公家的活動成為一致的，希臘的公民生活，把他的身心，靈魂也捨在一種訓練之中，這種訓練是最善最完全的；縱是現代最好最公允的地方議員的生活，也難及得上，現在我們的結論就是希臘公民觀念所含有的公私生活的融會，是世界史中過去的一個現象了；現在的國家與個人的關係不能再像古希臘的那種城市生活一樣；如果想在現代國家中使個人與公民一致，那簡直是認錯了時代。

對於這種結論，也不必認為憾事，因為國家的範圍縮小了，個人的即可以增大。當我們對於社會力量的理解和控制增高時，則人類生活的社會方面，便可以說是日趨的機械化了。昔者所視為精神職務的習慣和法則減少一次，則人的精力就得一次解放；這種精力可以用在別種活動上，假如能利用這種機會，則公民生活可由例行公事之拘束中，擴展而入於思想之新領域，以為更自由更個人的生活之追求，亦深有利焉。

(完)



戰時美國科學陣透視

李吉

現代戰爭爲一科學戰，不單海陸空三方面之戰鬥如是，輸送，食糧。軍陣醫學，軍需生產各方面，亦盡然也。世界各國皆爲科學戰爭而全體動員，平時未能解決之若干技術問題，代用品問題，皆以科學解決之，今試舉美國爲例，以窺其科學動員之情況，并藉以知彼知己也。

一、兵器研究秘密

美國自開戰以後二年。即完成了科學動員，民間公司之技術員，研究員，大學之學者，盡皆編入國家機關中，大學改爲特殊問題之委託研究所，其目標第一爲新兵器之發明及對敵方秘密兵器之對策講求，第二爲工業用資材及生產法研究第三爲技術教育，其組織如次。

首先爲直接對軍方活動者，獨立戰爭時設立之美國科學院，上次大戰時設立之美國調查會議，此次更設立了較其規模宏大之美國科學調查

發明局（略稱爲發明局）設於一九四一年，局長爲華盛頓加內維研究所所長布修博士，直屬於大總統，其內部又分以哈佛大學總長克南特爲首之國防研究委員會，及本修瓦尼亞亞醫科大學教授李亦爲首之醫學委員會（生理及醫學）二部發明局明美國戰時科學之大本營，自負世界第一以既設之研究所使專門家研究爲前提，一九四二年夏季，已與全美五百八十處之研究所及大學締結了二千件契約，關於此外新設之直屬研究尙在秘密中，研究費每年爲一億美元，共有科學者七千人，發明局之研究結果，嚴守秘密，電波探知機

，潛水艦發見器，火箭砲等，皆其成果。

二、金屬製造新法

發明局只爲軍方而活動，軍需產業方面則有一九四二年戰時生產局設置之軍需生產調查開發部（略稱爲開發部），部長爲斯蒂溫工業大學校長蒂溫士博士，其預算只爲發明局之十分之一，且無直屬研究所之性質，於政府命令及發明局監督之下，以民間公司之費用進行研究，一九四三年末，研究中之題目達一百二十二項，考慮中者爲一百〇二項其所研究者亦極秘，金屬委員會成功了鎂之新生產法，由國內鑽石之製鋸法，合金鋼鐵製造法之改良，以及無線電裝置之改良，化學部完成了由小麥製成合成膠皮用酒精，新化學原料，及由煤或石油中提取新化學生產物。

三、一羣初步發明家

此等機關皆動員專門家，此外對於普通人之明。考慮接授計。在開戰前一九三九年設立了美國發明審議會，會長爲則內拉爾，莫特斯，副社長爲凱特林博士，其下有各方面權威者爲長之十八個委員，調查提出之考察，認爲有價值者移交軍方及其他政府研究所，審議會自體并不施行直接研究，亦無預算，各委員亦爲義務職珍珠灣之考察每月約爲二千三百項，開戰後一個月約爲一萬項，實際上現在軍方使用者只不過爲五乃至六十而已，此外有二百正在研究中。

四、教育之科學化

其次機械化學上所必要之青年技術教育，亦科學動員之一部應加重視，多數學校於政府命令之下受此教育，尤以航空技術關係，更爲驚人，由於此等設施，美國一般之科學熱，顯著的昂揚，現在美國自負一般的科學研究水準，已不劣於德國矣，公言以此對抗德國之秘密兵器，更宣傳以戰時中科學的進步，變更戰後的美國人物的生活，戰後將有自用飛機代替汽車，無線電影亦將普及，商品廣告亦變更從來之美人像片，而用科學的空想面也。

五、科學足以消滅戰爭

激烈的時候，舉凡科學莫不在奮起研究，吾們對於美國科學者們凝結的頭腦力亦不可加以否認，最近日本朝日新聞曾介紹「美國「泰晤士」雜誌揭載的「美國科學者」一文今誌錄於後，以資判斷敵情。

美國科學者們認爲今次大戰的轉換期是在去年三月二十日，是日亦就是美國船在大西洋被

潛水艦擊沉數初次減少的一日，在前年夏季至秋季，潛水艦發揮驚人的猛威，美國與歐洲間的交通已達着被遮斷的危機，德國的新裝置與新戰術實予反軸心方面科學者極大的煩惱，只有美國科學者，自身詳知大西洋戰爭幾乎是喪失，反軸心方面的研究追隨德國，在去年末，希特勒總統亦公認「敵方的一種新發明是阻止潛水艦的活躍」，使美國的機密科學者團體感覺滿足，秘密團體（發明局）的大將是加內基學會的科學王國總帥比巴，布修，他是新兵器陸海軍委員會委員長，在最高軍事會議上占有地位。

他指揮的發明局（科學研究進步局）是參謀本部第五部，協力陸海軍研究所，在其以下總動員全國所有軍事科學研究布修率領的科學者部隊，是由一流科學者所組成，他們在三百處大學，及各種工業研究所理頭研究，報酬是只給與通常研究津貼，並沒有特許權以及獎賞。工作是特別秘密，在他們會合的時候，爲防止外面偷聽，首先嚴重搜查整個會場，又凡是超秘密的計劃，是在遠隔以城壁繞圍的鄉村裏施行，亦是特別的慎重，無特別許可證者絕對不准出入，並爲保守秘密起見，每科學者的問題，提出一部分研究。

關於無線標定器，發明局更使英國在最初使用的標定器效力進步，基本的原理已經傳知所有敵國，可是發明局爲正確高射炮的射擊，刻在使用標定器。

然而，防備水中的潛水艦亦必須利用音波，而且須要直來直往的音波，這種音波會經法國物調學者發現，迄今次大戰始發展爲確實器械，超音波探知機，類似無線標定器，利用音波與其反

響，不可混同以推測器聲音，探知潛水艦的普通音響探知機。

試舉在此次戰爭美國的發明品一部計有（一）以時速五〇英里速度，行五英里的自動的操縱魚雷，（二）防止將兵毛服被虫食毀，利用化學作用洗滌，（三）飛行服，衣類，寢具等的耐火方法，（四）使在飛機上能搭載七五公厘加農砲的反動吸收器，（五）操縱動力的砲塔，及自動照準，（六）使兵士與操縱者能在夜間觀視的螢火性，磷光材料，（七）貝尼西靈藥品生產急速化方法，（八）使瞬間充滿屋中或帳棚，於數分鐘將虫悉數殺死，其所用消毒器有效時間爲普通之二十倍，試劑係使用瓦斯之小型炸彈布修出關於馬塞印沙茲士大及哈佛工科，彼在戰前曾警告美國軍備之不完備，一九四〇年曾召集哈佛大學校長化學家康南特，馬塞印沙工大校長物理學者考夫頓，加州工大物理部長特曼等，探討戰時動員全國科學者計劃，羅斯福亦經承認彼之提案，此外人選計有賓雪維尼亞大學之里恰茲（醫學）馬塞印沙茲大學之韓薩加（航空），斯汀生陸軍輔佐官之堪迭，海軍少將福拉拉等人，而形成實科學最高司令部。

布修所遭遇之困難問題大致如次：彼曾再三再四警告不得輕視敵方戰力，科學研究進步局工作定於一九四五年夏完成，彼將國內優秀科學者蒐網殆盡彼等報關僅爲愛國心及各主義且不許爲世所知，此外彼所使用之青年科學家，業與陸軍交涉免除兵役成功，以上足可窺知敵科學者於能短縮戰期意圖也，彼且曾云，吾人若於十年前感到戰時科學之必要，可將戰爭消滅於無形也云。

太平洋大戰與菲律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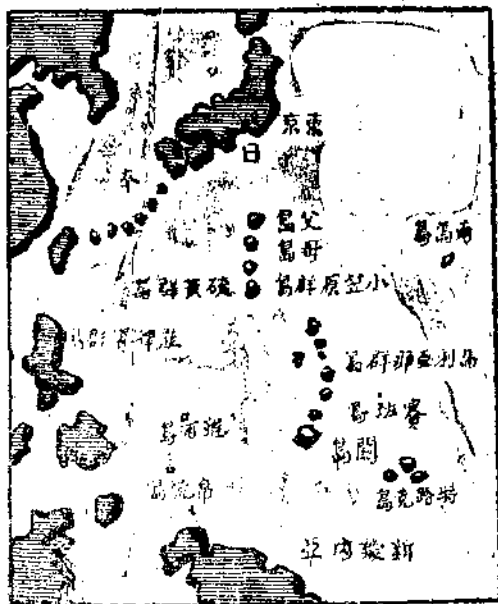
彭非

美國對於太平洋作戰計劃，起初是採取消極的「遞島攻擊」，可是由本年夏季起，忽然一變而為積極的行動，甚至軍刀直入的奪取薩班島，及進出加羅林羣島，查尼米茲夏季進攻作戰計劃，大致可分六線：一、沿小笠原羣島北上，進攻日本本土，二、突破琉球島，與中國海岸取得聯絡。三、自新幾內亞向瓜哇進攻，四、壓迫菲律賓羣島，五、在菲律賓南部登陸。六、自千島列島進攻。

以上第一項已在執拗實行中，稍見積極，其餘五項僅消極的利用空襲戰，活潑的機動戰，尙未開始，實因同時六路作戰，無論實力如何充足，亦不可能，敵軍萬一按照上項計劃進行，必有下列各問題發生：一、補給路線延長，後方有遭擾亂危險，陷前線於不利。二、進攻爪哇菲律賓時，將與過去相同，僅可佔領島嶼或邊境一小據點。三、過去美軍奪取一小島，需妄想像以上的大兵力，今後大規模進攻，其兵力即成爲嚴重問題，如運輸訓練不足之兵士，前來濫竽充數，更有失敗危險，況大兵力所需要的補給量相當巨大，依偌長的補給線能否圓滑裕餘，實成疑問，四、反之日軍的補給路因戰線的縮短而距離益近，其機動力必見增大，以逸待勞，足以迅速發揮內線作戰的優點。五、過去敵軍進取一小島，尙須付與極大的犧牲，今後大規模作戰，必須有數十萬或數百萬損失的準備，美軍即或肯以冒險犧牲前進，其國內輿論，是否默然不問，亦爲問題。且

此時日軍長期培養的戰力，更將強大。一擊擊滅敵軍，乃屬意中之事。

總之，敵人向來是長於誇大的，其六項計劃，由客觀事實的觀察，實行絕不可能，查敵軍的謀略，大都誇張宣傳其計劃如何或虛擬其陣勢如何，往往徒爲疑兵之計，實際使卑下手段，毒視日軍弱點，一鼓登陸，而堂堂的正面佈陣作戰，尙未一見，但今後日軍已有相當完全之準備，幾無一處弱點可乘，千島列島的防護增強，小笠原乃鐵壁要塞，琉球羣島亦然，新幾內亞東部已形成一散兵線，菲律賓早已要塞化，且菲律賓嚴重監視敵之蠢動，目下敵軍倘如進攻琉球，另由側面進窺新幾內亞東部，自兩個側面欲奪取菲律賓時，則與過去之奪取小島不同，必須展開大陸戰之戰鬪，其補給力的薄弱，與戰力的無能，實



爲敵之致命傷，因此，吾人認爲菲律賓爲太平洋上重大據點之一，敵人雖窺視進擊，亦必遭受重創而嘆奈何，尤其菲島民衆與日軍實誠協力，均具有必勝信念，爲求祖國之獨立，充滿鬥志，不論在防禦上或人的精神上思想上，已結成堅固不拔的鋼鐵要塞，吾人必須冷靜應付敵人之攻勢，勿須作杞人之憂也。

日前教育上一個嚴重問題

考試託情與學生過剩的救濟辦法

齊 宣

一臨暑假，學生與家長腦海中之入學，升學，考試問題，日形嚴重；在此生活高壓之下，家長對於子女之升學，入學等問題，視為籌措食糧之上，此在新中國教育建設之季，吾人應認爲提倡教育之成功，實亦提高文化，普及知識良果所產生之好現象，蓋一般家長，日受經濟生活重租之壓迫，已痛苦不堪，於此愈趨恐慌之季，維持一家衣食所需，無論上中下階級，爲一家之長者，籌措已費費周章者，而家長不爲此而屈服，尤爲子女入學升學問題而籌算，其重視子女教育之程度，於此顯見，其期望於教育成就其子女之殷切深情，由此復流露無遺，是故雖有一部份家長，爲愛子女過切，而有託情求庇之不法舉動，然教育本身亦有種種弱點在，不能爲此而責青家長也。

閱七月四日華北新報社論，討論考試託情問題，頗有獨到之處，顧中國四千年來，素重人治，而一切爲民福利設施，尤多欠缺，而萬民患病無醫可求，不得不崇拜木偶無知之佛道神仙，以求庇護；民雖愚，而其情實可憫，考試託情問題，實亦類此，苟教育設施完全無缺，教師皆缺面無私，則一般家長，或愚亦不致無爲託情，以自討沒趣也，誰無子女，誰無弟妹，吾人衡量今日之教育情形，雖不敢爲考試託情而張翼，而家長之恩學，實有出於不得已者。是故不得不寄與若干同情。然考試託情之舉，遺害頗廣，且非進化之教育建設階段中應有之現象，因家長爲此而勞

神傷財，其所得之報酬，殊不相稱，而其所以要託情之原因，凡研究教育學術者，殊不可忽略也。

一 考試託情的幾個原因

考試託情問題，驟視之爲一部份家長與教師之愚劣舉動，然據素日服務教育界頗有歷史之教師言，每年一逢暑假，雖素日爲人輕視清苦無爲之教師，家長爲學生求託，往往一變態，變爲求託，一時兩儀紛煩，而作實索集，每戶限爲穿，此種情形，其中問題決非簡單，自有其嚴重性在，蓋人之高傲，習已成性，若無重大原因，決不能驟改其表日之習性也。是故吾人對考試託情問題若加以注意，其原因相其複雜，而值得細加研究者，依個人愚見所及，約有下列數點：

過剩，失去入大學的機會，其他各地情形，可想而知；此種教育設施上的欠缺，殊能引起學生以及家長內心的恐慌，影響所及，即弊發叢生，學生及其家長爲補救缺憾，難免學生失學起見，不得不勞神傷財，輾轉託人，以冀獲得入學之機會。

一、學校少——依目前情形言，無論大小都市或鄉村，學校數量不多，是一般之現象，尤其是幾個著名大都市和省會所在地，因爲知識階級和上中階級居民較多，雖然學校林立，然而實際上却不能容納全數學生，無論任何大都市，過剩的學生，都有相當的數目，鄉村和內地諸小縣，以一般文化低落，失學兒童更多。再以都市言，小學既不能容納全部兒童，初中又不能容納全部小學畢業生，高中及各專科學校以及各大學每屆錄取新生數目，均有剩餘，即以大學言，中國一般家庭，能供子女受大學教育者，誠百不得一，然而去年度大專林立之北京市，尙有三百人

二、好學校尤少——爲混得一紙文憑，以上與視若無物者，在學生方面，不可謂無，而在家長方面，則絕不致此，蓋老人決不願以汗血所得之資，供子女揮霍，而求一紙文憑，混乎今日學生畢業即失業之季，豈有妄冀文憑之想，是故一般家長，在子女入學及升學之先，無論大中小學，其所盤算者，即在授養，師長陣容，課業良否，以及出路問題等，因家長求其子女學成有用於社會，方能榮宗耀祖，以顯耀於鄉里，果而以血汗之資，供給子女上學，得一紙空憑，實際上子女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籃，被鄉里譏評輕視，豈其所欲求者，此在家長方面，爲子女謀獲得良好的機會和求學環境，是故事前不得不勞神傷財，多方託情活動，以冀達其願望。

學生方面，雖不乏鬼混之輩，然而其中好學生多，而不易顯，壞學生少而易見；因爲社會上視循規蹈矩的好學生，以爲學生應有的表現，不加注意，對任情胡鬧或作惡多端的學生，所受刺激最深，一般人譏評而輕視之，漸漸影響及其校譽，所以好學生升學或入學的目標，是希永學校盛譽方

應，學生修齊、功課認真，師長多名學者，如此求學方有所得，畢業方有出路，所學方能應用於世，即在求學期間，亦可為世人重視而欲羨：學生為達到其願望起見，在事前亦不得不求家長託情。此種情形，為家長及學生選擇優良學校而發生的重大問題，然而社會人士所認為優良之學校，一都市亦不過三五處，自易形成供不應求之現象。吾人日可留心考察，有許多學校，每報名延期或繼續二次三次招生，仍門可羅雀，即擁有虛譽之學校，一連報名之日，學生蜂擁而至，此為學生擇善而從之好現象，含有褒善貶惡的副作用。

三、升學難題所迫——學生無論成績如何，在變換環境之先，入學難題，應運而生，如對學校之特點、環境、考題等等，都不明瞭，內心自然發生恐慌，尤其是外埠初來投考之學生，恐慌尤甚，家長為避免學生心理恐慌起見，如有路可走，即請出錢託情舉動。

四、學生成績問題——素日成績優良之學生，對於升學考試，毫無把握，吾人常見在某校名列前茅之學生，畢業投考，每名落孫山，而一般平日成績中庸或低落之學生，自信考試難題之嚴重，雖不致一無成功，而為未雨綢繆起見，每多方託情，以免向隅。

五、學費問題——公立學校之學費及學生費用，在平日相差有一二倍者，時至今日，當局雖有限制，而學校為謀行政之周滑維持起見，每提高學雜費，以資補助，此在私立學校，更視為常事。而在家長方面，或為收入不多，子女成羣，對學生學雜費，頗不勝負，此種選擇學校之先，不得不考慮學費多寡之問題。然而依經驗言各大都市之公立大中小學，凡具有相當聲譽者，無不學費低廉，價廉物美可相舉並得，以故學生趨之若鶩；而家長為子女學業打算，對學費雖貴，對聲譽優之學校雖負担深重，亦在所不顧，因此一般有名望之貴族私立學校，學生固本為學費而受影響；然猶不如學費廉，功課好之學校受家長歡迎，託情之舉，每由此而產生。

六、環境問題——在小學或幼稚園方面，為求學生往返安全起見，家長希望入離家較近之學校，在此車費昂貴之日，此問題尤為嚴重；大中學及各專科學校，家長及學生希求學校有膳舍、宿舍設備之學校，一則子女住宿學校減少途途往返之危險，金錢、時間、精力之消耗，以所有之精力時間，可集中應付於課業，在學校午餐之學生，除避免危險，減少時間精力金錢等損失外，於衛生方面，尤有深切之關係，蓋飢餓之際或飽食之餘，學生往返跋涉，對身體之發育，以及食物消化力等等，頗有影響，家長為顧全上述種種安全起見，不得不託人關照，入鄰近住宅或附有食宿之學校，此問題今日尤為家長所關切。

七、師長之摺搖——教師固多人格高尚，清高不逾，以教育為終身事業者，然其間不乏好事之輩，不明教育之使命，忘却自身之責任於友好家中，或集會處所，或不自檢點，發出一佈的學生入學問題，不用着急我替你說法一等等論，其動機固屬一番好意，殊不知教育為國家培育國民之公器，決不能以教師濫用職權之便利，以達其私人之願望，此喘一啓，教師神聖性由此失墮，校譽由此犧牲，教育精神亦受其影響。考試託情，雖自科舉時代已然，而於今為烈，大半為教師暗中大開方便之門，一般人以為此為教師納賄之證據，實際上此種問題，由於家長之請勞心誠，而不得不受，教師成全學生，全為友誼所驅策，初非為賄賂上打算盤。至於近日各主管機關，各級官長，亦有不明考試精神者，或為感情所衝動，利用其地位，或為親友子女託情者，有為其子女入學方便着想，假公濟私者，後者大都為老成自重之輩，為其子女着想，不得不爾，對於考試精神，尤有所顧忌，而所託學生不多，影響較少，前者多招搖好事之徒所作，邇來竟有用官署公函，公然保薦學生者，校長懼其勢力，不得不略加應酬，而考試制度，教育精神，由此破壞無餘，此種事態，每由最高長官啓其端，下屬照例仿行，此風若不禁止，若不另闢新途徑，則教育精神，將斷傷無餘教育風氣由是大變。

八、依賴性遺傳和力命論之驅策——考試託情風氣大開之後，家長學生心理，大起恐慌，因學校所收學生有限額，若被保送，推為託情者所包辦，不託情之學生，將無機會入學。本來學生功課極佳，對考試頗有把握者，於今亦毫無把握，因此家長於恐慌之餘，為依賴性遺傳及力命論所驅使，展轉託情，以冀依賴，藉以獲得優先之機會。

一一 考試託情的弊害

考試託情之原因，一如上述，其動機原在於家長及學生希望入優良及設備完善之學校，因此學校愈好，鑽營者愈多；中國人愛惜子女之心理，無微不至，要而言之，是不使子女受些許苦楚，以致不少才氣橫溢之輩，由此而因成一無所能之消閒份子，為家長者，其起意本在愛護天性，以及期望子女成名而出此，不意所得效果，竟是一堆欲夢之，而實害之中之實例。本來，學生年齡幼小，平日驕生慣養，若使其投考環境生疏毫無把握之學校，心理已然恐慌，實際上平日畏縮成性之學生，雖功課極佳，而因心理恐慌所致，考試竟落選，況乎託情問題盛行之日，學校考試名額，大半為託情者所佔據，普通學生入學之難，亦可概見，為家長者，為使子女入好學校，或避免失學起見，則舍託情之外，將何所憑依？是故凡託情者，不在學生之成績如何，蓋功課低劣之輩，間有特殊情面為保障，成績優良者，對放試託情外，將毫無把握，此其實際情形，而其弊害顯見者有二：

一、影響教育精神——教育為立國之根本，優秀國民的陶冶，亦在襟布匹之學坊，一國民族風氣，習俗賴以指導，政治成敗賴以試驗，而國家之富強，國民之智慧，文化在國際間之高下，全視教育之成敗以為斷，所以國家社會以及公私團體人士，於國步艱難之季，猶籌出大筆經費，為辦理教育之資，此無他，國家期望以教育力量移風易俗，教育下代國民，使成優秀份子，以富強中國，教育精神之偉大在此，教師責任之重

大亦在此，若而果辦教流弊從生，甚而傷風敗俗，是不國家社會所希望？教育尙有何種價值可言？而託情等等行動，是積弊教育精神之本源，任此以往，考試制度將由此送終，而引起一般人士輕視教育之動機，教育愈被人輕視，則愈失其效用，教師愈侮人自侮，此種職業將有淪滅之危險，雖然，今日教師改弦更張者，所在皆是，稍有才學，或不滿現狀而往，託情問題固影響教育精神，人才難散，更影響教育效率，均值得注意之問題。

二、影響學生心理：近年以來，學生對學校，本有與店之稱，則對教師亦視若店夥，蓋教育精神已為金錢勢力所破壞，而教師之尊嚴，因是掃地，學生對無尊嚴之師長，無令譽之學校，決不致崇拜尊敬，則其學業必趨於任情敷衍之道，其起內實由於教師可託情，可受金錢之賈弄所致，教育當由是破產。

三 救濟學生過剩及消滅

託情之設計

託情問題，教師與一般人均視為教育上頹敗之現象，而為人所不屑道者，然實際上託情問題之開展，正方興未艾，直使關心國家教化問題者所痛心，而良師碩士，與夫真誠熱心辦理教育者，疾首蹙心，而有不得已言者，實因託情之舉，在學校，在家長，在學生，均有不得已之苦痛，且既成風氣，改易匪易，吾人為國家民族前途着想，殊不容許教育上此種頹廢任情開展，而消滅此種風氣，重建偉大之教育精神，必須根據實質上所得之教訓，在朝在野，一心一德，共同努力，方克有濟。據筆者愚見所及，以為消滅託情風氣及救濟失學兒童之治標治本方法有：

一、小學實行分區制：初高級小學為國民完全教育之說如不能否認，則初高級小學校，仍為國民基礎教育設施，應列入強迫教育階段，凡達到入學年齡之兒童，均須強迫入學，此在教育當局，不能以經費問題為遁詞，在學校方面，亦不能以環境如何作規避，在家長方面，更不能引若干無理要求，設法逃避，因此種教育，為國民基礎之文化建設，世界各國，莫不集精會神，全力注意。想不到今日中國之學生，非設法託情，竟無法入學，學生即有學校可入，不是道途遙遠，往返不便，即學校飯食發生問題，往往住在小學校旁邊之學生，不入鄰近之小學，其原因非不願入，即不得其道而入，為家長所引為痛苦者，吾人謀改善公私私立小學之素質問題，希望教育當局重新檢定教師擴充學校設備，加強學校課程，使各校程度一致，作平均之發展，在各都市各鄉村學校之分佈方面，應由教育當局，重新調查學齡兒童之數目，作劃區之準備，先從各特別市，各省會所在地試辦，將市立學校改成一區，視一區學齡兒童之多寡於其中心點，設立第一區第一校或第二校，凡本區以內之學齡兒童，在區立學校招生之際，均得入本區學校報名，由學校審定學生受學證書及受家庭教育之程度，予以編級，視其三週內平均成績，予以升級降級之處分。此為解決招收新生託情問題以及其他流弊之根本辦法。其次值得注意者，即學生之過剩問題，視各城市學生多學校少，已成一般之現象，而增設學校，經費既難於籌集，而資材尤成問題，為救急起見，教育當局，應採行下述四種辦法，一、在可能範圍內，擴充班級學額，二、在可能範圍內，儘量擴充各小學班級，三、學生過多，令各公私立學校改成一區，分成上下午二班上課，四、為救濟因職業而不能入學之學生入學起見，令市區各學校辦理夜校，各區學校，如能實行上述四種辦法，可增加容納學生數量一倍以上。

二、中學改善招生辦法及課業：公私私立小學實行分區制後，專責均由各區小學當局所負，在暑假之初，由各區學校，審定學生成績，凡平日各種課業平均及格者，令其畢業，由各區學校保送入中學，不及格者，則令其留級。至於中學方面，由教育當局調查其數目容量及分佈狀況，雖不必遷移分區，然必須劃定某校負某某等小學區之專責，凡其所轄區域各小學畢業生，毋須考試，一律容納，除擴充容量應仿小學所採辦法外，對課業方面，必須重新設計，予以實質的改善，同時與所轄之各小學，平日緊密聯絡，學生程度及課業階段，必須銜接，方克收效。

三、創辦專門學校：前筆者於主編民衆報教育周刊之季，屢經建議專業學校實踐學徒制，為容納過剩學生，救濟貧困青年起見，各城市應創辦初中高中及專科學校程度之實用專門學校，初中容納小學畢業生，訓練低級幹部人才，中級容納初中畢業生，以練成各業中級份子為目標，高級容納高中及大學一二年級學生，以練成各業指導人才為目的，於今工商業缺乏經理及技術人才殷切之季，十年以後，必有新的姿態出現，既能容納初高級人才，使成爲新中國幹部人才，復解決學生之過剩。

四、大學及高中之新設施：各大學除儘量擴充學額，改善招生辦法外，凡高中以上學校，應組織教育設計委員會，利用學校教育設備，以下午及晚上時間，辦理小學，中學，以及專門技藝學校，補習學校，以容納學齡兒童，以實踐教育理論，以試驗教學方法，並設學生獲得經濟上獨立之機會，誠一舉數得。

四 結論

總之，中國數十年來推行新教育之結果，文化水準，已然提高，而因國步多艱，政治未能按常規推行，於教育界影響實多，而受西方功利主義，拜金思想所毒害尤多，教育精神思想，日漸動搖，而教師數量大增，其中良莠不齊，於是頹敗現象日顯，託情問題固風靡社會，而學生過剩問題，各學校當局均視若無視，即各學校對自身素質之向上問題，亦無注意之餘裕，此影響於教育精神者大而且顯，若任此而往，前途真將不堪設想，為未來教育前途計，則各學校健全組織改善課業，緊密師長與家長及上下級學校之聯絡，而分區負責，擴充學額，均屬責任上刻不容緩之舉，為補救教育上種種缺憾計，諸教育同志，以及熱心教育人士，如不河漢斯言，試辦一下如何？

中國農村問題最大之癥結

孫 瓊

近數十年來，由於政治環境變化的無定，把握政治上層份子之腐化，中國之農村經濟，日見敗壞，農村破產，即在戰前，已成一不可否認之事實，何況再經過數年戰爭之後，農村衰落之狀態，恐非身臨其境者所能猜到。中國為一農業國家，自古以農立國，立國之本既於動搖，國家怎能興盛，因此，關心此問題之學者，紛紛提出建議，討論如何救濟日漸頹廢的農村，例如十數年前，有所謂中國農村問題性質論戰，曾轟動一時，而每一最近出版的雜誌，多少總有涉及農村問題的文章，不過中國農村問題性質複雜，更因地區廣大，各地情形不同，每一個在甲地能實行的辦法，到乙地即碰壁，甚至造成惡劣後果，類此情形，自然不是一般足不出戶的學者們，一二篇文章所能解決得了，尤其農村問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說說講講，到底於實際無補，所以惟農村問題，雖非空洞理論所能克服，究不能想到就做到，毫無計劃，更對造成今日農村破產之原因，一無所知。記者先將形成中國農村破產的最大結核列舉如後，使從事於農村業者能更澈底明瞭，從事治標治本之最完善工作，求完成農村復興的偉業。

第一苛捐雜稅貪官污吏之剝削：自滿清政府，為平服太平天國之時，因感經濟拮据而舉辦厘金後，政治上之貪污，一發不可收拾，貪官鬻爵，居然公開而行，官既可買，買官者所為者何？尚不是為賄賂而作孽，為補償當日買官之資，自然不能不向老百姓轉念頭，苛捐雜稅，想入非非，所立名目，奇巧百出，會憶廣東某縣，飛機捐外再有航空捐，似此事實舉不勝舉，何況縣長之下尚有區長鄉長，上下其手，一層緊似一層，在上者固早已肥如豬，在下者則僅皮包骨，假若讀者親目入鄉調查，農民所納捐稅幾佔百分之五十以上，本來用官者所以養民，今日變成擾民害民，怎叫農村不窮？國家不惡，雖然民國後，廢除苛捐雜稅之聲，高唱入雲，但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更加上連年內戰，根本各自為政，何能顧到，在

上者則政權在握，高調宣言不得不有，錢也不得不要，小民者究竟仍為小民，稍有所求，則目為共產之流，倘有向人敢為呼籲，偶有一二良官，不能同流合污，則被目為不識時勢，一脚踢出，所以如果不想解決農村問題則已，否則若不廢除苛捐雜稅，統一地租，以生產量之普遍平均為標準，劃一捐稅，絕對禁止官吏巧立名目，無理勒索，則復興農村才不無希望。

第二土豪劣紳高利貸之吸血：苛捐雜稅，雖已弄得民不聊生，而鄉間土豪劣紳之高利貸，更無孔不入，中國農村，自耕農本來不多，佃農佔農民層之大多數，多數佃農，除應付貪官污吏剝削外，還有一筆驚人之地租須交還土地所有人，即所謂田主，地租之數，各力因地而異，通都都於二分之一以上三分之一以下，佃農一年所得，付出租外，所存僅極少數，年

本社啓事

- (一) 近因郵資增價，凡外埠訂閱本刊者，須於匯寄價款同時附加郵費。
- (二) 對於外埠代銷店寄發本刊時，如恐郵途失誤而持為掛號者，其郵資由代銷店負擔之，至於代銷店出售時，可酌按定價一成以內增價。
- (三) 凡本外埠有欲代銷本刊者，希預先來函說明希望代銷部數，以便核定印刷數量。

度較豐，收穫稍好，也不過維持一家數口而已，不幸遇到災年，則田租既不可少，生活又不得不維持，在無法中，唯出路，只有向鄉紳借貸，對農村貸款，不想澈底解決，農村復興，永無實現之一日。

第三兵匪相侵，更掃蕩農村元氣，連年內戰，國內各區，無一不涉流毒，在軍閥手中之僱傭兵，本不知有所謂國家人民，所以受僱者不過借此生活，上層之統治者，平日又無所謂教育訓練，一味只知道扣軍餉，一朝有事，為使此班丘八老爺出力賣功，不能不稍加放縱，甚至加以引誘獎勵，我等只消接近軍隊與兵士談話，即可見每個士兵都極願有事，因步隊一

下鄉則全爲他們世界，有槍有劍，何事不可爲，就地徵餉，那乃家常便飯，集體洗劫，又何足奇，今日拉夫，明日搜匪，有雞捉鵝，見羊牽羊，軍隊一到，百姓如喪考妣，富有之家，早已暗中連絡，逃到蘇俄，又全部壓在老百姓頭上，軍隊尚可稍爲應付，不幸大股土匪光顧，更苦不堪言，若稍有抗拒，一把野火，代你燒個盡光，匪去兵來，兵來匪去，只須開而後轉，百姓早無噍類，所以確定治安，改良軍隊，也爲目前急務，非如此無以保護農村，安定民心，更何談農村建設。

第四英美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自鴉片戰後，英美帝國主義與其兵艦大炮所俱來的經濟剝削政策，以其優良機器所產之廉價產品，向中國大量傾銷，通過國內買辦階級之手，深入農村，使固有之農業副產（手工業之類）不能立足，再以不平等條約爲武器直接剝削農村，如英美烟草公司在河南省所辦對我方百姓之剝削，更其深刻惡毒，以致從前所可自給自足者，今日也不免仰受他人上控制，言之痛心，雖然目前在和平區中，已趕出英美勢力，唯在滬方統制下之區域中，英美勢力日見膨脹，所以欲求遠復興農村之目的，非與友邦嚴密合作，共同完遂大東亞戰爭，建設亞新秩序，全部肅清英美勢力不可！

第五農業技術之原始化：重農輕商，乃中國歷朝之傳統，尤其過去士大夫階層所謂雕蟲小技，更不足云，何況延誤了數千年的封建關係，諸侯伯爵，唯知予取予求，那有閒心管到以救目前之計，此般濫掘鄉村之吸血鬼，於此有利條件下借貸即屢其吸血魔手，以五分以上之利率，借貸與佃農，按月爲度，利上加利，至年底早變成不小的數目，佃農平日既無積蓄，到期如何能還，而此般土豪劣紳，利用其於鄉間之潛勢力，那有放鬆之理，使佃農付地租外唯一剩餘，也不得不奉與此般高利貸者，甚至賣男賣女終身爲他等工作，也還不清此莫名其妙之借款，狡者則逃口他鄉，爲兵爲匪，老誠者捨供其驅使外別無他途，佃農固然如此，自耕農未能例外，偶有青黃不接之時，即入高利貸者圈套，數年後一變自耕農而爲高利貸者之佃農，所有田產早已在高利貸者之名下，類此情形，爲中國最普遍之現象，幾乎無地無之，雖帝國民法債編，有關利率之規定，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但自不識了之老百姓根本不知此事，即知此事，又有何力何勢，敢與他

等與訟，別云與訟，即使利錢稍爲遲付，他們早利用惡勢力，自己執行矣！所以農村開佈滿如是壓利貸者，農民生活，只有日漸惡化，若農產之生產技術上面，一般知識份子對此既無所改革，而終年皆勞作的農民，自然更不會有所創設，另一方面，衣食尚或不足，再生產之資，有時還不得不東挪西借，擴大生產，在他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以數十年的生產方式，來適應二十世紀的消費，不足乃當然之事，因之生產技術之改良也爲促進農村復興所不可缺少的條件。

綜觀以上所述各項，皆爲農村衰落巨大之結核，其中若有一項不加解決，則農村問題唯有日更崩壞，當然並不是說解決以上各問題後，則農村問題全部即可解決，尚存一些枝節之小問題，如農民教育的提高，農村合作社之普遍設立，水災旱災之防禦等皆須視各地情形而定，不從根本問題，不設法解決，則即使有任何良好辦法，結果仍不免失敗的。



奧音樂名家莫扎爾德木刻像（熊裝）

英雄論

(續二十六期)

鶴見祐輔
克諦譯

四 道德的存在

我們對於英雄的感戴、常含着一种倫理的要素。即英雄常滿足我們心內的倫理要求。

楠木正成死於湊川，而活在日本國民心內的緣故，乃非由他死於日本國民性深奧中的忠義之念。而由他死於形式上雖然逆道，但是能勵萬民之心者，也因為他有徵天夢地的至誠一貫。徵諸幾多英雄的事蹟，在他們的生涯中，一定有喚起我們的道德的感戴。博博的大度包容而不徇其辭，亞力山大的仁愛，博厚對待戴拉斯天妃以王者之禮，義家的雅懷灑脫，聽見逃遁的敵人的驚語，而納箭於囊中，數一數英雄的行動，常使我們發生一種崇高之念。他們雖有許多缺點，但在其根本上，是一個道德的存在。

固然拿小乘道德的尺度而律他們的行動時，免不了掉他們一而犯了放縱不愼，逸脫了規矩準繩。或者他們有時欺騙人，奪人的土地，流人的血，使我們不敢正目以視，可是我們在究極上不得不愛他們，不得不敬他們的緣故，就是在根本上，他們合乎了道德的本質。

家康之虐待秀賴，從這個孤兒的手中奪去天下的殘忍，在百年之後，仍使吾人痛憤慷慨。但是無論如何批評家康使用一切的詐術，貪婪，陰險，也不能埋沒了他對於日本六十餘州貢獻了二百六十餘年和平的功績。而且他獎勵期間，在這兩世紀半的和平期，對於日本民族精神加了一大鍛鍊。從大乘的道德來看，不能

不說是有偉大的倫理的價值。也就是說一看其全生涯的時候，就不能不說他是一個偉大的道德的存在。

我們所主張的英雄的道德價值，不是指着不喝酒不吸煙，堅守一夫一婦制而說的。我們所要說的，就是在這種根本的道德的意義之外，假如能守這些道德，更值得讚嘆，即使對於這些有缺點，仍然有一種崇高的道德的意義。

英雄傳的譯者所易陷的陷阱也就在這一點。即英雄雖然在根本上是正義的存在，但是往往不能嚴格履行日常普通的道德。

只從形式上來看英雄的時候，差不多可以說是權謀術教的堆聚。如果斷章取義引證意大利政治學者馬克薩斯所說的君主是拿詐術籠絡人的話以為英雄都是馬克薩斯人生觀的結晶，也是易陷的陷阱之一。但是仔細一玩味馬氏所說的可以知道他也決不是以詐術為其君主論的骨子。

英雄的本質是誠實，而不是詐術、欺騙人決不是英雄的眞面目。

又拿著英雄放縱於酒色之間，而誤解這是英雄所允許的特色，所謂英雄好色，而只來學這一點，也是誇英雄的人所易陷的陷阱。假如只拿一力在豪遊時代為大石，則他決不能成為日本史中的龍兒，只因爲他有進則吉良邸的壯舉，所以他的過去纔被寬恕。

所謂大行不顧小節，或說結果會使手段正義化等等，這些詞句都是英雄傳的誤讀。這和世間上常有的倒讀論語，作反對之解釋的錯誤

是一樣的。這當然不是真正來看英雄的方法。人誰無過，只是他的心底清淨，所以他的缺點過錯才被寬恕。假如英雄的本質不是道德的，他雖有千百的偉功，焉能燦然列名於青史之上？我們少年時候讀史傳，應將眼光游歷於紙背之上者即在此。

五 不斷的努力

英雄的特色千種萬端，但是他們有一個共通的特色，即他們都非對於精神超凡的努力家。

世間上有所謂十歲神童，十五歲才子，誤了二十歲成了平凡人的俗話。對於這個俗話誤解而輕蔑少年時代的俊敏，勿論推重少年時代的鈍重，這却是很大的誤解。一看世界史上英雄差不多却是少年時代的神童。而且且到最後維持其神童俊敏的人們。

那就是在世上的大事的人們，都是直到最後繼續其進步，窮達而不忘的。

牛爲一個人而有天才的稟賦，是人生幸福之一。但是有天才努力意志的人，更是幸福的。因爲沒有努力的天才，就如同埋沒在地底下的寶石，沒有何等的價值，反之，雖不能說天分豐敏而自強不息的人們，就如同磨練的璞玉，能燦然放光於世上，何況那些天分豐敏，努力不息的人，更要光芒赫灼，呈顯與日月爭光之盛觀。

人的才能是藉着磨研而發達。英雄天才的偉業，無一不是努力的結晶，如其其業則同時代中一定有許多較比他更具備天分的只是這一些英雄能大成者，是在他們心內包藏着一貫的誠意，不屈撓的勇氣，與時刻不熄的努力。

我們看一看拿破崙的生涯：

同僚們終日沉醉的賭博酒色的時候，蜷居在台球房的樓上，耽讀史書的青年將校，不就是他麼？身居帝位，腳下跪着歐洲君主的日子，仍舊與兵士共起居，繼續着一天二十小時的執

務的，也不就是他麼？後來他流徙於絕海的孤島，雖然輾轉於刺骨的痛苦的床上，一日十數時間的讀書口說還不廢的也不就是他麼？他好像是命裏面注定了只爲努力而生的奴隸。離開了努力的他，好像離一日一小時，也不能生息樣的。

再看看日本文壇的英雄馬琴的一生。白石的一生，山陽的生活。他們只是削骨刻肉作着時刻不斷的努力而死亡的。

我們再一看稱之爲法蘭西文壇之拿破崙的小說家巴爾扎克，他每於深夜走進他的三樓上的書齋的時候，他說『我一對着桌子的時候，就下了和拿破崙到戰場上去的同樣的決心。』他以如燃燒的熱意，微背呵筆而成文。

像這樣的努力，不單能生偉大的結果，並且能鍛鍊那個人的精神，不阻勉努力的人的頭腦，就如同不用的刺刀生鏽壞了樣的，將與年俱增的衰退。不僅是頭腦，即使肉體也要老廢。努力阻勉決不害人的健康。害人的健康的是不衛生和無益的杞人之憂。那些英雄們日夜激勵而能活八十歲的高壽者，就是他的頭腦的活動防止了肉體的衰老。

我曾在倫敦造訪威爾士文豪。談及偉人時他卒然而曰，『偉人和凡人頭腦之差，世上的人們以爲有幾十倍的差異是錯誤的，莎士比亞的頭腦超越於我們凡人的頭腦，恐怕也不過五成而已，不過只是他阻勉努力而令其頭腦。』這句話好像還在我的耳邊。瞑目以思曩時，威爾士的瀟灑，歷歷和在我眼前。他的百卷的大作，也不就是如蟻之勤勉的貢獻麼？

六 詩情詩趣

英雄崇拜之情操，既爲人類感情之產物，人對於英雄，當然也期待着感情的要素。英雄這兩個字中，已經含着了大量的詩的要素。

在日本語中英雄這個文字，和英語中甚至德語法語，却有詩意的含蓄。同 個人人物稱爲豪傑時和稱爲英雄時，我們所得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在豪傑這個文字中隨帶一種粗野的聯想。若稱之爲偉人巨大的時候，就更有不 同。在英文裏而若說偉人時，和說英雄時，完全異其含蓄的。

文字實在有微妙的感覺。因此僅少的用語的不同，就與以顯著的不同的觀念。英雄這個文字在我們心內所喚起的感覺，是一種英雄行爲的主人的意思。爲謂英雄的行爲，不是大事業，偉業，非凡的行爲的意思。換言之，我們不單以規模宏大分量很多而即呼之爲英雄。

所謂英雄的行爲者，是值得我們讚仰的，壯烈，明瞭，勇敢，犧牲的行爲。所以佔有世界面積六分之一的大國，發數十萬大軍，滅亡了葱蘢的農業園，其結果該大國造成了悲劇的自治領補民地，這種時候雖是一個大事業但不是英雄的行爲。又如一個權力者以詐術陷孤兒寡婦於苦境而屠其城，造成十五代的霸府，這雖然有了偉大的結果是一件非凡的事業，但這不是英雄的行爲。

反之，一個纖弱的女性，和征服六十餘州的大將軍，在編羅如星的武將之前，欲唱出低微聲懷的情緒，這雖是景緻不足彰顯；陰政局，但其壯烈動人心處，實在可以說是在英雄的行爲。又如爲絕滅在太平洋與大西洋間有碍運河之開鑿傳播馬拉利亞菌的蚊子，將自身獻爲試驗台，試驗病菌注射，而救了數萬勞動者之性命的青年醫師的行爲，雖未在青史上大書而特書，但也正是稱爲英雄的行爲。

這樣，就可以知道英雄行爲的內容，當是明瞭而清純的。我們被英雄這兩個字牽引的緣故，就因爲它有潛雅的內容。換言之，我們被一英雄的行爲一這幾個文字所牽引。在日本國語中沒有英

雄主義一名詞。用主義二字不恰當，勿寧應該說是英雄的行動或曰英雄的態度。這是一種絕倫的勇氣和堅忍不拔的意志。有一個總者定義說，英雄的行動，是在行動中所表現的天才的犧牲。

那就是英雄的行動之所以使我們感動者，是因所在絕倫的勇氣之外，包含着獻身犧牲的要素，那不但和性懦卑劣相反的，而且也和私慾險相反。

純真而無私慾的勇氣感動人的地方不少。在人世上使其明瞭而清純的就是這種行爲的模範。我們渡過一生之中，顯現英雄行動的時候不是沒有。不，任何人在一生之中一次也沒有作過英雄的行動就死去的恐怕沒有罷。

所謂英雄者就是多次的大規模的實行這種英雄的行動的人。所以說英雄的存在，會使人生明瞭，社會高尚。我們讀英雄傳不是要來學英雄的全部。是要來學英雄的行動的。

這種獻身的勇氣，喚起我們內心的感覺，是倫理的。同時也是詩的。任何人在心內有這種花，這紅的人類壯烈的行爲，我們更感覺血脈的詩情。這就是英雄的行動在我們心內所喚醒的詩情。

我們如果注視一個無花無月的天地，將不其寂寞，我們如果住一個無敵的社會也將不其寂寞。英雄給我們以詩，對於英雄的行動我們頌之。我們心內住着英雄。我們心內有詩有歌。換言之，我們心內住着英雄。我們心內有詩有歌。換言之，我們心內住着英雄。我們心內有詩有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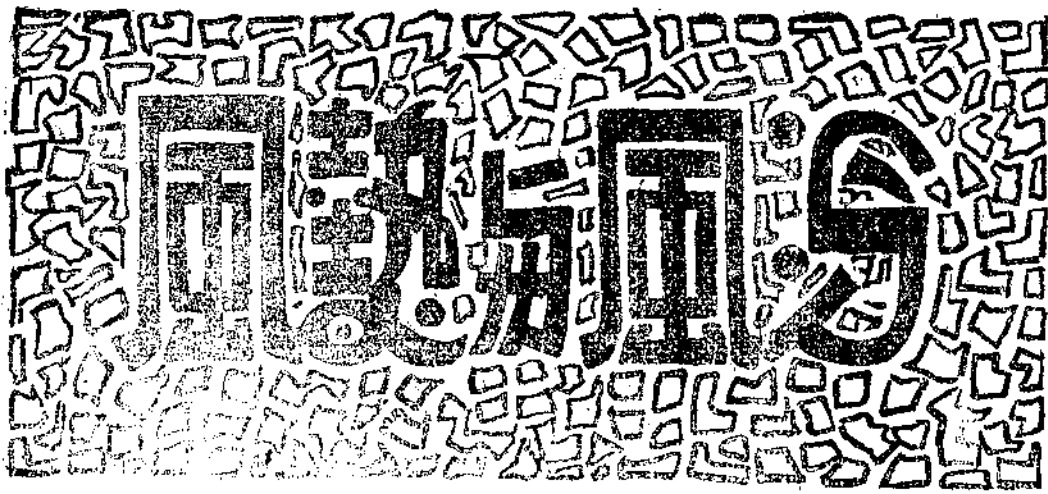
對之於我們內住着英雄。我們心內有詩有歌。換言之，我們心內住着英雄。我們心內有詩有歌。換言之，我們心內住着英雄。我們心內有詩有歌。

覺明朗雄渾。尤其我們對於英雄的死，感到無限的詩趣。就像王爾德所說：『要使人生活優美，其最後必須悲壯。』人爲了高尚的目的，捨棄了柔麗的天地，而走到一個永無未知的世界上去，沒有像這件事情再刺戟我們空想的地。盡於英雄的死。這不是人生最美的詩是甚麼！

華中公務員大增俸

華北應當如何？

近來貪污風氣的熾盛，與公務員生活的艱難，相對而形成爲可憂慮的問題。其實前者與後者是有其關聯與因果性的，公務員的犯贓瀆職，往往由於生活問題所促成，現在公務員的俸薪待遇，非但不足以仰事俯畜，甚至連個人的吃喝都不夠維持，他們既非聖賢，當然不解什麼，「餓死事小，失身事大」的大道理，爲求溫飽而不惜喪良心失人格甘爲道德法律的罪人者，在目前是比比皆是的。這樣可以說，生活問題是因，貪污犯贓是果，雖然這理由不是絕對的，而近來官場貪風之盛，說是有其最大影響，當無疑問。



「治亂世，用重典」是有消極的理由，而同時「解決生活問題」更有積極的必要，前者無論如何說，是治標的對策，後者纔是澈底的治本辦法。所以南京國民政府在公佈「公務員犯贓治罪條例」後，又實行「公務員大增俸」，如此感恩並施，標本兼治的大英斷，在現在的情勢下，吾人認爲是艱難能表現的良政。過去公務員增俸加津，往往等於車水無濟於事，此次增加到十四倍的程度，公務員的生活，從此可以無苦無憂，管子說「衣食足而人知禮義」，貪風自可消弭，當然情無可原，如此既能鎮服人心，并可顯示「重典」的價值與「法治」精神的偉大，至裨益於社會政治者，自可不啻而論。

然而，公務員增俸的事實，在華中已經實現了，華北呢？華北公務員的俸津，雖是聯幣，而爲數甚微，與華中儲幣折合比較，並不優高，華北公務員的清苦程度，亦不減於華中，在日下中國，地無南北，幣無儲聯，情形無不同然，公務員的待遇，既不能因地而異，亦不至因幣而變，所以華北的公務員們，經此刺激，精神十分興奮，都以為「華北不能例外」，企予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不過，在「增俸」的消息還未確切的臨到華北公務員的耳際以前，他們却免不了疑問道：「華中公務員大增俸了，華北應當如何呢？」

（大鳥）

恭頌德政

野狐

晚近因戰爭的影響，官吏們都擅長宣傳，然而，天下事有利就難免有弊，爲國家政治作宣傳的官吏們，漸漸都變爲私人的「自我宣傳」了。我們可以拿起報紙來作個例證：地方新聞欄裏登載着行政的消息，這現象並不可怪；可怪的是「恭頌德政」的廣告，往年此類廣告不常看見，偶而有之，也許地方官真有良政的表現，百姓們爲感激而自動的爲之歌頌，不幸此風演長下去，就成了虛偽的惡習，到今日，甚至積非成是了。現在民不聊生的年月，不客氣說，一個地方官不貪不污不向窮苦老百姓們要錢搶豆，就是好官，但決無「德政」值得「恭頌」的，假如真有良心不害民的地方官，能爲民衆謀幸福的話，那是爲官者應有的職責，應盡的義務，也值不得大驚小怪的聯名歌頌，退一步說，恭頌德政是出於民衆的自動，尙且未可厚非，可是事實告訴人說，獻頌的民衆大都是被動的——是會經導演的一種把戲，商會長拿商民的錢，登廣告恭頌縣長德政是普通的，而近來居然聽說有縣長拿錢利用民衆團體的名義刊登恭頌自己德政的廣告，報館向例對於「頌德廣告」定爲特殊廣告，廣告費超出普通廣告數倍有奇，這種特別高度的廣告費，名義上是縣長掏包，天曉得，人地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縣長向來沒有從娘家帶錢來的，吾人如果嚴格的說，此等歌功頌德的行爲，是間接作惡害民的行爲，老百姓在這年頭，納稅上賦攤公費等等出血就夠苦的了，無形又出一筆爲縣長宣傳德政的廣告費，真是苦外之苦了！

前年，記者在某市的時候，認識一位警察分局長，後來這位局長由甲區轉勤到乙區，到任的第三天，附近商民鄭重共事的獻送匾額一方，匾額是「功在地方」當時記者奇怪的笑對局長說「這匾額不大通吧？」局長反問「何以不通」，我的理由是「局長繞到署三天，尙未立功，如何會「功在地方」呢？顯然是商民們的虛偽表現，」局長一笑說「商人只懂得送匾，不懂文意的」。這是一個小例，最近又看到剛上任不幾一月的某縣長，便有該縣士紳商民全體聯名的「恭頌德政」的廣告，是否實情，三尺童子

也許明白的，但是這位縣長並不胡塗，他認為這作為是一種宣傳；是對上官「丑表功」的虛偽宣傳，於自己的官位是有利的事情。

然而有時我們也為這些丑表功的縣長們捏一把冷汗，萬一上官看到這廣告認為是「不實在」的醜態而實行撤職查辦時，豈非費虎不成而弄巧成拙乎？或者說「這倒不至於，假如上官對於下官的好壞，完全依據恭頌廣告查辦的話，敢保報紙上一段「恭頌德政」的廣告也沒有也，那不是

戴帽文學 魯男

文學之有「主義」，給文學批評家及作家們添了不少的麻煩和苦惱，其實文學的性格，自有其本身內容的屹然姿態，用不着自己或他人給標榜什麼主義或是掛個什麼名銜的，假使文學在內容或外形必有規律的限制我們就不必反對舊八股和洋八股了；

所以文學必有獨立的性格，自由的表現，纔是文學，是作者自己腦袋的產物，然而不幸文學這東西和文人的不長進相同，過去雖有文學啓發了政治，近來却是政治教育了文學，甚至文學界的流氓們喪心病狂的把文學出賣了作為政治的奴隸；文學當了政治的奴隸，文學的真義於是喪失。

北京的文客們，近來把文學當作搖錢樹了，今天你爭，明天我奪，又像文學剛從他太太懷裏下生似的，今天命名，明天戴帽，標奇立異，眩人耳目，記得不久以前高城鄉土文學，以及「○○文學」未喊響之前，又唱起什麼「國民文學」和「××文學」極度胡其說而無其道，你問他「甚麼叫××文學」，他當時一定目瞪口呆，可是不久就會想出來寫出來發表出來「甚麼叫○○文學」其內容大致不離以下數字：「建設：復興：體系：現實：領導：昂揚：一致：邁進：推動：使命：完成：一總之，集羣壁禱語的大成而已。

俗語說：「西蜀無大將，廖化作先行，這話我們認為對廖化將軍說得太無情了，近於污辱，讓我們不勝同情，因為廖化並不欺自傲，自作聰明，所以也未鬧出亂子，文場的廖化們，則反是，利用機會，翻天覆地，弄得烏烟瘴氣不知伊於胡底！

以前，舊文學要亡國了，產生了文學革命，而嚷起新文學運動，最近南京的「通俗文學」的運動，是針對洋八股而起的，這些切時弊的文學主張，我們不能反對，我們反對的是製造文學帽子的奸商（？），和利用文學假面而給加官的俳優（！）。

最後我們主張：不贊成給文學下定義，更反對「命名文學」，（或者說「戴帽文學」）。

顯得一縣長大都缺德了！這道笑話却也有深長的幽默意味的。總而言之，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有弊目來香，不須大風揚，要作好縣長，必須作出好的事實來，一紙廣告那不是事實的根據，是每一個縣長都能做到的事，因為有一點世事經驗的人都知「以君子自居者，常有小人之行」，若換一句話說「凡被恭頌德政者，必有惡政」，那麼好受民衆歌頌的縣長們，可以休矣！

救救今日的詩壇

海 笛

詩的陣容至現在永遠沒有建築起堅強的壁壘，雖也有幾個放煙幕的炮手，把詩與社會人更感到實力的機會，詩的獨自的價值表現出來，而剩下的只有空疏與寂寞，沒有自然的濼調。能，詩的價值表現出來，而剩下的只有

現，有人說詩是「自然的歌」而加以人為的形式。——「詩是最高意識的表現，是人類精神的最高表現，由詩的表現而表現，而詩的表現也是

以，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

克，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

的，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

小，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

救，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

人，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而詩的表現也是

由捕蠅談起

鮑風

蒼蠅總是討厭的，一找不到垃圾堆，便要嗡嗡，像是喧嚷着大道理，自然，牠們是在污濁中長大的。

有人這樣對我說，雜文是文壇的撲蠅工作，我想，這是有幾分道理的；但及至一提到文人是「不是應該」捕蠅，就不由得有些迷惑，「拿蒼蠅」是白玉霜底拿手絕戲，她現在已作古，但據說這戲昇遷了禁演；文人是「不應該撲蠅」，是不是也會被禁，一思想便想不通了。

倘文壇是果有蒼蠅，我想總還要捕捉的，這工作並不是兒戲，也是嚴肅的。捕蠅這名詞，委實委曲了蒼蠅，倘把地位提高，就所謂是「論戰」。

一個寫雜文的人，我想，是不以自己寫了雜文便榮幸。倘是有着人類本能熱情，則雜文不過是他忿恨或愛的記錄；而且他底論戰不是以一己爲出發的，他底心胸該是羣衆者底心胸，他是一個奮勇領導者向市儈，宵小，惡勢力投槍的。

倘怕僅把那些底面目具扎破了呢！就要免不了一場口舌；所以文壇上總少不了一些嘖嘖噓噓的事，像是熱鬧了。其實，這熱鬧實給文壇抹了一臉泥。

我偶而也寫些雜文，據說有人便不滿，紳士一點的，背後對我放批評，自然我也不會因這批評而氣餒；其次的呢！不過對我放幾支毒箭或挖苦辱罵一番，甚至出了特輯向我討伐；倘是正確的論戰呢！用不着一個特輯我也要做兩三合的，如果不滿是含血污人，我對之也只好沈默，人

們自然也會看清這裏的是非。

這不過是所謂惡輿論，但惡輿論也相當恐怖；中國雖有蓋棺論定這學說存在，其實未死之前惡輿論就常使一個人不能翻身，譬如有三兩人說某甲是二期肺病患者，倘不幸某甲生得不胖，哪怕沒有肺病呢！管保聽了上面話的人對他也要疏遠，而且這消息還要遠傳出去，終至任何人見了某甲也要躲避。又如惡少們覬覦張家大閨女不到手，便去造她和某人有姦情的謠言，雖是謠言，傳到別人耳朵裏也要對她有不潔之感，倘傳到她父母耳朵裏，管保她就要遭受管束和厲詰嚴罰。惡輿論便是如此作祟，而且，惡輿論若一光顧到某人身上，不但說它不淨，而且壞事都歸於他一人所有，孔子底話我雖不都贊同，但那一句「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我是佩服的。前面所說的某甲，倘有醫生可證明無肺病，張家大閨女也還有處女膜可驗；文人如果逢此惡輿論，洗白的方法便只是寫文章，這種事若一寫文章，便越交手戰場越大，弄得文壇烏煙瘴氣也是事實。

對於這惡輿論，如認爲其中還有幾分正確見地，我想就無妨正確地去討論，倘只是狂吠瘋咬，便只好看其生長，任其滅亡，如此而已。

關於論戰，今年使我知道好多事：譬如在上海，不知怎的打了一場詩人路易士底筆仗，這筆仗的起源我不大清楚；但攻擊路易士的人底言論是說「他窮得很，而且連居住也沒有屋子」，而路易士底回答呢！却是「我雖沒有居住地方，但書總比你們多……」這樣的論戰打得相當起勁

，而雙方都了了不起的高尙戰鬥者自居，不知是否也有些難爲情。

寫文章的姓名影射，我們知道還是章回小說的伎倆，譬如用甚麼武淑秋影射吳素秋之類，其目的不外是因爲知道某人底陰私藉此敲詐些錢財；小報上時常有章回小說原因不明的中止持筆，大半便是這壓一回事。這不過是舊的，倘未淘汰盡的無賴文人底行徑，但想不到這把戲也要運用在論戰裏；譬如有人批評梅娘底小說「魚」不好，却不對作品本身做批評，而影射甚麼「梅妃」底「魅」呀等等地惡意辱罵，且論起老婆不老婆的扯淡事，這些都與批評無關的。

在去年我和一個人有一點論爭，不幸他年齡比我長，便對我教訓起來，其根據的理由是我吃鹽也比你多吃幾年，我真想不到吃鹽也有這麼大的効力，打筆仗就各自較量吃鹽好了，何必動筆墨；以爲多吃了鹽，便要使對敵的人折服，老實說我是卑視的。

及至最近，却看到更哭笑不得的事，「蒙疆文學」出了個「出土特輯」對我圍攻，但張冠李戴，將我誤攻，其中一個詩人公然指我是一「真是吃屎孩子，不必理他好了」，這話順嘴說說，倒也無妨，不過出自一個歌頌月呀海呀的詩人嘴裏，就有污他底烟絲皮裏純，而想不到這種話竟也堂堂不慚地登出來。我呢！現在總是不吃屎的了，當年是不是吃過屎，我自己不會有記載，也未聽父母講過；就是果真吃屎；這也不過是生理現象，那位詩人從他母親肚子爬出來的時候，也未必就是已穿着西服，手拿詩篇堂堂六尺

男子漢了，也要由吃屎裏長大。我真想不出吃屎也和論戰沾了關係，這種口調若也算是論戰，我想也只好掛出免戰牌任其自鳴勝利而去了。

更有趣的是一位先生把別人底文章當做我寫的，而拋開那文章與那人，單單對我攻擊，除此而外，還勸我「色盲」，其實他本身便已患了色盲却不自省，此等人發昏得最可笑最可憐，也最可恥。

還有一位可愛的戰友，用劣箭錯將我當作仇人巴容君胡射一通而外，竟要扎我一針，讓我淌我底爸爸是不是英國人，這使我莫明其妙起來，固然，現在是擊滅英美時候，便向我投了這一枚炸彈其意大可不必如此作。

此等論客正是忘了自己底祖先及種族，甚至忘了同胞。這也叫論戰嗎？呀呀呀！文人，自然是寫文章的，但有的已兼着活動

，諛媚，巴結等卑鄙勾當了，這只當它是一種失常，但除了這些而外，有一種文人就運陷害，陰謀，告密等也無所不做的；而遭受這陰謀，陷害，告密的人，不幸就是容易得罪人的寫雜文的人，這却難委實是文人底生命劫，給予了文人不安，恐嚇與逃難。

這些若都算是論戰，實是論戰底大不幸，但清辯論者都大言不慚地以戰鬥者自居；如此在文壇的這片平原上便殺來殺去，都得很得意，其實那些東西哪裏稱得起雜文呢！雜文要呈那麼卑劣的東西，早就不能存留到今天了。

蒼蠅總是討厭的，因為牠而使人嘔吐，就是喪命也是有的；牠存在，沒有一點好處給我們，委實以捕滅為妙。倘因這工作勾起口舌或疵評，也自是捕蠅者所不當顧慮的。

「雜評」之評

「上元月」讀後」讀後

王焉哉

當然的，我們不能不承認「批評」是今日我們還尚在彷徨中的文學的鞭策，同時我們更應該知道一隻鞭子與一匹彷徨中的動物及一條道路的關係。場起鞭子，是想讓不肯走或走錯路的驢馬來走着帶些「勁」，往好道上走；但是既揚起鞭來就必需落在目的者的身上，真能打到牠正道上，牠走來也覺痛快的。人常說：「打是親，罵是愛」這話不是把我們的「文學」瞧做非打非罵不上進的下流東西，實在說就是有人來鞭之撻之還盡往歪道上走呢。既然我們「很鐵不成鋼」地為「上進而鞭撻它那就很可以笑一笑，拿出「後娘」有一「狠」來對待我們彷徨中墮落中的文學了。固然，有一幫我們的「批評」家，在冠冕堂

皇地騎了墮落的危險的文壇，得意地找牠不是人走所需求的目的「人」誰都會往好處走！每當有人揭發它那醜陋的面孔時，他還捨一張死不認的臉，來効一効「地方婆子」的作風！但是這有限的「罵街潑婦」是難以杜絕我們通衢大道之駟馬騰躍呢。

再有就是我們懦弱（？）得可憐的「批評家」了，今日之這種「批評家」不只懦弱得可憐，而且還委實多得多得可憐！我們所有的「批評家」中除去那少數「罵街」之流的一派外，就幾乎零零碎碎剩下了這絕對多數的可憐的一羣，他們倒有心矯正這錯誤上的文學，卻沒有「批評家」的意識，勇敢及能力，就好像常聽人說兒子殺父母是罪該萬死的，大逆不道，但是等到遇見一個

獲過父母而待逃的罪犯，他只會用手指點着他說：「你忤逆不孝啊！你殺了你父親啊！……」把殺父者的罪名呼喊著却不能伸手捉住他或想一個對待他這種行為的辦法一樣。不要以為能指責人的毛病（甚至只知是不對，而不能圓滿指出人家怎樣不對）就算「批」了一，「評」了一。這正等於拿粗鞭子抽一匹錯路的馬，却不能牽引牠上正路，走錯了，是誰都能看見的，要牠返回正路上來那當然是一批「批評家」的責任。

同樣，只能說某人的作品是××文學，或拿別人早造成的語眼填在自己嘴裏，發什麼；他被人家攻擊過嗎？你的作品是××××××；雖然出的集子裝訂的漂亮，也說不出是××××××的沒出息作品啊！像這樣根本就沒說出個所以然來的批評，夠多沒味；足證人知道你也會在某某人屁股後面扮過賤氣的鬼臉呢，抑是想過一過「批評家」的癡！同大會閉幕後頑皮的孩子爬在主席長官席上無意識地坐一坐一樣可笑。也許是為了一「稿費」的面子，而玩一玩「滑頭」文章，再不就是「寶不着」自己的高論，只好將被批評者的原作一張一張仔細抄下，起首時來一個劣意的介紹曰：「這東西是誰誰誰作的，在他這作品的序上就寫道……」把長長的序文騰上，寫完序文之後只好齊齒地拿自己的話連繫道：「由序裏話就可知道這作品的大概內容了，不過我還是摘錄他作品中幾句（幾段，幾章）大家去領會吧！」于是乎由幾句而幾段，而幾篇的寫一夥，寫得很多讓自己也過意不去了，而且手腕業已疲乏了吧！更不願多說，于是：「就上面的作品，可以知道全部的大概了，大家還想着他那次被人攻擊吧，他的這作品和他被人攻擊的那作品一個調兒……」未了；來上一半句無用廢話；什麼這本書裝訂很豪華啊，這是徒浪費啊！得不到什麼評價啊！……由此而終止，如是而已，看來長長一篇，而真正評者的話語，連標點算內只不過二百餘字，並且這二百餘字中也很難找出評者所感在那裏，不明不白的算怎麼一套呢；乍聽來一定有的讀者不相信，要以為是我的誹謗虛說，那麼，我敢說「大

「文運」

范解人

「文」一部雜誌評介之一

「文」一期的名稱，帶有「文」字，而「文」字又在名稱之首，如：北京之「文學集刊」，「文筆」；南京之「文藝兩週報」，「文編」，蕪湖之「文陣」。上海之「文友」，「新潮」，「文運」等……筆者總稱之謂：「文」部雜誌——有暇將陸續介紹給讀者。今先將「文運」讀後感記之於次：——

穆穆（穆中南），自由北京南下以後，在上海即着手辦刊物。先出版的「文運」旬刊，薄薄的小型刊物（護四張），出了三期，後即改為月刊，同時增加為四十二頁之大型刊物，裝訂，印刷，內容，尙稱硬整，可惜太短命，創刊號出版後即無所下文了。這也許是南方刊

物的一種風氣，做半年或八個月的夢以後，再復刊。但以創刊號即作終刊號的也不在少數。我們希望「文運」不要走此命運，因為我感到「文運」尚接近我們的理想。

「文運」旬刊，創刊於三十二年十月十日。第一期計有中南的「文藝運動在今日」一文，對今日文藝論述頗詳，內云：

——文藝運動在今日，喊的人似乎都習慣了，連自己都發生不了任何影響，至於聽的人更是疲倦了，連聽的時間都覺得麻煩，於是，喊的只是為了嗓子的任務，聽的當然也不會加以什麼可否。

在這樣互相都不負責任的情調下，我們不能不說文藝在今天已經走入最大的悲劇的幕前……又云！

——由這沉默的氣氛裏，充分的答覆？我們民族的性格，但相信這個氣氛所答覆的民族的性格，確不敢恭維是好的現象。

難道我們的民族性，除了逃避之外，再沒有勇氣衝破了他的苦悶，去實現他的要求嗎？甚或連表現他苦悶的勇氣都沒有嗎？……又云：

——關於風氣的問題，一向文藝是被視為小道，尤其和政治以及其他部門所分開，即使有利用文藝為宣傳品者，也弄得太露骨或說是技巧太笨拙，文壇在今日所失去的信仰，也是被這一類文字所造成的局勢，其實文藝本身即當一種

宣傳的意味，不必強迫而自然就有這個趨勢。在另一方面，自命為清高的作家，忘掉了現實，去談身邊瑣事，弄風玩月。演成這兩個風氣，於是，文藝的重要性被忽略之後，偉大作品的產生在今，是困難的了……又云：

——那些遠的問題，我們都不願多想，只求在今日的文壇上不要這樣的沉默下去，更希望關心文藝運動的朋友，大家以至誠的心，互相諒解，並且應知自己的責任和擔負起自己的責任，在刊物和出版權威者，不要有成見，更不要太商業化，在作者方面，應當重視自己的作品，不要以發表為榮，而要以讀者為中心去製造自己的成熟的作品……此外，傅顏長的「鋼刀」，雷妍的「山曉」，劉佩章的「論詩境與禪機」，葉帆的「某書生的手記」，楊鈞的「未付郵」，等……都頗可一讀。

第二期，有中南的「再談文藝運動在今日」內有云：

——文學本身就帶着一種偉大的使命與魄力，它會能影響於第二代人的生活，這個，我們翻開文學史，在魏晉時代的作品，影響了六朝時代的民族精神之散漫；十八九世紀浪漫主義的抬頭，影響了現代歐美自由主義的發展，這些歷歷在目的事實，足以引起我們下筆的慎重……又云：

——如果略留意今日的文壇，在些略有聲望的作家，多半是以「隨便」寫為主義，這個意思就是告訴讀者，成名作家就得如此才能顯得自己的頭的老大，這不是一件可悲的事件嗎？……又云：

——如果我們略一留意文筆人所發表的談話，還不都是異口同聲的說：稿費需要拾高。我並不反對拾高稿費，也不以為這是罪過，可是想到商人之拾高物價的可氣，而此種要求也是可恥的，我們提高稿費有理，商人拾高物價何嘗沒有其理由，只不過他們沒有一枝筆發牢騷沒有發言的機會而已。（注意，我並不擁護拾高物價的好商）我的意思是說，要睜開眼看，我們同胞的生活，我的生活和地位必要站在那些苦難同胞的上面的耐力！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能產生出偉大的聖神的不朽的作品……

此外計有柳生的「談小品文」，曹原的「我」和「線上」，田野的「匆匆」，一廬的「讀予且短篇小說集」後，其五篇文章。田野的「匆匆」是很精鍊的一篇小說，也可以稱為「報告文學」，是寫他和他的朋友到一個小縣裏去做事，匆匆去，匆匆的幹了一個月的，匆匆的又離那小縣城了。一廬的讀「予且短篇小說集」後一文，是批評極中惡的，每篇都有聯誼評述，其結論云：

雖然，予且先生的長處很多，但美點終於粉飾不了劣點，所以，這本集子只能說近來出版的一個消息，而還不夠我們要求的水準。

如果這本集子真的代表了我們的文壇，是見我們文壇之貨色的缺乏，而且因為貨色的缺乏，應當自知恥辱，用大家的努力來建設這缺乏貨色的文壇，雪掉這個恥辱。……第三期，計有中南的「鄉土文學」，雨櫻子的「文學體裁與時代環境」，柳生的「談新文藝腔」，東野平的「鄉居」，董帆的「死城裏的夢」(詩)劉曼湖的「滬遊雜記」，共六篇。

這三期旬刊，每期都有很豐富的「文壇短訊」這是使讀者所歡迎的。(希望「大風」也有此種報道才好。)

文運月刊，二月號第一卷第一期，三十三年二月一日出版。

我們讀了那發刊詞頗受感動，知道有人在那裏正在為文藝而犧牲一切，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敬佩，也該去效法的！

本期有「每期論壇」一欄，內有林榕的「關於文運」，趙文武的「鄉土文學和地方主義」，趙天人的「戰時文藝運動漫談」。三論都很值得一讀。

「論文」一欄，計有穆穆的「漫談詩之昨日今日與明日」一文，對於詩之新舊過去現在及將來，都有詳細論述。

「雜文」，計有上官等的「照了鏡子以後」，張金壽的「軼」，

鍾下人的「飢餓」，三篇。後三篇可算是雜感，與文壇好像沒有關係。前者則是對文壇而發的。

「天年春天，我寫過一篇小文，題為『新文壇的危機』；內容也只是拉拉扯扯的述說自己對於今日文壇禮拜六派和名士小品之再度興起的可怕。那時上海正有人們在討論「新文藝腔」的問題，這文章後來在「中國文藝」發表，竟被柳雨生先生注意，蒙他引錄在刊載於上海中華日報副刊第二六二號的一篇叫作「照照鏡子」的文章裏，自然在我這是很榮耀的。他在末尾寫道：

「這不是諷刺，也不是說笑，這是說老實話呀！可是，這也不是一兩個雜誌的問題呀！這是文壇上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同時也是作家們的問題，作者們和讀者們大家的問題呀！

「讓我自己來照照照照鏡子吧！」(七月十四日)

此「照照鏡子罷」，乃是指上海的文藝界而言，上海和北平的距離真遠，那裏的文學活動情形如何，毫無所知，偶而見到一二本雜誌，也大抵已過出版期數日，可以送到歷史陳列館編號陳列去了！——自然還是說如果還有可以陳列的價值的話，雖然這樣的時候又很少——。所以我不敢對上海的文壇有任何批評，不過如只就

一點膚淺的觀察看來，現在的這種禮拜六派小說的復活，甚至連插圖也仍舊改為紅玫瑰式的了；鴛鴦蝴蝶，才子佳人，又都應時上場，一概俱全。而且不知爲了什麼原故，一下子都犯了歷史癖，今天一篇憶張三，明天一篇記李四；其上焉者或翻文壇掌故，也許不到價值，下焉者則不過是「我的朋友胡適之」一流，或借以標榜，或用以炫耀，拿肉麻當有趣，自己也不知道其實是在扮演

一個可笑而且可憎的丑角。更有文人，挨餓不妄風雅，今天這個味，明天那個味，翻來覆去；夜壺翎扇，連家藏三代的繡鞋都作了考證和「記」了，還在未完未結，嘖嘖咕嚕，這其實是最可憐的一派，既到才子之豔遇，復乏可記之因緣，不得不花呀月呀，哎呀哎呀，其情也是很悲憫的。

「照照鏡子吧」：大家如果能夠常常照鏡子，那是很好的，因爲可以看見自己，然而不知道照了鏡子的結果如何，我們希望不是照了就完事，那就好了。……此外本文尚說到上海刊物較北平爲易，也提到「鄉土文學」等……「散文和詩」，計有黃雨的「荒城集句」，一鴻的「詩二篇」，

朱英麗的「願否」，施客的「採椒謠」，顧視的「燕地詩草」，南星的「遠別」，芳田的「記憶的網子」，楊子江的「憶」，穆穆的「初春吐筠」。皆值得細讀。

「小說」計有畢基初的「載着脚鏡子的人」雷妍的「改造」曹原的「制服」，蕭菱的「一隻狗的故事」，共四篇。

「載着脚鏡子的人」是描寫槍斃匪人的故事。畢基初的小說，由「盜甲山」起，我就愛讀他的，因爲其中有着一「豪」一「硬」的氣息。

「改造」是一篇非常輕鬆美麗的小說，楊先生將他的舊式的太太給改造了，在楊太太睡了的時候；因爲楊先生的意思在楊太太是不同意的。

「制服」是描寫小學生的家庭清苦，同時對小學教員的教授態度有所漫議！

「一隻狗的故事」是描寫一隻善變而忘義的狗，這是我們這時代裏常見的事。

「文運」是今日文學運動的初步，所以它以薄弱的旬刊而變爲強大的月刊，雖然僅出了一期就擱淺了，我想信它一定復燃的！因爲它已經種下了肥沃的種子！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於楚苦齋。

詩人的讀者

周南

梵樂希在他底招牌論文「詩中，會說過這樣的話：

詩人的藝術達到最高點時，乃是予讀者人生中最神聖的一刻啓示。詩人的目的是在和讀者作心靈的共鳴，和讀者共享這最神聖的一刻。這話看着雖然簡單，可是牠底含義却很深厚。下面我分兩點闡釋一下。

第一個目的，一面在告訴我們詩的偉大在那裏；一面警惕詩人：好詩是不容易寫出的。還恐怕也就是最大的主旨吧！

第二個目的是在不言中，不過可以申到。可以這樣說吧！詩人

的職務既在和讀者作心靈間的共鳴，故此他一心要把心得的去培養他底天才；因為好詩的母親就是「心的刻苦」。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詩人的「下手」既然是讀者，那麼「下手」的好壞，與他底目的能否順利完遂就很有關係了。假如說詩人的詩寫的很好，可是他底「下手」不能承受；也就是說，他底讀者不能和他作心靈間的共鳴了。

這時候詩人悲哀了。他自以為他底詩並不難懂——其實也不難懂；可是為什麼讀者不能賞識呢？這個咎責，依我看該讓讀者担負起來，因為這種情形，祇在詩之素養欠火候的讀者身上發現。所以說一位詩人的理想讀者，最好也是一位詩人，尤其希望是位與自己心情相近的詩人，明乎此，夏倫坡奇愛波多萊爾也就不為怪了。

日前為朋友寫了一首小詩，

中國文藝舊本用了不少笨刀氣，一心想了解他，可是結果還是莫明其妙。責任當然在朋友這方面因為他們為他們底「詩之修齊」還不够深。阿詩是這樣：

他是好夢中的一個，
幻想於幻異一千樓的。

你是天空的胸懷；
林木不是你的，

是海，是天的。
拜訪于夢的家的。

你是海底的化石，
海有奇異之歌如雲烟，

有六代的騎士，
貝殼的衣裳，

你是好夢的一個，
好夢是隻船。

——題，范一民作

這首詩寫的雖然很有風致，可是也到有點兒神秘性，因為作者用的是象徵的手法。不過要解了他

也不是很難的事。據我看：把第一句與末句觀照一下以後，再以句作作索；這樣去讀，敢保立桿見影。

用象徵手法寫的詩雖然有點兒難懂，可是待讀懂了以後，意味也最深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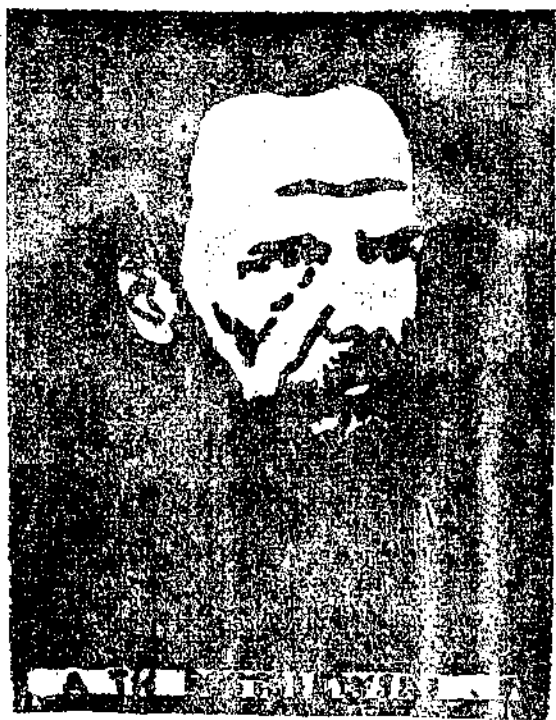
梅拉美會替象徵派的詩下過一個明確的註脚，現在抄下來轉獻給想讀象徵詩的詩人們。

「指明對象，就是把詩歌所給與我們的滿足減少了四分之三。因為那樣一來，一切的美都漸次成為鮮明的了。喚起關於對象的觀念——那是詩人的空想。這種秘密完全的適用，便是象徵。為得藉助對象以描寫一定的氣分，或者反之，為得由於選擇某種對象，解明該對象以刺出其中所給與的氣分起見對象漸次地喚起我們關於對象的觀念，是必要的。」

陀思妥夫斯基的秘密

(中山省三郎著石郎譯)

據傳說是陀思妥夫斯基常愛說些糊塗的話，「那作品不是我不喜歡的，然而我也想更努力地去做準備，去費時間地去做成它。為了金錢，不得不草率地去寫，我為這事覺得非常遺憾，若不是這樣，也許還能寫出自己更喜愛的作品來吧。」然而，對於長篇作家陀思妥夫斯基的沒有準備什麼類似準備地在這十多年之中，所寫出來的新的研究和文學的貢獻，至少也十足表示出他不是像那般草率地去寫作的一流人了。尤其關於「罪與罰」「白癡」「惡魔魂」「卡拉馬佐夫兄弟們」等的草稿，這些作品更是說明了他是在足以驚人的準備之下而寫成的。前些年，我會得其中的二三種，可是



現在我尤其痛感着像這樣偉大的作品，不是以那種單純的靈感以任何什麼，能信筆寫成那樣容易而寫成的東西。

「白癡」的主人公拜訪那將軍的家，談到關於本格的事情時，問到他「那麼，有了讀與寫的心得，也就能正確地寫文章了吧？」他回答說「唔，寫是很能寫出來的，他對於「那是再好沒有的了，那麼寫法呢？」的質問，熱心地去答覆說「寫法是高超的呀。在這方面，我一定是有些能耐的吧。關於這方面，說我是善書家也未嘗不可以吧，若不熟悉些什麼試試看吧」於是，不但試寫出來筆蹟跟本的字，甚至連字體都加以說明了。當將軍一看到公爵送來的樣本時，就驚嘆說「噢，簡直就是字帖呀，而且是很漂亮的字帖呢。你來看看，加娜，」及至聽到公爵的說明，更感佩着了。你已經不單單是一個善書家，還是一個藝術家呢。」

實際上，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像「白癡」裏的公爵一樣，是一個出眾的善書家，就是在俄國作家之中，也幾乎是沒有可與他比肩的。當「白癡」裏的公爵環顧將軍的書齋中的書架而羨慕的時候說「您府上的文具，是真講究啊，並且有多少鉛筆和鋼筆呀，還有不是怎樣堅硬的好紙張呀……」後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夫人對加娜加上註釋說「作者也是用中等文具的。就是對於草稿，也用用格子不大清楚的，質地好的，強韌的紙張去寫。鋼筆也是用上等的，筆頭尖尖而且耐用的，可是，僅僅對於這種意外瑣細的地方，也決非是我們單純可能想得出的。」

他穿連起來的一串串珠一樣，充滿着美麗的書法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草稿，在那些草稿中都是百尾一貫的記事，在一個小說的構想中，是有散佈和插圖（這當數描寫哥德式建築物的細微部分）或市街的名字，或寫出某某作家的名字來，抄寫報章上的記事，也時常有草稿是顯而易見的。

主題也不是沒有定形式，因而，甚至連外部所有所有的場面，登場人物都不能全部齊備的場合，寫得不能明晰的時候也不少。

雖然如此，可是，我們詳細地去研究這種草稿，我想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的研究上，乃至一般的文學理論的研究上，也是有着極深刻的意義的。那不僅是單單在文學作品的技術一點，我以為在觀察一個作家的成長底歷史或世界觀底發展上，也是一件貴重的工作。

「罪與罰」只是一種很快成就的普通構思的腹稿。把這腹稿起來，再整理記錄在草稿上的一些材料，加以組織，就成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渾然的一篇。有些斷片（比如像「拉思克里尼科夫的告白」）僅，加以比較極少的修正而已。（對於「白癡」的草稿，我們且不提看它是各種備忘錄的羅列，而不是像這般有風格的整理得很規矩的東西）。

如果根據草稿來看「罪與罰」彷彿是比較容易寫成的。然而，至於對

這小題目所隱匿着的構想和意見，却都是改寫過許多次的。據說作者最初就想得很清楚，那便是想寫犯罪和刑罰的故事（即犯罪者的良心的經驗）。因此，主題的考察也便得以特別單純，登場人物的配置也比較容易順利地運轉得去了。

可是，小說的卡頭，在進行寫作中，是會發生種種變化的。給卡拉克夫的書簡中，作者雖然已經說到這小說的題材，但如依作者所說，這將是一個犯罪者的心理的報告（事件是現代事，今年發生在聖彼得堡）。是一個會入出身，被大團團圍，過着極度貧困的生活的青年，由於不能離開藥物和不安定的想像，某種奇怪的「不徹底」一漠然地被流行在社會上的思想所誘惑，決心要「一脫離自己的苦境，他殺害替換他錢甲的九等官的夫人，老太婆，奪去其錢，以使生活在她下的自己的母親幸福，並去搭救遭受房主人（好色的）的毒手，而將瀕於毀滅的敲着「家政婦」的妹妹。從學校畢業後，被到外國去，（以後）做一個一生都是正當的，不屈不撓的人，想完成一對於人類的人道任務」，這是怎麼做，已經不用說，罪惡要消滅的，而且，她還變了，是糊塗虫，是心地善良的，是純潔的，並且，自己也不知道是為什麼而活着的。若是這樣，只不過把這道行為，加在連一個月都活不到，就將就會自己慢慢地死去了的老太太屍身上，一面罪者而已。於是，他憤憤地完了，那犯罪行為，同時也就感到和人隔絕了。

在這種題材下拉思克里尼科夫的犯罪的動機是二重的。然而，在小說上，對於母親和妹妹的關心沒有顯現，權力的思想在顯而作梗。就是採取這種動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為是過於單純，過於積極的。因此，他把犯罪動機始終是爲了追求理想的犯罪，結果，是將其動機放在抽象或觀念上了。

借着他（即拉思克里尼科夫的）姿態，在這篇小說上，表示着其路的意圖的意見，以及對這社會的尊大和輕侮。他的思想是這社會，放在自己已的權力之下的。專制主義是它的特質。那特質對於他，反引他走向相反的方向去（？），至少也是早且抓住權力，得到財富，殺害的意念，形成一個輪廓，浮現在他的腦中。

並且，在草稿中，更加強了苦難的思想。拉思克里尼科夫在作品中，若比較草稿，更是被單純化了的，於此相反，安德烈卡勒夫，所以，他極端暗示去描寫了這個。

在小說中，尚有由山效果上，可能覺察到直接的，露骨的局面。「罪與罰」的最初的豫定，應該是用拉思克里尼科夫的個人底告白形式寫的。因為作者注意到「那麼，爲了描寫某兩小部分，反倒失去了描寫，而且也難以想像爲何而寫的了」一點，便立即放棄了這個構想，決定用告白和日記的混合形式去寫。總之，拉思克里尼科夫的客廳底告白，假如

是用屠介壽夫寫「初戀」一般的形式去寫。那麼，日記也應該加寫進去。可是，這構想也在執筆寫小說時消失了。只是收集在草稿裏，做爲「告白」的地方，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罪與罰」和那所以是幾乎相同的，對於那文體，該是可注目的事實。

「白癡」的草稿，證明了這小說不是像「罪與罰」一樣容易寫成了的。

「這本小說的構想，我從老早就愛着它，但是，因爲太難，許久也沒有動筆寫的勇氣……這本小說的主要底構想，自始至終是在於描寫心地美麗的人類。所以，在世界上，沒有比這再艱難的工作，尤其是在現在……美麗的東西——這就是理想」。寫完了「白癡」的第一篇時，作者在由丘訥寫給任兒的信（一八六八年一月一日）中，雖然說了像上面的話，但是，最初這篇小說沒有用主導精神去寫，所以，思想之類也便顯得不分明了。當這分明了的時候，就是好容易工作結束的時候，在最初是先把一切都建立在登場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上，把小說的材料，藉基督教的道德的抽象的觀念，連繫起來的結構。和基督教的道德相對立的人類底情感的叛逆，恐怕這就是在「白癡」的草稿中所看出的比任何地方，尤要深重一層的作者的課題了。而且，由於這種情感的衝突，情緒的錯綜，陀思妥夫斯基是要我丟出平想像的苦心的。

「白癡」起先預計想寫成和草希金公爵完全對立的人物，一由於母親憎惡他，他被人看成白癡了。養活家裏的人，人們反倒以爲他彷彿什麼也沒有做。這對於他，使他患了神經性的癲癩。他秘密地向已有婚約的妹妹許懷裏曲。對方的女孩子嫌惡他，輕蔑他連僕人都不如。（一面送那女孩子一邊就在街上和她接吻）女孩子知道他戀着自己，而去調戲無聊已極的他，使他熱狂。女孩子是二十四歲。如此某一個時候，他對米紐妮施以暴行，在家裏放火，聽從女孩子的命令，燒了手指。白癡的情慾是熾烈的，愛的慾望是灼熱的，傲慢性は無量的，他想要由那傲慢性來抑制住自己，以克服自身。在屈辱之中發見了快樂。不明白他的人嘲笑他，明白他的人開始恐懼他了。

家族關係的錯綜，由愛至憎，由憎至愛的推移，野蠻而任性底行狀的連續！這些是最初的計劃的一般底情調，在這混沌之中，是作者所以迷了途徑的。那是單說，以這些是不能構成小說的——因爲缺少思想。思想的探求開始了，這探求充實着草稿。

在一八六七年九月，叫作「一聲」的紙面刊載有我們所閱讀過的訴訟案件。是少教養的貴族的家族烏梅思基家裏的人，苛虐家裏的女兒奧里卡。一將滿十五歲的奧里卡，因爲家庭的暴虐，受到極端的冷遇。她幾次地想脫離開父母的身邊，想步自殺。爲絕望和復讐的發作所驅使，她甚至

放下了四次火。有時離開家，有時在家裏。」

這裏，陀思妥夫斯基直感地嗅到了彷彿接近着自己的某種骨肉之愛似的東西。爲復讐而放火的情緒，充滿了「白癡」整篇草稿。

「叔父還是在很久以前，遇見烏梅茲加的，那女人和白癡一塊燒毀了家屋。白癡凌辱了她……叔父要她和烏梅茲加結婚。得黃痘病，將頻於死」尚有一因爲憂愁，燒掉家屋，以凌辱烏梅茲加。」

雖然陀思妥夫斯基是早就放棄了這個訴訟案件，但由他的根本的主題，那思塔霞，菲利勃那的性格，也因爲採取另外一個形式而成長，被凌辱的純潔的悲劇——那思塔霞，菲利勃那的悲劇就正在此。而且，被虐待，被侮辱的孩子米紐妮變成在他的面孔上被蓋上一宿命底苦難的「錢數子的眼睛也像發覺似的美人」了。和這同時，白癡的性格也爲之一變。

他從被情慾所壓迫，像虛偽的惡魔一般的，並且卑視自己的人類中，以基督教的意義，完成了它，變成充溢了慈悲的觀念底「貧窮的騎士」。

「這就是表示出白癡的整個性格底場合。事情是這樣的。白癡住在沙爾特夫縣，當她（那思塔霞，菲利勃那）被男人拋棄了時，他收領了她。在他身邊，她生了孩子。因爲苦惱和狂暴（對自己的被棄），她罵他，嘲弄他。但是，後來她委身於他，終於愛戀上他。他向那女人提出結婚，然而那女人逃脫了。（我是瘋子，我是不乞求寬恕的，我是污穢的）」

這插語是極有條理地在「惡靈」上被完成了。那是霞特夫接回重歸來的妻的孩子，到自已身邊來的地方。兩個主要人物的相關關係，已經固定，白癡的性格，完全被變更。某種他的特性，被轉移到拉古晉方面。其他被放棄，以後在「惡靈」中，特別在思太勞金的風貌里，我們可以窺得見。就是由這兩三點來做，「白癡」的草稿，對於研究「惡靈」上，也是不可或少的。

「白癡」不是像他自己已告白了似的容易完成的。他雖然在草稿中寫着「對於白癡，沒有出現主要底思想」，然而，這主要底思想，若是如此，就將極端地變成對立的東西。此如——所謂小說的主要而且根本的思想，是在於他不得不把自己想做是有上帝那般的傲慢性，同時不絕地想做像不能是真正的，那般不得不執拗地侮辱自己（是那般鮮明地分析着自身。這觀念轉換成爲「已經近於小說的最後」——「公爵是一個基督」一句簡短的話了。這種主要人物的變形，陀思妥夫斯基是以不斷的探索，來表示它是進展着的，另外的主人公也蒙受到同樣的變更。比如最初的構想是那思塔霞，菲利勃那在婚禮的前夜，逃到娼妓家去，就在那裏遭到了死。阿古拉和公爵結婚，而拉古晉又和阿古拉談着戀愛等。這樣的構想，幾乎到草稿的最末頁，還在繼續着不斷的動搖。這樣，結果雖然麥什金公爵應該是一美麗的人類——「基督」，然而，對於陀思妥夫斯基，到底是否是被清晰了的人物倒是個疑問。

就是在「惡靈」卡拉馬佐夫兄弟們的草稿上，也曾碰到各樣的問題。「俄羅斯報知」連載「惡靈」時，因編輯者卡特哥夫的意見，刪去主人公訪問僧院的一章（在吉卜僧正的庵室）（普通稱之為「思太勞金的告白」）的事，已為今日的讀者所週知。然而，這事實，依據「卡拉馬佐夫兄弟們」的草稿，應看做是使之和關於曹西瑪的部分相照應的。

在「惡靈」的草稿上，現在我們看出第三篇第二章「發典的最後」該寫在第三節。在那里寫着如左的事項。

- 一、將軍的談話。
 - 二、尤利亞，米海路那的狀態。對於將軍的民衆的態度。
 - 三、舞蹈的開始（「四班舞蹈曲」）。
 - 四、列母克的精神錯亂的確信。傳說。
 - 五、民衆的言論。
 - 六、彼得，恩德巴諾其。尤利亞，米海路那的話。
 - 七、酒場中的酒宴。
- 這些表示出挿話的逐次性。然而在刊行本上，那順序成了這樣的了。
- 一、傳說。
 - 二、酒場。
 - 三、舞蹈的開始。
 - 四、尤利亞，米海路那的狀態。到母克的行狀。
 - 五、將軍的談話。
 - 六、彼得，恩德巴諾其。
 - 七、文學的四班舞蹈。
- 在這樣細微的地方，我們也可以看到陀思妥夫斯其的技術的發展。

由「罪與罰」一起，到「卡拉馬佐夫兄弟們」止，這些草稿的研究，雖然提供我們純技術的問題，但當我們更更仔細去觀察這些時，便可以具體地看出來作家陀思妥夫斯其在他的作品上所重視的是什麼了。

三四年四月在北京

『此篇係摘譯自日本生活社刊行的中山省三郎所著之「露西亞文學手帖」中』。

英雄交響曲的論解

崇樂

斐多芬的音樂，其豐富之內容及崇高之觀念為今日吾人所深信無疑的。但其價值之高貴是如何發生的呢？此真使吾人不易窺知。實在說起來它創作秘密並非能以從外部觀察所能知道的。斐多芬藝術之高貴若從表現在外部的東西去理解，必不能澈底觀察出來或有人以為這種光輝作品的產生一定是他優良環境而造成的吧！其實這種觀念正是錯誤事實上乃與此相反他的環境決不是優美的並不像他藝術那樣的高貴不但如此，即他遺於後世的偉大作品亦多平凡之語不過是因為他以異常天才的力量超越了他的可憐與煩惱所以他的音樂的美是內在的，含蓄的，偉大的當時德國的政治與經濟都很落伍雖說已有了哲學觀念，但超脫現實的藝術，尚在萌芽時期，唯有斐多芬因為具有藝術天才的敏感更有後天的努力，才成最後的成功。所以那種他內心的鍛鍊，和與日常環境的種種障礙，奮鬥的精神，造成音樂的根基。雖德國古典音樂缺少與外界直接的接觸但斐多芬的天才與努力才產生偉大之體系，形成音樂界上的珍珠給音樂藝術大放光明。

斐多芬之一生可說波折很多與麗哈那不幸的二度結婚，兒女成羣，一生為教會的管絃和王侯的樂長那樣的人大不相同，與勃拉姆斯那樣的優良環境，也不同斐多芬曾有數度戀愛但一次也未成功，幼時曾積極求婚過，却被人拒絕了，以後就悲觀起來便作了篇寄於永遠戀人的書信，想使看到這信的人向他表同情，由此可知斐多芬的戀情很濃厚，但據說較之實際稍為偏重這種失敗經驗也許能磨鍊他的志氣，可是恐怕不能僅以他失敗的經驗而提高他人世觀念，其戀愛之蹉跌亦未必不與其日常生活經驗相同，斐多芬若將他失戀的身心毀滅，也許就那樣地墮落下去，斐多芬在他寫的書信裏會說過：「自己若將戀愛的精神力量消滅的話，自己的藝術也恐怕不能成功了吧。」

不但是戀愛就是他的境遇也不好，最厲害的是失去了作音樂家的感覺，我們要當故事說起來，雖不感到很大的傷感，要仔細想一想，實在是很可憐的，他晚年的絃樂四重奏曲，就是耳聾後所作，有人說很平淡，亦未免判斷太過而簡單。他努力與失聽之痛苦歷經奮鬥，其掙扎力之大，恐難過我們的同情，說到經濟方面，他也比一般人貧苦，幼時還很富裕，後來漸漸的花窮了，晚年更迫於清貧，死後所能留遺下幾個錢，是因為他不甘於貧窮而奮獨立不羈生活唯一之手段所致，由此也可看出斐多芬自己所說

的話來，斐多芬的善良弱氣，愛憐之情，很可被描寫的。受了這種狀態的種種苦勞與煩惱，我們可以知道九女神（當文藝美術之神）的賜惠並不是很容易的，所謂苦惱是預備藝術用的材料，斐多芬就是由此而生出所謂歡喜之嗜好物，大概誰也不知道吧。他的苦惱與藝術相關聯，其日常之生氣勃勃亦有細加解釋之必要。如此歡喜是由此而生，大概他的天才，就是從這紛雜煩惱之中而生出來的吧。這中間距離相差很大，此皆以境遇不良而遭受種種其意志，而致隨其所感，竟著有極多傑作，此乃天才也。其足浸於泥土之中，其頭達於天蓋這天測測是不可輕於一試的。

英雄交響曲是根據種種小說說而揮灑而含華麗。所以可以說英雄對象，我們可以看出得出來他不像別的交響曲一樣，和其根源在於內部的作品，而目不同也是以活躍於舞台的戲劇為形而為背景由日常生活的煩雜而呈完全解放之觀念，但把此交響曲之實質與頭至尾就拘於英雄的形象，其實非正也。它仍與普通作品相同，做德國古典音樂之系列，必須把這背景內的直觀，其直觀與外界生動之刺激，在進行於其直接聯繫一點。此交響曲有唯一無二之性格，但其本意依對於被置於可憐的狀態而寬解，其需求就產生了這交響曲。這創作真的被舉用了若想一想海倫與德門的遺書為了以後，大概就可推測得如其意義。斐多芬遵守其遺書而遭厄運在涯之危機，他音樂家的名聲確乎是很穩固的。他的鋼琴伯爾狄德魯早已把這悲劇版了，作曲家承襲海倫之遺書，很顯明的是也，但其作品亦未必一定成功，譬如一般人對其最大作品第二交響曲之酷評，就是適當的例子。最厲害的說：『不知誰造的怪物，被刺而猛烈的鼓動，雖然鳴彈振扎流着血，仍是空中狂暴。』這確實是這曲乃否教實不能把這精神貫注，而於其精神之高邁，昂昂之表面，決不是日常的樣子吧。就如在利和休休這悲劇遺書中所說的，本來人之經營是好社會的，而人之交涉，可相識識之終始能成立，在何時代在何社會都是一樣，斐多芬苦心創作的交響曲被人罵罵是不愉快的。還有人向他反復的說給他聽，你不要介意那，那仍是精神高昂者，決非日常之精神狀態，對於這一點斐多芬不論斷和話，並非竭力強辯，這世不能想為內而性調，要看過海利根休達脫的遺書的就可明白，他這是一對一般的人不能說的話，他自已常說，人家能在這悲劇見笛聲，而我不能聽見，這是如何悲傷。這種怯弱的心靈藏在斐多芬的靈魂之中，是吾人所不共諒解者，斐多芬那時因為受了耳聾或定病癱瘓身，以及他所戀慕的球爾曼脫其茶耳脫等種種打擊，他感到身世完全沒了，可是他的人生至此也算完了嗎？如果身體生活着，而精神喪失，不是活屍體嗎，斐多芬未致悲觀，仍是他偉大的地方他不僅以意力自然恢復，較此還大的力量，就是他能奮起，能將他大的力量合成一氣，把他受束縛的煩惱與苦惱完全驅除，這是最自然的解決，拿破崙與坡拿巴爾特從法蘭西向全歐洲放射的雄威之象圍氣，緊迫了他的周圍，斐多芬對此感應，在這時覺

悟了人生之實義價值能恢復固有意志力，遂以全副精神傾心埋頭於作曲。英雄交響曲就是在這時候不由得產生出來的。

英雄交響曲正是在這時候在這種情況之下而作的，由於拿破崙與波拿巴爾特之制霸歐洲果於此時之塔爾，拿破崙是代替法蘭西而致力於世界新秩序之英雄，是代替封建貴族之平民英雄，是無名氏宮廷之英雄，這對於斐多芬是極大的刺激，是極大的興奮，多芬於是無名氏宮廷之英雄之兒子，拿破崙是個酒鬼，是精神與肉體皆破者，是從社會的下層階級掙扎而出身，這因為在這種環境內當然是被提高其精神，同是戰爭終日努力磨練本領的，在這種環境內當然是被提高其精神，同是戰爭關係他爲了拿破崙而奮鬥，這是在從政治局面而迫來的激勵，是輕易見不到的，他的交響曲可說不希求這種激勵的根源，第五交響曲有些意思是在戰爭的交響曲，但它是像受了英雄的拿破崙那樣的有烈烈存在之根源，那即實說是在精神之由的人類奮鬥戰爭，那時他同時寫了篇『英雄交響曲』的詩，其對象不是政治局面，而是田園風景，田園是在精神與交響曲的形象之中而再生的，第七交響曲也是對於這點意思是精神與奮鬥，是糾葛的，第九是等於包括全交響曲，祇有第三英雄交響曲是例外，英雄交響曲迫於把這全圖接收收入作之內，英雄於此意思是天下無比的作品。

這首曲的寫作共計於一八〇四，在寫作這曲以前，那時斐多芬認識法國大使伯爾那道特將軍，因認識將軍而能得知拿破崙種種事情的機轉，因此曲完成約當時，其原稿之一部曾經大使之手，送入巴黎於此曲之完成本與大使無關，斐多芬於此曲之動機於何時？我們不很明白，即使斐多芬無時定之英雄感，斐多芬胸中已寓有這英雄性格的交響曲吧，在他以這作品中，見到拿破崙的偉大與其是看一着第二交響曲的戰爭性格，便可以明瞭，但這就像交響曲英雄那樣的明確而寫的，大概仍存有以拿破崙的偉大刺激他，恐其破裂之刺激是在斐多芬之中而先加強英雄的準備，集中散在的，貫其主眼而編成交響曲的音像。

英雄交響曲的各部份並非全部指拿破崙而寫的，其事實亦足以證明的。第二章奏送進行曲之主題，早已於一八〇一年的開始素描了，最終一曲之主題是基於作品三十五號鋼琴用協奏曲相同的波勞買退斯音樂十六號號頭之主題已於一八〇一年前年着手，所以這些樂章，恐是斐多芬英雄交響曲之伊泰而托打精神危機以前之萌芽。至一八〇三年着手的第一章與第三章，對其交響曲，須思索其觀念與音樂之確立，第二章奏送進行曲，若依照斐多芬友人伯爾特利尼的話，則奏送之戰死亦可說是機緣，若是依照柴爾尼，則英國的將軍沙拉爾夫，阿巴庫龍比於一八〇一年三月因阿來起桑道利亞之戰而負重傷，不久即陣亡那也可說對此而寫的，但因根據柴爾尼之證明同伯爾特利尼的話究竟那一個真實或那一個近於真實呢？是難以判斷的，再者伯爾特利尼說此交響曲之着想已

於拿破崙之埃及遠征（即一七九八年）發端，這也或者可能，可是說斐多芬對當時法國政治的變動不感興趣或抱反感的事是無證據的，我們想像他或者感到興味，這也或者就是英雄交響曲的直接起源。藝術家努力各種想像描寫空想，其中最少的東西至後可給予以真實的養分，始能着手現實的創作，這個我們在他的第九交響曲上也可以看見，那樣想像的範圍，業於一八一二年或一八一五年能以追溯，但第九交響曲創作的實際開始是從一八一七年至次年在這覆伏的期間當其實現之初，亦不過得以其權利英雄交響曲，若是說在那時候已經用意的話，那可就難說是交響曲創作的實際開始了。

在一八〇四年初在佩德羅完成在斐多芬書齋的桌子上放着據里司說那時候在書皮上的上部還寫着布拿托托在最後而寫着斐多芬當中的這白那時候里司伏來了拿破崙就任皇帝的通報實是有名的史話啊。斐多芬勃然大怒說：「他這樣平凡而始終不變的東西，敢落為名譽的奴隸。現在蹂躪人類的一切權利置自己於高上地位真是暴君。」這樣說着就往外，把書皮撕毀揉成紙團擲到床上了。

這句插話是足以信信的，在各文獻上都登載過，假使斐多芬不那樣立劃撕破書皮，則不疑其憤怒，所以當初寫的題目，換作現在的一稱讚一個偉人的追憶，而作成的英雄交響曲云云一題目其不能否認斐多芬的觀念在這裏是一個不得已的權宜，把他從沈滯驅赴於情的作曲的政治英雄，在他之中，繼續以理想英雄的姿態，那不但直接影射於交響曲的第一樂章，且以前養育的種種機絲樂章，亦從屬於此色，攝於其強力理念之下，其理念養育於斐多芬，且已充分音樂化之後，再實現於這正如反對似的，再會拿破崙在此場合，所以被視為無價值亦是當然的趨勢，這個事情，斐多芬不拘於英雄交響曲一切實的刺激於其根抵，立於其內的直觀之上，於德國古典音樂之傳統表示，於理想忠實而少見的信念之徒，這樣倫理性與藝術的手法結合的微妙，實為吾人所驚奇也。

第三交響曲，在斐多芬九個交響曲之中，是區別劃分時期的這是說過多少次的，這還是所謂粉飾第二期開始的火把是很顯明的。同時代所作的鋼琴巨人的作品，例如五個特委夫阿巴宵拿丹也是被指摘的特徵，由曲之形態脫離原來之規模極為複雜深，樂想之流不期完成最巧妙之主題操作，一音之動作亦被負於力強之陰影，切合於前時代型節奏鳴樂形式，與交響曲形式大概完全拂拭，所為型態而型感之感，在任何斷片要素中亦不易看見，裡薩所以之複雜龐大，是因此為始而得盡其表現，對於第一部與第二的擴張，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第一樂章上提示部主題之充實展開部異長之膨脹，再現部之變化，結尾之玄妙，解決等對此交響開始確立斐多芬的特徵，第二章業已沒有如充滿第一及第二青年之心情樣的憧憬那在斐多芬全樂曲之中其影響而重厚的度合是不很多餘，死是濼濼人生的，英雄之於死，可說是最被稱頌的，在英雄讚歌之中，也許有人疑惑怎麼會

有葬送進行曲呢？那決不是奇怪的事情。那或是他逝去青春的觀歌吧！總之斐多芬已經是成年人，不容易看出兒童氣來，到現在音樂與人生還有幾分隔離，這沒有那樣富裕，那是親身運絡融合的，那自然是曲的內容，而只是形式。

第三章是豪壯的諧謔曲，這與第二交響曲的諧謔曲比較，自然很明顯的有差別，其最後終曲，燦然的變奏曲技巧的展開與移行部及展開部之充實的樣子，很充分的可以想見斐多芬的成熟。

這樣於他交響曲的第二式，獨立了。這九個交響曲，是斐多芬作品中核中最強有力的一個那要選第三的軍大意義自然可想而知了，他若是以海林根休達特遺書所遺留的絕望危險，而不能有這樣偉大作品的話，世界上的音樂歷史尚不知如何變更，我們也許終究不得知斐多芬真正狀態，最低限度後一八〇四年到十、十二年驚人的充實期諸作品，如第四及第五鋼琴協奏曲、四重奏從第四至第八交響曲，尤其第五第六第七等，一聯巨人的作品恐怕也難予我們，由於第三而確立的生物子法，是為成爲這些一切根底的緣故，其手法是把時代的魂魄通過自己的經驗，以俟最後強之天才實現的。

最初斐多芬之樣式的成長，以定式來表明維本的是這樣說：「斐多芬之方面於第二式，在人類精神中之中，是對抗傳統為獨立鬥爭，單獨感覺充分之人類對現時世界；人類為經營此世界者完全是並列成所實行的魂魂活動，而按照他所居性的狀態規定條件，無奈何也逃不出其所授予之影響。」他又說：「對於最初的兩個交響曲偉大的詩人精神是適應海頓莫扎爾的現狀的，此外的六個是對於斐多芬的精神給予以斐多芬的形式。」一「一般人認識於此及急迫之時期是開始於志留拉之於一「工匠與戀」一「弗特斯高」格台之於一「油樓台」一「該茲」一「斐多芬是任其既存在之權威而不得不開解，所以必須去克服他最初權威界以內之傑作，對其權威之勝利，而獲得了為急迫時期之手段在權威界限以內之傑作，以得允許他有效的利用斐多芬從傳統的形式而來的自由，於奏鳴樂四重奏，交響曲，到達他自身制人的形式從無形式之自由，從一「該茲」一「該茲」他的偉大精神而彼領導到形式上去為求其表明他的形式，志留拉與格台返古把自由闖出來，斐多芬是古板的從海頓與莫扎爾脫向着自己而進行他個人的形式，他的獲得是對於那些詩人的後進，希求形式的志留拉，其最初古風之報酬是「道可路斯」格台是一「担掃」斐多芬的「道可路斯」於他這線聯關之第三交響曲，是被人誤解多決的英雄交響曲，「是這樣說的，我們對此曲越欣賞越感覺其高尚，同時可以想到在他全部作品中占重要之價值為一般人所確信。」

第三交響曲的初次公演是一八〇五年四月七日的星期日，出版晚一年茲將演奏上注意點在下面：「改交響曲較普通之分量高，所以在演奏時以在音樂開始後立刻演奏為宜在第一個曲序曲或協奏曲完後立刻演奏亦可，不然則聽眾因聽前邊曲子而疲乏的時候，恐有失其效果之虞。」



作堤曉耿

圖繪維王

大會分什麼職務，宣傳，文書，庶務，會計，遊藝等部，部下有科，科下有股，像什麼照像的，搬佈景的都算一股。這大會職員，差不多站全校學生半數，那半數都是演員，即或來個口琴獨奏，吹個蘇武牧羊，也是演員一份子。人這樣多似乎還分配不開，有許多兼着職務呢。

舉全校學生，都努力籌備遊藝會，沒有一個上課的，仍等於罷課一個禮拜。想出去玩的，藉口買辦，仍跑到大街去溜達。不過這回學生精神不像以前散漫了，而今多少有個精神寄託處——就是大會籌備處。

籌備處才兩間小屋子，而要進去二三百人，各股的辦公，都要佔一席地，這原因就是接近女生的緣故，職員進來不能坐者，站着辦公，也沒有公事辦，在屋裏瞎轉，彼此開了玩笑，逗女同學的一笑。除了吃飯睡覺的時間以外，這屋裏永遠是滿滿的。

後來大會又規定出標職來，紅條的是先生和重要職員，至少是部長地位，黃色是普通職員，綠色是演員，有的一個人帶着好幾條，滿處亂跑，顯示着他職務多，不帶標職的太少了，全校找不出幾個來。

大會需要錢的地方很多，而大會並沒有一個基金，拿什麼錢來辦呢？學校只能給一半錢，這一半錢才一百多塊錢，這一百多塊錢，買買紙張，印印刺本，門票等等，一切雜用，差不多就花去不少。這職員們趕盡義務，寫鋼板的都不要錢，大家都自辦公，可是出去買東西，橫豎不能自己賠車錢吧？到夜裏大家不能不來個夜宵吧？而將來還要搭台呢，還要佈景呢，

還要化妝呢，這都得用錢哪，錢往那兒來？於是大家商議，沒商議之前就議決通過的辦法是：募捐。

募捐這個辦法太好了，大會派出女募捐員來，分成兩班，一班是校外募捐員，和師部商會，縣政府等處去募。一班是校內募，向各位先生職員去募。兩班同時出動，女人募捐是最好的主意，大概古今中外都是這樣還是人類的本能男人募不出錢來而女人就募的出錢來，這是多麼奇怪呀！

大家早算好了，范師長一個人就得捐個百元上下，他一個人捐的款差不難夠用了，佈景等等，用不着太講究，用一區就算了，所以到照像館去租最合適，化妝也不着現製衣服，找合適的借，不合適的也可以將就。其餘那些錢，名爲犒勞費大家可以每天買點點心呢，閉會之後，還可以大吃一頓，再剩下錢就買點東西當作紀念品，大家一分。大家若是分錢就顯着不合適了。這時候還顯出這種羞惡之心，總算還是學生。

先生們連伙食還有問題，還得出錢給她們，心裏老大不願意，可是又沒有辦法，不給她們錢，她們一鼓動男生，男生就許打教員。男生一聽女生的話，什麼都作的出來。

校外的捐款也頗順利，想利用學生，作政治活動的便全願意多捐。聽說范師長不但捐了二百塊錢，並且留那些女生吃了一頓飯，每個人還給一件袍料。大家飽戰而歸。范師長當然也有范師長的用意，他聽女生常找他太太來玩，三個太太，找那個都成。

經費是有了，籌備會比學校都闊，他們每天買些點心糖果，在籌備會裏吃，或是送給女同學的。女同學也真小氣，爲了幾塊糖果，成羣成伍的來吃，說說笑笑，於是糖果變成男生的餌了。

然而職員到底也作了不少事，大會的一切，漸漸籌備得差不多了，他們每天必開會議，在這會議，解決了許多問題：第一，會場定在操場，因爲禮堂太小，同時一開會就沒有地方吃飯，至于橙子到在大會時完全搬到會場，吃飯本來是站着吃，橙子可以不用。第二，時間定規在晚飯後，一直到夜裡，夜裏開遊藝會，最貴有詩意，尤其男女雜踏，特別顯着熱鬧有趣。第三，閉會後學校須放假兩日，以便休息。第四，學校須發獎狀，給予辦事出力同學，以資獎勵。第五，大會特請楊懷珍先生表演最新舞蹈。這也不知是誰提議的，全體鼓掌贊成，情緒之熱烈，精神之煥發，無以形容去云。

演員這方面，也是箭拔弩張，非常興奮，尤其是女生，個個都要表演一點，爲是出出風頭。最忙的是李文光，這邊學生也找，那邊學生也找，還不如上課倒清閒。

演員自動參加的很多，而被請的也不少。大會即決定請楊懷珍先生表演一節跳舞，可是怎麼去請，却是問題。由女生到家裡去請，楊懷珍先生一定不允許，最好由男生去請，這一賦就得答應，可是又不太體面，合裏的辦法是男女生合去，男生派兩個代表，女生派兩個代表，還得支車錢。

這些人去的結果，把去的目的忽略了，而却帶回很重大而驚奇的新聞回來，於是轟動全校，反把楊懷珍跳舞這件事，趣味完全減低，不像以前那麼熱烈了。因為這重大而驚奇的新聞，把他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那裏，大家人人談論，甚而大會籌備的進行，竟為之停頓數小時。

他們竟在楊懷珍先生家裏，發現了周子恆校長！

在平時，先生們到誰家裏相訪，那是很平常的事，不過在周校長失蹤的時候，大家都不找他，而納悶他到底那裏去，這是却發現他在楊懷珍先生家裏，這不是一件，驚人的奇蹟嗎？

據回來的代表說，他們一到那裏，由廚子給開的門，輕輕的小聲的對他們說周校長在這裏，那種神氣，已引起他們的好奇，那廚子又沒有回稟，一直把他們帶進屋裏去，周校長不及迴避，所以他們看見了。周校長反而大大方方的問他們的事。

這許消息，傳得很快，連先生們也都興奮起來，不像斷了火食的樣子了，大家紛紛議論，張先生跑到李先生屋裏，李先生跑到王先生屋裏，翻來復去的說，統計起來，就是一句話，「周子恆在楊懷珍家裏。」這句話若是寫出來，還得加上一個大驚嘆號和一個大問題。那問題是表示周校長在楊懷珍家裏幹什麼。

「幹什麼」誰也不敢說，茲事體大，人命悠關，誰敢隨便說呢？不過誰的心裏全都明白而已。

老李，你說校長在楊懷珍家裏住，保險嗎？張先生這樣說。

「誰知道呢？也納悶，他在那裏幹麼？」李先生回答。

各位先生都是這種口氣，到底先生比學生世故的多。學生的傳說就多了，有的說說校長在楊懷珍先生家裏怎麼吃蘋果，楊先生怎麼給剝皮，校長怎麼吻楊先生，總得如親見一樣。

最近有趣味而且是不約而同的討論中心問題，就是：「牛成文回來怎麼辦？」這是無法推測的，多少人在打賭，連史先生的象棋都擺不下去了。

在這緊張的時候，周校長蒞校了。周校長的態度，仍然是那麼沉靜，不過臉色略發青黃，彷彿睡眠不足的樣子。大家的精神又為之一變。在這學校裏讀書，或是在這學校裏教書，比那個學校都不枯燥，隨時都有許多材料可以助談資，開胸曠脾，舒筋活血。

最關心的是李文光，他非常失望，覺得學校無法再維持了，這簡直給校外開辦的一個絕大機會。周校長先進到他屋裡來。

「哎呀，我們找您許多天，學校的……」李文光要一一的把經過說一下。

「我全知道，沒有危險的，你們不必驚慌，我自有我的辦法，我比誰也不愚笨。」周子恆說。

「那麼你怎麼公然住在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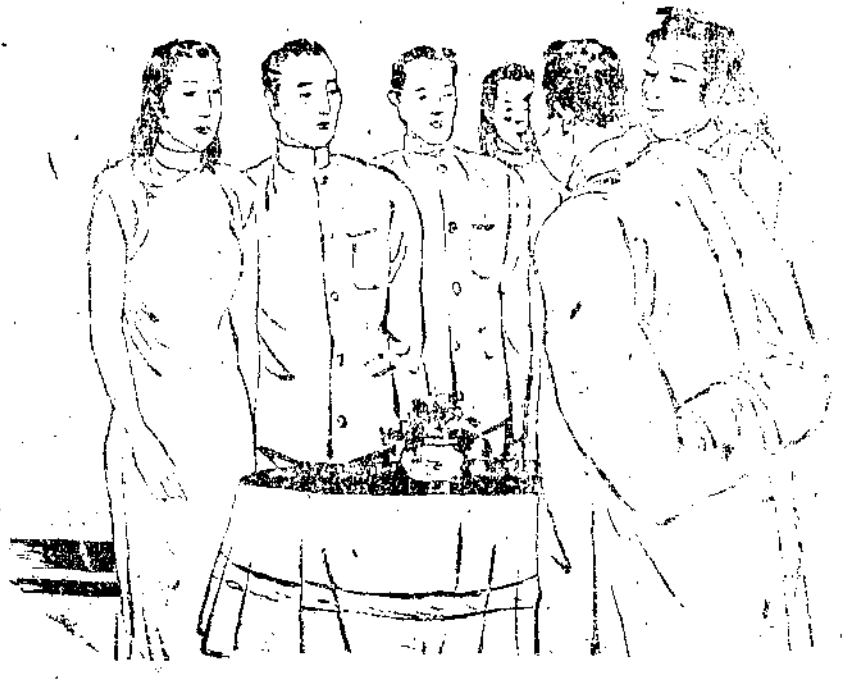
「我們這是神聖的戀愛，回頭我向你說一說我們的經過。」周子恆說着，由兜裏掏出一封信來。

「你為什麼叫學生看見你呢？」李文光又問。

「沒關係，反正也瞞不住，並且我們早就打好了計劃，萬無一失。」

「那牛成文回來呢？」

「自然也有辦法。」



「不要緊，你安靜着，你還指導着學生，開遊藝會，我很感謝你現在可以把我謝你這……」

「我現在可以把我謝你這……」

「我現在可以把我謝你這……」

「我現在可以把我謝你這……」

「我現在可以把我謝你這……」

「我現在可以把我謝你這……」

「我現在可以把我謝你這……」

是牛成文不在這裏，乘著這個當兒，一舉成功，黃袍加身了。他知道牛成文不贊成他作校長，因為他知道牛成文也有野心。牛成文若是在這裏，連對張主任代理校長也都不認可。他這次率領學生出外參觀，一定是向學生活動，並且也一定成功。可惜呀，他回來的時候，自己的活動已經成熟而根深蒂固了。即或他反對，那一班畢業生也沒有辦法，究竟畢業生和在校生不一樣。況且自己發表兩個畢業生在校服務，馬上他們就得平息。他的計劃是那樣的四平八穩。

是時間校長回來了，他見自己的計劃完全失敗，不由得很高興，同時自己又花那多錢請客，像假不成，反丟了一把米，多麼可惜呢。沒有辦法，強自歡笑說：「你回來了，可給我們急壞了，我最受罪的就

是你，一時也離不開這事，假如你不回來了，我

也不管了。學校的事真難辦。你回來好極了，可以放下這重担子，多麼輕快呢！

周子恆也客氣了幾句，表示一番謝之意。張主任又把公事一一交待清楚。

周子恆說：「一不忙，你先代理幾天，我還有點私事，把私事辦完，你再休息。多幫忙，我一定請客。」周子恆對他十分客氣，雖然知道張主任的野心，但是他爲了牛成文，他非聯絡張主任不可，權且給他一點小便宜，將來還可以利用他反對牛成文。

一學校與社會，一點也不錯，現在這學校裏，比社會還複雜，鉤心鬥角，一個強似一個，將來要展開一個什麼局面，實在是可注意的。

在這勾心鬥角中，還雜着幾股風流的事，周校長仍不斷的和楊懷珍通着消息，商量怎麼和牛成文方離婚，然後她離開這裏，等放假期裏，周子恆



找到她，舉行結婚，假期後再一同回來，功成業就，享受溫柔幸福。兩個人的計劃，也很週密。

無論什麼人，都覺得自己的計劃非常週密的，再無破綻，但是，一實行起來，往往受着障礙打擊。他們都覺得他們的計劃萬無一失，然而成功的只能允許一個人，那麼究竟應該誰失敗呢？

張主任見周子恆回來，知道自己的希望全成泡影，非常懊喪，但後來一聽到周子恆和楊懷珍的事他又喜極了，覺得還有希望，以周校長這樣無行，這樣有失師譽，推測他不無可能。感情方面，那就顧不到了，因利而忘義，並不是由我聲張起。何況驅逐無行，也算大義。張主任繼續努力，更加努力，仍以黃袍加身的目標進行着。他又想到牛成文本來和周子恆不對，這區周子恆和楊懷珍有這一件事，他們關係的更要厲害，非有一場劇鬥不可。那麼自己何不利用這個局勢，把他們挑撥起來，然後坐山觀虎鬥，然後他們兩敗俱傷，然後自己垂手可得，這不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嗎？

先生幹先生的，學生幹學生的，由外而望，師生合作，一團火熾，而內部是道分歧。學生不大愛用這個腦筋，雖然也會推測將來要有一幕驚人的表現，但是表現得什麼結果，却不願意變這思索，他們只是靜觀其變，大會仍自熱烈進行着。

第三章

離着遊藝大會還有兩天，牛成文領着畢業生回來了，學校裏立刻緊張起來，學生們便以周校長的談話資料，報告畢業生聽，畢業生比他們同學却關心多了，他們對於這件事，有着極大興味，因為這裏有關他們的出路問題。在南京的時候，牛成文已經把他們運動好了，說回到學校，全有他們的職務，只要他們把周校長推下去，據說自己上台，畢業生們一聽，自然喜歡，他們一路上計劃着怎麼擴闊周校長。回到學校，聽到這個消息，他們更覺有隙可乘，可是牛成文還在敲了裏，一點不知這楊懷珍已經倒在周子恆的懷裡了。

畢業生很機警的在一起談着這件事，推測將來的變化，假如牛成文和周子恆鬥起來，究竟誰能成功，這裏分了兩派，一派說牛成文絕對成功，因為周校長這回事足能影響他的位置，不必推測自倒的。一派說不然，周校長雖然作了不甚體面的事，但私行不礙公事，他的資格才能還是有的，何況現在戀愛絕對自由，這也不算怎麼了不得的事，牛成文究竟資格人望不切，才力也差，作教員都馬馬虎虎，何況作校長。

這兩派人爭辯，又出來一個第三派，這第三派說：周校長絕對鬥不住，即或沒有這回事，他也危險，親伺他的人太多。只牛成文一個人同他搗亂，他就應付不暇，可是牛成文也絕不能成功，因為周校長不守夫職，非要鬧的兩敗俱傷不可，那時，自然有第三者乘機而入了。說是乘機其實是在活動，這個人是誰呢？無疑的是張主任了。張主任代理整日子校長，小無

野心的，將來他要拾於這個意見。

三派各說各的理由，於是也就各行其事，那時一團合作，現在各行其事，有的往周校長那裏跑，希望周校長安置個事，表示絕對擁護到底。有的跑到牛成文家裏，仍自計劃怎麼倒周。有的却跑到張主任那裏去遊說，畢業生成了縱橫家了，這一來却越發顯得熱鬧火熾。

先生們也知道這一番醜劇要發生，他們到底老練得多，坐在屋裏，靜觀其變，絕不參加政治活動。可是周校長張主任和牛成文却不叫他們安靜，今天周校長到各先生處閒談，聯絡感情，並表示假後絕對連聘，請各位安心，最好多多幫忙。第二天張主任到各先生屋裏拜訪，對於周校長這次行動，表示惋惜，並且說一旦周校長離開這裏，他決毅然担起這個担子，來維持先生們的飯碗，不能把周校長的事業落在別人手裏，他決繼續周校長的十年計劃努力下去。第三天牛成文把由外面帶來的禮物，一一分配往先生們屋裏送，他提到這次參觀南京學校狀況，說那裏學校對於先生待遇是如何優良，假如他若是校長，他非要先提高先生們的待遇不可。同時他又說，畢業生在途中曾表示擁護他作校長的意思，他說這還得以先生們的意思為意思，不過學科若是老這樣下去，他實在不得不起來整理一下了。他又說他同周校長是好朋友，他不得不忍得周校長把學校辦糟，把他以往的名譽打沒有了，他以為叫周校長先休息休息，俟他把學校整理好了，他再交回周校長。

三方面各有各的說詞，而且全說得那聲冠冕堂皇，先生們也沒有什麼表示，唯唯諾諾，幹一天說一天，反正這個學校是無法再處下去。

事情還不僅是這樣簡單，暗中活躍的，也大有人在，有的想學校的校長，有的想這學校的女學生，有的還想楊懷珍呢。這幕複雜的社會劇，爆發在即了。

在遊藝大會的前夕，大會遊藝舉行預演，一來是先預演一回，以防明天演壞了；二來同學們玩一夜，第二天是招待來賓的。

牛成文認為機會已到，便名夫至近的幾個學生，商量在大會上發表打倒周校長的提議，這個消息洩出來，也不知怎麼傳到周校長的耳朵裏，校長連忙請張主任和先生們談話：

「我告訴諸位一個消息，牛成文預備在今天晚上大會開，發表願長長的提案，諸位先生都知道了嗎？」

大家一聽，都覺得一怔，有的完全不知道有的已經知道一點，怔的是周校長怎麼會得着消息了。周校長向大家對於這件事有什麼意見，取什麼態度，他說：

「其實並不是我周某人戀棧，我辭了校長不幹，馬上就有比較長還好的事可以作，至少也可以弄得縣長當當，校長的位置，根本我就沒瞧在眼裏，不過我是爲諸位先生設想，我若不幹，諸位先生恐怕也很難幹。可是說也得兩說着，如果諸位先生希望我急流勇退的時候，我一定引咎辭職，

也不必叫牛成文這樣費事，我這是一句話，我絕不戀棧。完全以主任和先生們的意見爲進退，諸位先生若是我我退，我若有難色，我不叫周子恆。」

他這是什麼話，拿來激動先生們的慷慨義氣，來起而打抱不平，把牛成文壓下去。諸位先生也明白他的意思，說他引咎辭職，其實他才不幹這事，不過牛成文也沒有一個推周校長下台的。在誰的校長下，誰當教員，何況在周校長上當教員，光竟還可靠些，況且又都是經周校長聘任的，

不能反對周校長，大家把這意思，老實說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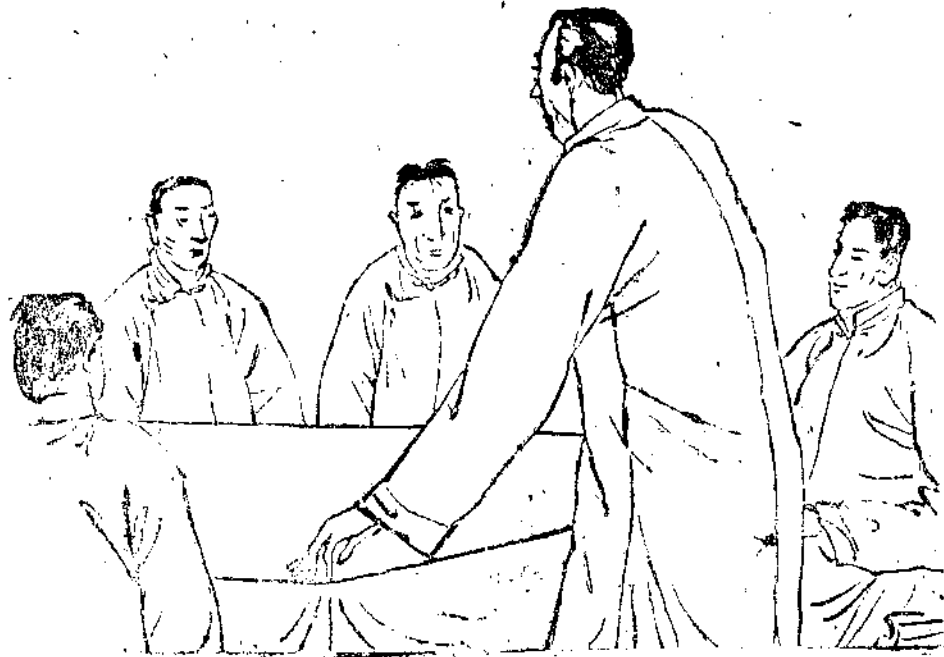
說不反對周校長，但也不反對周校長，

捧人固然是好，捧人固然是好，

捧人固然是好，捧人固然是好，

捧人固然是好，捧人固然是好，

捧人固然是好，捧人固然是好，



在一位位上站了

「何必等到事發才應付！不會事前應付好了嗎？這是一說明白的先說說的，他老怕打起來，有什麼事暗中解決了，不比打一場強的多嗎？再者說，學校若是一打起來，不管誰受傷誰勝利，鬧出去到底是不好看的。」

「也有理。」李文光說，「假如能事先妥協，大家可以給學校講和，

奔走和平，總比武劇強。」

「可是有一樣，」張主任反駁這提議，「你怎麼同牛成文說呢？他不承認。你有什么辦法？他若反問你怎麼知道他要在大會發表推開周校長，你怎麼說呢？那樣倒不好了，反而給他一種口實，不如叫他作出來，事實俱在，然後一致向打倒他，豈不容易？」

謀士非常之多，一個比一個聰明，張主任自然也有張主任的意思，不過張主任的意思不管，單說他這話的表面的意思，也確實很有道理。

「那麼我們就只好等牛成文提出這事來，大家以叛校之罪名來攻擊他？」周校長早就想好了這句話，他願意這話由先生們口裏說出來，應顯得他校長人格優越。但大家始終也沒有說，甚至於越說越遠，他不得已才自己說出來。

「當然！」張主任那裏一擺，表示絕對的當然。

大家沒有話了，表示默許，周校長也認爲就這樣辦了，他相信只有牛成文在上一說周校長怎麼不好，諸位先生站起來一說打倒牛成文。人多勢衆，牛成文就得下台，從此就不能再到學校來。他又問張主任，是不是得學生的力量，張主任表示不必，假如對學生說說，事必叫牛成文知道，即反而不美。於是周校長叮囑諸位先生到時候出席，努力合作。周校長這方面認爲事能不致擴大，安然而退。

這裏會議，而牛成文家裏也正開着會議，他和幾個畢業生討論怎麼舉事，怎麼善後。牛成文的意思叫他們極力聯絡同學，到時候登台一演說，同學羣起響應他利用學生這點整頓胡鬧心理，當時就把周子恆驅逐校外。他們會議的當兒，當然楊懷珍知道的清清楚楚，她寫了信，一一報告周子恆，叫廚子假意上街，給周校長送去。當好細只有家裏人是最好防範。

事情是越來越切迫，時間是越來越短促，大家的心情，也越來越緊張。太陽移到西邊去了。

遊藝會職員，依然是踴躍進行，後台已經站滿了人，都是來回亂穿，也說不出是幹什麼，站在台上，往外看看台下的板橙，也沒什麼勁，可是是能够站半天。

演員都化裝了，化好裝在後台裏等開幕，開幕早着呢，連晚飯還沒吃呢。謹慎的演員，拿着劇本，在一個角落裏，一個人讀着，女演員由早晨就唱，在屋子裏也唱，出門也唱，在院子裏也唱，在後台也唱，一直唱到晚上，她也並不嫌累。

今天晚飯特別提前，所以太陽剛剛落就開了飯，飯廳裏大會佔據作會場，臨時把教室當作飯堂，廚房方面，也特別在各桌加了幾個菜，這是早經議好的，錢是出在學校，當作犒勞的意思，加的菜一盤炒肉絲，一個是攤黃菜，一個是川丸子，大家吃的是非常香，真像三個月不知肉味的樣子。

重要職員和演員，是另外有點心，大家不能捱腹從公，可是菜已吃得復飽，而點心又不願不吃，吃得肚子撐得慌，唱歌一伸脖子，都要溢出來似的，說話都沒有底氣，只得前後台來回的跑，爲是消化飲食。

會出風頭的不那樣跑，躲在一個角落裏聊天，專等後台催請，等着大紙條貼在台前，「李宣傳股長，請到後台！」這風頭比戴着標幟來回跑強。

台下已經有人坐候開會了，這都是穩健派，反正也是沒有事了不如先在會場找好座位就不動了。當然事前先清理了大小便，只有吃大烟的人，來得最晚，走的最早，於是趕到校花劉涉員跳舞的時候來了烟癮，那才糟心，這時感到嗜好之足以累人。

大家盼着開幕而幕老不開，後台指導爲表示權威，不能內着人家險着開幕就開幕，交際員先到校長和諸位先生那裏敦請出席，台前單了一排椅子，是爲先生們預備的，先生到底是先生，有的先生不敢來，也不想來，但因學生的催請批評指導，不來反阻學生不樂意，只得全來了。牛成文等也都入場，大家精神爲之一振。有的立刻感到台上演劇的時候，台下也要有一幕武喜劇要演，別看大家表面上沒什麼，準知道誰的肚裏安着什麼心呢？

這好像鴻門宴，可是大家都要作項羽，各人留神各人的埋伏，各人防備別人的動靜，會場裏暫時肅穆，私下裏全噤聲咕咕。這個說：楊懷珍直看周校長。那個說：牛成文大概有準備而來。那裏叫數送畢業同學，簡直是赴敵宴會，誰的心裏也沒有安着，但是那些女生，還是那麼天真活潑，可是事情一發作，由她們那裏先亂，能夠嚇得亂喊亂跑。大家都來齊了。天氣雖然不太熱，但人又多，便顯得燥熱，彷彿這裏埋伏着一個大炸彈，一觸即發的樣子。

幕慢開了，大家振作起來。幕慢慢拉開，台上擺着一個桌子，上面擺着花瓶。橫着上面一大條布，寫着歡迎畢業同學遊藝大會，台的周角互相交錯排着萬國旗，點綴得紅紅綠綠，台角上站着一個同學，念着台步貼着的秩序單。

一主席報告開會宗旨。

大家一陣齊聲。主席走出來，他是全校優秀生，所謂優秀生就是會出風頭，比較聰明一些而已。立在台的桌子後，先轉過身來向台上掛着的國旗行禮，然後又轉回身來，向校長先生們行禮，向同學行禮，沈住了氣，慢慢的說。

「諸位先生，諸位同學，今天，我們，舉行這個歡送畢業同學遊藝大會，我們，十分愉快而且興奮的，我們開道歡送畢業同學的宗旨，意義非常重大，怎麼呢？我們同學，相聚一堂，天天領受先生的熱心指導，我們，天天在「研究學業」那裏我們，親和親手足，一個樣子……我們，一旦分離了，還是多麼難的事，可是我們爲什麼歡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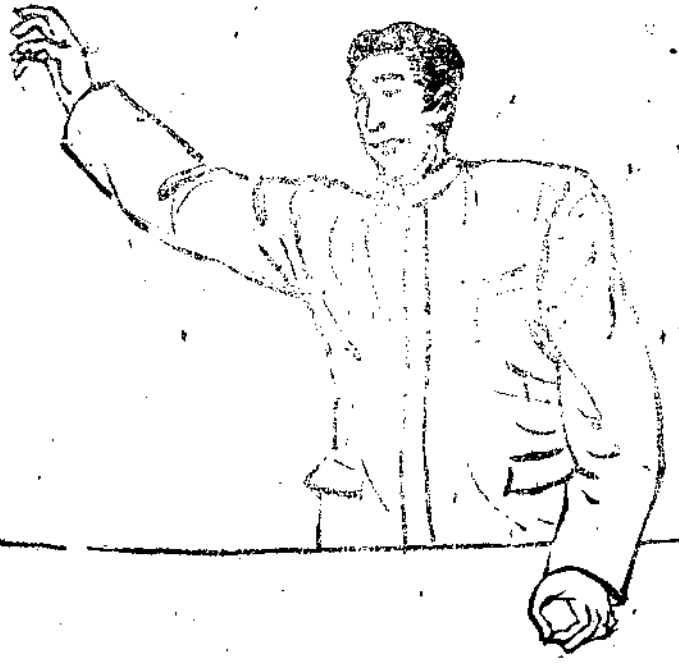
！因為他們，可以到社會上作事了，可以給社會服務了。」「所以，我們，今天，這大會，意義非常重大……」

報告完了，鞠躬而退，大家鼓掌，司機又報告：

「校長致詞。」

大家又一陣鼓掌，周校長走上台來，比主席還穩，瞪着眼睛看了看台下，鼻……等了兩聲，然後他聲說：

「今天能夠很順利的開這大會，我覺得同學的能力很好。認使我高興，很使我佩服……」下面隨便訓告畢業同學，走入社會上。應當如何作人，不要貪利忘義，不要被人利用，不要含冤似仇，不要有口無心，不要有文不飾，不要有文不飾，不要有文不飾……」



滿臉羞慚，他……急得……快……意……時……能……天……以……是……個……說……話……

那個說：「李敏的旗袍是新作的。」又一個說：「張學喜的嘴脣抹得太紅。」……台上的話，一點沒有聽，他們就知道是那些老套子，看着台上的一鞠躬，知道講完了，便敲了鼓掌，算是交待一場。

周校長的話，就沒有發生效力，周校長下去，張主任又致詞，大家聽得膩煩起來，台底下映映的談話聲更大了，那想聽講演的都聽不見，索興就不聽了，有的故意大聲說話，為是叫講演的人趕快下台。

張主任的話，說的還是真多，他的本事就是講演，說起來不知說那裏

有這麼許多話，學生賦的幾乎要請他下台。不過知道這是大會應有秩序節目，只好忍耐等着。這時陸續還有來的，大家來回一讓坐，越發不理會台上是說什麼。

張主任好容易上台還有先生們訓詞先生們平常就不大喜歡講演，這時越發不願意，你推我讓的，結果把李文光推上台去。同學因為平日對李先生感情還不壞，所以對於他的話，雖然仍是不聽，但也沒有起哄，假如是別位先生講，台下非得哄哄起來不可的。這是遊藝會，不是講演會。

李文光還有趣，略讀了幾句，就下台了，大家以為這就開始開演了。誰知李文光又走上台來，他上台，校長和先生們心裏就跳，精神緊張與命，知道他已上台，就沒有懷好意，四下裏大概埋伏着學生，只要他在台上一喊打倒周子恆，台下就立刻響應，有那麼十幾個學生一擁應，那全體便跟着喊起來，當時就能把周校長打出去，擁護牛成文作校長。學生們慣會來這一套把戲。

他們沒有料到，在平時是成了，今天却不然，牛成文一上台，台底下就是一遍怒聲：「遊藝會不開，請他下台！」那些老套，平日就膩煩了，今天講的什麼勁！大家這時候都等着天生的驢跳等急了，不但台下的人等急了，就是後台的人也等急了。他好了裝，專預備出台演，博得彩聲，出了風頭，明天就有人道，後天就可以交一大批男朋友。講演講個沒完，真氣死人！

牛成文胸有成竹的上來，手裏還拿着一張字條，那字條是寫着周校長的劣跡，十大罪惡，而學生呢，以為他這講演又短不了，一定很長，不然不會拿着底稿。首先厭煩的是女生，女生一表示，男生就跟着響應。

牛成文先說進入校的經過，怎麼關心學生們的功課，怎轉注實學校行政，這些話淺聽的不用說了，聽見的越發頭疼，誰沒事聽他這「老王賣瓜」呢？台底下有不老實的，便發出了怪聲之囉！「全響應起還怪聲來。牛成文一看，不能回說了，只得提到周校長，他大聲的說周校長怎麼不好，學生們互相說：「你們的臭事，到這演講，給誰聽呀！」周校長沉不住氣了，他站了起來。牛成文埋伏的十幾個學生，這時也不知怎麼好了，因為他們已經知道同學的都不喜歡講下去，他想看遊藝，如果硬要捧他，一定沒有效力，本來這時候講這些話，就有點失算。平日是沒有問題，今天要碰。他們互相看了看眼神，是不是要響應。有的說還是響應，不管成功不成功，也響應，我們倒盡了我們的職務。」有個說：「可是若沒盡鬧起來，把我們也攔在裏頭了。」那個有勇氣的說了絕對成，別看同學不願聽講，可是鬧風潮却是高興的。」這幾個人就在叫咕，等牛成文念完十大罪狀然後一嚷打倒周子恆，他們便拉扯着嗓子，舉起拳頭，也大喊：「打倒賣校」

牛成文把紙條拿起來，他要大聲念下去，他以為這一來，一定引起同學們的驚心動魄，完成這一幕轟轟烈烈的連劇！或是悲劇。

轉得大家都看出來，結果仍不見鳥兒飛出。他提着籠子往出一倒，倒出一個死鳥兒來，原來已經悶死多時了。大家全笑了，笑得和方寸的當聲一個樣。

魔術下去，是女生合唱，唱一個個頭歌，大家都聽慣了，聽得不愛聽了的，可是這時唱起來，仍舊有意思，這個個頭歌唱了五分鐘，下去了，一共十幾個人，演習了半個月，吃了多少茶點，犧牲多少功課，緊張了少少心，結果唱了五分鐘，她們感覺到上台以前，和上台以後，心情完全不一樣。上台以前，多少天心裏都是緊張的，高興的，恐懼的，等到上台上糊裏糊塗的站了五分鐘，連自己都沒聽出唱的是什麼，就上台了，下台之後，緊張的心情逐漸減低，恐懼的心變成了着慚心，以為這次唱歌要博得什麼不好的批評。

「你聽見我唱了嗎？怎麼樣？」見人就問，其實合唱那裏聽得那麼清楚？一直過了幾天，還想着當時唱歌的情形。

節目是花樣翻新，三分鐘一幕，五分鐘一幕，真快，一會兒的工夫，就演了很多節目。裏面有一幕變奏還不錯，是國文教員徐先生作的而西江月，博得影聲不少。

最後是話劇，演得和文明戲差不多，可是觀眾看着特別有意思。一直到夜裏十二點多鐘，大家才散去。有的說說笑笑的回家，有的打着哈欠進到宿舍裏去。

從第二天起，學校便放了假，學生也陸續回鄉，學校立刻顯得清靜多了，關於伙食等一切可以鬧風潮的事，暫時都放下了，預備下學期開學後，再行繼續開門，反正由入學一直鬧到畢業，把文憑關到手裏，然後走到社會，誤人家的子弟去。

所有權

彼得威著
斐韋譯

六月裏奧利斯潘得氏離開紐約繁華的市區到歐洲來。和他一同來的有他的太太愛瑞斯潘得氏，兩個女僕，一個男僕，三個司機，四個書記，一個會計師，一個放古家和一羣強壯的衛兵。衛兵們穿着藍斜紋呢掩襟的衣服，帶着金屬包頭的皮棍和連擊手槍。

學生走後，鬧風潮的沒有了，周校長安心了，一心一意的想念楊懷珍。他要進行和楊懷珍結婚。這消息，被牛成文知道了，是他家的廚子告訴他的。周校長太吝嗇，住在他家的時候，對於廚子，不但不給賞錢，並且還挑他的菜作得不好，所以廚子把過去的事都告訴了牛成文。牛成文一聽，不由大怒，他立刻找到周校長拚命，後來一想，自己沒有證據，若反被他告了，更覺難看，同時他捨不得楊懷珍，把她鬧散，更不合算，必反復慢訪查。

這天，牛成文告訴廚子說：「太太叫你遞什麼信，依照樣給遞。」他又對楊懷珍說：「明天我要到省裏去一跑，非得告周子恆不可。」說完，便準備行裝，第二天他便過了河。楊懷珍認為機會到了，便寫了一封信，叫周校長來，信是由廚子給遞的。廚子本來不想替了，可是遵從主人的吩咐，他送去了。

周校長見到信，歡喜極了，到了晚上，便到牛成文家裏來，走他「沐浴」的幸運。這時，牛成文却又回家來了，廚子開門一看，主人回來了，便底聲說：「那周校長睡了半天了。」這話多麼令人難堪呢，他說：「我知道，把棍子拿來！」

他闖進太太的屋裏，果然周校長還在「沐浴」，他大吼一聲，竟把周校長赤裸裸的從床上拉到地下，舉起棍子便打，廚子也跟在後面，拿棍子相助，把這位周校長打得鼻青臉腫，混身是傷，楊懷珍嚇得縮在被子裏。

終於周校長給牛成文跪下了。牛成文叫他先穿了衣服，給他立悔過書，然後再講條件。周校長情願無條件的把校長位置相讓，自己向教廳辭職，並保舉牛成文作校長，牛成文這才把他放了。這件事學生一點不知道，一直又到開學，才知道又換了校長。

在一年之中這是奧利斯購置貨物的時候，也是歐洲大部區域等着發出他們的貴重物品的時候。

潘得氏購買的範圍很廣。他的零次由最新式的三十加拉的金鋼鑽戒指起，大的到大運河旁邊的宮殿。價值和式樣都不成問題，金鋼戒指是愛瑞斯帶在左手手背上帶到美國的。宮殿拆散是由一隊汽船帶回去的。潘得氏先生命令將宮殿重建在福勞瑞達海岸旁邊，這地方沒有帶做面具的婦女和文雅的大利共和國的最高長官在彩畫的天花板下徘徊，現在是被一羣有經驗的財政家和海邊穿浴衣被太陽曬黑的女孩子們利用。

一天一陣大風吹來，宮殿像船帆一樣漲滿分碎了。彩頂裂了倒塌下來，石壁爐粉碎成了土。

格魯也燒着了，富麗的油畫和一度代表威尼司的高貴東西全燒成灰燼了。

風停止時，宮殿也完全毀壞了。所以奧利斯到歐洲去購買一座。當一個人足夠富時，他想世界上最好的所有物都陳列在商店的窗子內，只要他拿一張支票說：「把那個給我」他便會得到他。

許多人的意見以為奧利斯也購買一切別的東西似的買來了他的太太，但是他們是錯誤了。愛瑞斯很愛他的丈夫，她和他的丈夫都有貪得的情緒。在世界上若再找兩個彼此更合適的一對是很不容易的。

愛瑞斯比奧利斯小二十歲，她很美。或許她有點遲鈍，但是奧利斯永不抱怨這點毛病。他是

以他太太為消遣，而不是願去對付太太的一種人。

除去他在紐約的繁華的區域工作上的精神刺激之外，奧利斯的快樂完全仗着他生命的視覺的觀察。愛瑞斯的外表是一點也沒毛病的。

她是特別的可以做人的伴侶。她能微笑着將手放在他手裏坐幾個鐘點。

愛瑞斯微笑着像太陽一樣的自然，不需要滑稽或愉快的靈感。她就這樣笑着。當他們夏季購貨時她笑的最好。

當摩托車的長隊送潘得氏和他們的僕人沿着歐洲的大道前進時，奧利斯和愛瑞斯比肩滿足的坐着。愛瑞斯柔美的笑着，奧利斯觀察風景，用銳敏的眼光觀察着最美的東西在記憶裏或事實上占有。

很早以前奧利斯就培養了觀察的能力。假如他不從事於金融界或許他能成爲一個畫家。

他沒有平常人高，像蘆葦那樣瘦，有着一副像巧妙的工作用錐和彫刻刀修理過的由模型鑄成的臉，他一生有着貪圖東西的意念，他幻想的東西都取得得到。

他不慣於論價，由經驗教他知道普通東西大概的價格，心理學使他知道其餘的：例如他買林肯賽爾農村房屋的經過，那村屋本不出賣，價值三千磅，因爲房主不出賣加一千五百磅。情感的價值上加一千磅，那是因爲房主的家庭在那兒住了十四代。因爲此房的女主人明顯的表示要得大宗的款項而扣去五百磅，因爲愛瑞斯公開表示要買這地方又加了一千磅。

如此潘得氏有把握的寫了一張六千磅的支票，這就是河邊至今尚有點老林肯賽爾的一點遺跡的原因。

他是個決斷很快的人，不多說廢話。他的書記拿了一疊電報來見他的時候，他用最簡短的話表示他的意見。

「是！不是！是！買！賣！繼續下去！是！買！賣！等等。」

有一瞬他如此的工作着時，愛瑞斯想起來一

種意見而覺不安。

「買！賣！她重複着說。我們的確買的東西很多，不是嗎？」

「我們爲什麼不買？」

「我知道！但是我們從在買得不少。」

「這是在商業上有利益的。」

「是，但是我不知道這樣的東西是不是好呢？」

她的驚愕的聲音像一個討論的開端。奧利斯不喜歡這種討論他用一種籠統的言語截住了她的話。

「流通是商業的骨幹。」

但是只聽了端愛瑞斯是不肯讓人岔開的。

「我奇怪他們是否在乎這個？」她說。

「你曾見過一把椅子或一張畫也存乎對她們發生的事嗎？」

「不！沒見過。」

「好，那就行了？」奧利斯以直接了當的態度說。他又回到那堆電報，將牠們交給書記，用單字對他們說。

「不！不！辭退他！買！啊！」

電報中之一張仍在他尖細的手指中抉着，他對牠皺着眉頭。這是從他伙伴處發來的。他的伙伴怕有一種恐慌發生在與他們有重大關係的市場裏。他的伙伴催促他立刻回去，他不是一個好僕人受虛驚的人。

「然而」愛瑞斯說，「你以爲固定東西是有感覺的，固定的東西是容易感覺的。例如屋子。像林肯賽爾的農舍，自從我們從它原處搬來屬於我們後，它好像對我有一種憤怒。」

「東西屬它們的主人。」奧利斯說，「這主人即是付錢將它們運來的人。」

「我知道，親愛的，這就是我們的想法，我想也是對的，假如你已付錢買了，並且也將那些東西運了來，它們却永不屬你，那不是奇怪嗎？」

但是他願讓像這類的無意識的話繼續下去，還有重要的事要處理。

「寶貝，我立刻要回紐約去，」他說。

因爲他相信他在幾天內就可將事料理清楚回來，並且因爲愛瑞斯已經答應到巴黎去看她的母親，所以沒提議讓牠伴他同去。在七月裏紐約是不離去的地方，除非你有不得已的事。但是這是他們結婚後第一次的分離，當第二天早晨十點鐘車送他們去滑鐵盧車站時，奧利斯感覺到孤單的預兆。的伴他的有書記，一個僕人。一個會計師，兩個保鏢的，但是這些人與他們的主人的關係只是嚴格的正式性質的。他感覺到他去愛瑞斯給他的那種人類的同伴性，不能說出來他的感覺有多麼強烈。假若計劃的改變不是完全爲他的價格所不計，他就叫牠上車和他一同去。但是如此仍是示弱的舉動，在世界上他有偉大事業的關係。他不願使別人起了絲毫疑感的陰影使破壞人們對他的能幹能行的性格的觀念，然而甚至於他知道自己是維持自己對自己的概念，他不能隱匿出他頭腦和心裏的憂鬱陰雲。

他們到了車站時間還早，尚有十分鐘才開車，他提議到書攤去買些刊物。

愛瑞斯仍笑着，在不知道時，奧利斯按照她嘴的曲線在心裏作了一個草圖，爲的在分別時伴他。或許這是第一次他去分析爲甚麼愛瑞斯是他最親切的人，是因爲她那種種不費力的同伴性質嗎？是的，或許。但是最重要的，他相信是因爲她像狗一樣永入不變的忠誠。

當這認識呈現時，他的眼睛注視着加克斯。當然他不知道坐在後座上，由紅舌上向下滴水的是加克斯，對這百萬富翁加克斯僅是一個和露坐着尾巴的狗。

這狗的眼睛注視着他的主人，一個衣服整潔的人，他正讀着汽車上扔下廢紙的廣告。他的心，眼光最遠的喜愛動物的人也不能認爲加克斯是美的。普通說起來加克斯的外表像一史拉石兒

（註一）牠的臉像「阿伯狄」（註二）。牠的脚很大，牠的腿雖然彎曲而很長，牠的棕色的睛眼帶着微笑的忠誠注視着他的主人，令人容易想起牠是一種……（註三）從頭到底加克斯是沒經過約束下的自然選配的結果。

（註一）牠的臉像「阿伯狄」（註二）。牠的脚很大，牠的腿雖然彎曲而很長，牠的棕色的睛眼帶着微笑的忠誠注視着他的主人，令人容易想起牠是一種……（註三）從頭到底加克斯是沒經過約束下的自然選配的結果。

（註一）牠的臉像「阿伯狄」（註二）。牠的脚很大，牠的腿雖然彎曲而很長，牠的棕色的睛眼帶着微笑的忠誠注視着他的主人，令人容易想起牠是一種……（註三）從頭到底加克斯是沒經過約束下的自然選配的結果。

（註一）牠的臉像「阿伯狄」（註二）。牠的脚很大，牠的腿雖然彎曲而很長，牠的棕色的睛眼帶着微笑的忠誠注視着他的主人，令人容易想起牠是一種……（註三）從頭到底加克斯是沒經過約束下的自然選配的結果。

（註一）牠的臉像「阿伯狄」（註二）。牠的脚很大，牠的腿雖然彎曲而很長，牠的棕色的睛眼帶着微笑的忠誠注視着他的主人，令人容易想起牠是一種……（註三）從頭到底加克斯是沒經過約束下的自然選配的結果。

（註一）牠的臉像「阿伯狄」（註二）。牠的脚很大，牠的腿雖然彎曲而很長，牠的棕色的睛眼帶着微笑的忠誠注視着他的主人，令人容易想起牠是一種……（註三）從頭到底加克斯是沒經過約束下的自然選配的結果。

（註一）牠的臉像「阿伯狄」（註二）。牠的脚很大，牠的腿雖然彎曲而很長，牠的棕色的睛眼帶着微笑的忠誠注視着他的主人，令人容易想起牠是一種……（註三）從頭到底加克斯是沒經過約束下的自然選配的結果。

（註一）牠的臉像「阿伯狄」（註二）。牠的脚很大，牠的腿雖然彎曲而很長，牠的棕色的睛眼帶着微笑的忠誠注視着他的主人，令人容易想起牠是一種……（註三）從頭到底加克斯是沒經過約束下的自然選配的結果。

（註一）牠的臉像「阿伯狄」（註二）。牠的脚很大，牠的腿雖然彎曲而很長，牠的棕色的睛眼帶着微笑的忠誠注視着他的主人，令人容易想起牠是一種……（註三）從頭到底加克斯是沒經過約束下的自然選配的結果。

（註一）牠的臉像「阿伯狄」（註二）。牠的脚很大，牠的腿雖然彎曲而很長，牠的棕色的睛眼帶着微笑的忠誠注視着他的主人，令人容易想起牠是一種……（註三）從頭到底加克斯是沒經過約束下的自然選配的結果。

（註一）牠的臉像「阿伯狄」（註二）。牠的脚很大，牠的腿雖然彎曲而很長，牠的棕色的睛眼帶着微笑的忠誠注視着他的主人，令人容易想起牠是一種……（註三）從頭到底加克斯是沒經過約束下的自然選配的結果。

（註一）牠的臉像「阿伯狄」（註二）。牠的脚很大，牠的腿雖然彎曲而很長，牠的棕色的睛眼帶着微笑的忠誠注視着他的主人，令人容易想起牠是一種……（註三）從頭到底加克斯是沒經過約束下的自然選配的結果。

（註一）牠的臉像「阿伯狄」（註二）。牠的脚很大，牠的腿雖然彎曲而很長，牠的棕色的睛眼帶着微笑的忠誠注視着他的主人，令人容易想起牠是一種……（註三）從頭到底加克斯是沒經過約束下的自然選配的結果。

（註一）牠的臉像「阿伯狄」（註二）。牠的脚很大，牠的腿雖然彎曲而很長，牠的棕色的睛眼帶着微笑的忠誠注視着他的主人，令人容易想起牠是一種……（註三）從頭到底加克斯是沒經過約束下的自然選配的結果。

奧利斯的的研究從未包括過狗的範圍。直言無隱的說，他不知道一種狗與別種狗的區別，他只知道北京狗，關於此種狗他不會講錯。以他這種不熟練的眼光看來，加克斯不比別種狗好些或壞些。但是最引起注意的是這狗能像狗一樣，把和悅與忠誠專注在一人身上，他也認爲這隻狗心裏有極深的友誼與恩誠，他是十分對的。

奧利斯從沒有過狗，但是，直到現在他會未有過孤獨的預兆，這種情形是人們養狗的理由。他知道一個人若有了像加克斯那樣的狗，不只是有了同伴，而且是有着知心之友。

這時他聽見愛瑞斯說：「親愛的，快看這狗坐在那裏豎着尾巴。多麼好玩！」

她向他丈夫看了一眼就知道他的臉是欲買東西的表示。

「啊！你爲甚麼不買呢？在旅程中它可以給你作伴。」她說。

奧利斯很快的點頭表示讚成，並且向前走了幾步，對加克斯的主人用簡單的字說：

「請原諒。」

這人放下報紙看着富翁。

奧利斯說：「我喜歡這狗。」

「若麼單請使你想到我裏賣這狗。他問。奧利斯先生的回答或許是一種無情的。

「除非我是看錯了，你正在讀報上的謊報。」

「我的興趣只在這隻狗。我願付二十五磅買牠。」

那人生氣的说：「想一想，你不應該對我說這話。再說，這狗除對我之外，牠並不值五個先令。這事啊！對我簡直是不公道。」

「假若你說不公道，你的意思是說我的出價不夠高！」

那人請求他說：「啊！走吧，你看的很清楚我是破產了，但拿錢在我面前這還是卑賤的巧計。那隻狗是我世界上唯一的親友，並且我也牠僅有的朋友，沒別的可說了。」

奧利斯認爲發脾氣是軟化的象徵，於是焦急的利用這個機會。

「三十磅。」他說着向他的會計師拍手叫他過來。「給我皮夾。」

這會計師提醒他說還有一分鐘就開車了。

「告訴他們等一會兒。」奧利斯說着舉出一小把鈔票來。

「假如你能付三十磅，你也能付一百磅，買不買吧！」

奧利斯說：「我愛買，立刻把狗放在火車上去。」

當他們很快的走下月台，到站着奧利斯的保鏢的房間門口時，加克斯的尾巴快樂的搖擺着，動物中最忠心的狗不能想到牠的朋友背叛了牠。當牠的主人用很乾的聲響命令牠跳進車去。牠一點也不疑惑，頭等房間鬆軟的墊子使牠相信他們在社會上有了地位，當奧利斯將一把鈔票塞在牠主人的手裏時牠很快樂的坐着。

汽笛響了，奧利斯吻了愛瑞斯進入車內臨上門，這時加克斯才知道有了差池，牠蹲在後腿上預備跳出去，但已太晚了，奧利斯的手裏舉起窗上的皮帶，當加克斯衝撞玻璃時，他把皮帶向下打去。同時車軌的開始動了。

「拿回你的錢去。」加克斯的舊主人向駕駛着喊。但被一個荷夫抱住了他的腰將他拉回。

加克斯發出一種尖銳痛苦的聲音，機器開始發動了，窗前一羣人看不見了，這些模糊的面孔像流水似的在窗外消失。

他接着平常先辦重要事的辦法，奧利斯在未注意加克斯前用十分鐘的工夫閱讀市價欄內的新聞，如此做不僅是遵循着他日常的工作，並且還能顯示出他感覺方面的靈敏，很少數認識他的人以爲他能如此，他認爲這隻狗須要一個時間去適應他的新環境，人和動物都不是自動的接受一個不熟習的環境，牠須要一個短時間去熟悉主人心理的情形，因此奧利斯仍在看報，等到車飛似的經過薩比敦他聽見加克斯爬上對面的坐位。他想想這是個好現象。無疑的這隻狗正在看窗外的景緻，並且享受新的經驗。

這種自信心鼓勵着他，奧利斯把報紙放在身旁向加克斯作他稀有的微笑，這是不常表現的和柔可親的外表。當他如此做時，他希望有酬答，但是從來未有人更使他失望，加克斯用一種失望及憎恨的眼光望着他，又轉過頭來用無色彩的眼睛觀察着車外的風景。

這人放下報紙看着富翁。

奧利斯說：「我喜歡這狗。」

奧利斯不記得有人會這樣故意輕視他，因為這時不便說什麼，他以為加克斯這樣失禮不是故意的，頗可以原諒的。

「喂！老朋友」他說，「你覺得怎麼樣？」加克斯動了動上唇，並且發出一種威嚇的聲音，好像說：「假如你對我說話，你知道有什麼結果？」

富翁很高興的將他的眉皺成一條直線。他嚴肅的說：「不要這樣」。

加克斯又叫了起來。

「你是說我嗎？」他似乎這問。

「是說你」，

這是宣戰，加克斯大膽的接受了，牠已失掉了主人，還怕遺失什麼呢？不如鬥爭下去。

牠轉過了後腿露出牙來。後腿的肌肉緊張起來預備跳。

奧利斯握緊了拳抵防。

「你想恐嚇我嗎？」

「是」加克斯說。

「那麼我就要教訓你讓你知道誰是你的主人」。

「下地獄去！」

在奧利斯襯衫口袋裏有一把小金刀，拿出來用一隻手打開。另一隻手安靜的拉住窗簾上的皮條。那是一把銳快的刀，無疑的是可以一下切斷皮條。但是他不能斷定加克斯在這時要怎樣做。看起來在他喉嚨上咬一口是可能的，只要他決定做一件事。奧利斯是不顧附帶的危險，一定要做到的，他用力在那拉緊的皮條上割了一下，但是不會切斷。

加克斯在工做開始時就立起身來，但是他看見牠的對方沒有準備好武器，在發出一種侮慢的聲音中又坐下來。那種聲音比公開攻擊還無禮百倍，好像是說：「

「繼續下去，武裝起來，我能等你」。

被他的所有物如此的相待，自傲的心理不能忍受，他又用力割皮條，這次皮條到了奧利斯手中。

從中間折起，學着它的兩端高舉着威嚇牠。

「從此做朋友，還是挨打」他向加克斯說。

加克斯的眼睛清楚的回答「都不」。

沒有一隻狗能侍奉兩個主人，沒有一隻狗願接受主人以外人的責斥，只因爲牠尊敬牠的主人，牠的主人才有權利譴責而無報復之憂。奧利斯不明白狗的心理，他相信只要你打了一隻狗牠就成爲你的奴隸，你是牠的主人。平常他不願打任何人或任何東西，只要服從他的命令。但是有一隻不表示普通禮貌的狗是帶謬的。這種行爲侵犯了神聖的主權。畢竟他付了比加克斯的眞正價格高四倍的代價，假如這樣還不能成立所有權，怎麼才可以成立呢？但還有比這個還重要的。他買加克斯是因爲他的微笑，他的豎起的尾巴和友誼，這是合理的願望，但對這種公正合理的願望，這隻狗大膽拒絕了他。

想到這些理由，並且想到若是一個在全世界的有主權著名的人，把他的意志屈服在一隻普通狗的身上是不合理的，於是奧利斯宣佈開戰。

知道些征服狗的小巧專門的知識對他是有益的。假如他抓住了加克斯的頸項或尾巴，像對一隻獵狗那樣，牠勝利的機會能大些。搖動不使用的窗上皮條是最及效的方法。第一個理由由是加克斯不在他皮條落下的地方。第二理由由是太費力氣，在第四次打空的時候，奧利斯的襯衫鈕扣頭掉了下來，他的硬領張開翅膀像鳥一樣，加克斯這時很合學理的在對面的坐位上等着。一個機會把這事告一段落。這種機會在第五次的打擊後發生，皮條很響的落在椅墊上使土飛揚起來，停了一會兒奧利斯用所有的力量開始新攻擊，在這時假如加克斯故意咬他，可以容易的去咬他敵人身體的任何部分，但是事實是牠不願再與這個人起糾紛，經驗告訴牠咬人能引起許多騷擾和困難，加克斯知道這種情形，因爲在二小時，會做過咬人的苦處，咬了一個老紳士，他曾用兩傘威嚇他，戰爭的更迭是繼續；如此加克斯閉住了嘴一口富翁滋味的引誘而咬緊了皮條。

戰爭一直是在安靜中進行，但是一個狗在拔

河競爭中不發聲音是不可能的。

牠將腳抵住在彈性坐位上，很快的轉動着牠的頭，加克斯發出一種響亮和尖銳的犬吠，聲調越來越顯狂怒。

奧利斯也有一種相似的願望，因爲在他拉皮條時一種咒詛聲從他咬緊的牙齒中突然發出。

「放下，你！」

門開了，他的一個保鏢者自發的走進房間時，汗像珠子似的凝積在他的前額上，保鏢的叫汪姆伯，在他忠誠的侍奉利斯的五年中從來沒有一個機會去保護他的主人，不受暴力的襲擊。無疑打走一個強盜對他的自尊心更適宜些，但是這不是一個停頓惋惜自己的機會，從他口袋中抽出棍子舉了起來，他想一棍致死加克斯，但棍子沒有打下來汪姆伯却倒下了，在一種誰也想像不到的速度上，奧利斯放開了皮條很快的用右拳打汪姆伯先生無防備的額。

覺得眼前一片金星由濃而淡地模糊，這是將近打暈的現象，他聽見他的主人說：「

「這是我的鬥爭，離開這兒」。

除服從外別無辦法，汪姆伯從開着的門出去

了。奧利斯喘着氣，關上門又回到他的坐位上，汪姆伯先生的突然倒進已經奪去了他譴責的傾向，或者他感覺他和加克斯已經趕走了災難的力量，在同樣的標記下他們成爲戰時的朋友了。

他的眼睛非常柔和，當他轉過頭來向着加克斯躺的地方，牠臥在對面的坐位上，在牠兩個前爪中把着窗上的皮條。

「我想我們要暫時停戰了，老狗，」他說。但是加克斯只把他的頭低在勝利的擄獲品上沒說一句話。

在艾非基尼亞別狗乘客中有三個好注意事的一個有母性的白毛帶紫點的小狗，和一個深褐色的獵狗，牠們正在因松雞繁盛的時候離開英國而生氣，這混雜的一羣狗是在釘在甲板上的狗籠居住，這些狗窠列成的方形，如此牠們可以有機會彼此來往。

狗不允許在船艙或房間的規則使奧利斯有些不安，他知道加克斯是一隻倔強的狗，必須費些時間說服牠，使牠知道牠有一個新主人去侍俸，他擬以利用牠們一塊在航程中的時間給牠這種知識。但是規則總是規則，他不能直白的訴苦。他領加克斯到牠的新住所，並且對侍俸者發命令他要自己給狗預備飯食。在最後，他問那人，狗是不是患着暈船病。

「牠現在就是一隻病狗，先生。」

「你是什麼意思？」

那人聳了聳肩。

「只有牠的樣子就可以知道了，看牠垂着牠的尾巴的樣子，還有牠的眼睛。牠顯得很難過。牠跟你長久嗎，先生？」

「不到一天。」

「那麼這就是為什麼了。思鄉。想牠的主人，先生。」

奧利斯的臉變成紫色了。

「我就是牠的主人。」

這不是侍俸者的地位去和尊貴的乘客辯論，他說：

「在我們出港前最好先把牠鎖起來。」

「為什麼？」

「不是一隻狗願跟你一塊走的狗！貓也是如此。假如你以為牠喜歡你那就沒關係了。」

奧利斯撫摸他的下額。

「那麼，把牠鎖起來吧！」

他不得己的說。這使他的傲氣低微了。討厭，這狗是他的。當侍俸者開開圍狗的地方的柵門叫加克斯進去時，他皺着眉頭。

除去牠仍然拖着尾巴，加克斯像貴族似的進入監籠，並且在被鎖地方的盡頭消失了。

「我要給牠取些水來。」

「不，我去。給我鑰匙。」奧利斯說。

在幾年中這是他第一次親自的侍俸。他是一個接給發命令的人。在擁擠的船上端着碗水是辛苦的工作。走完了這趟路將水溢完了，他又回去再取些來。

「他應當這謝我。」他想。當他回到船中板上，他滿意的看見加克斯從藏躲的地方出來和母性的小狗談些什麼。

他說：「這是個辦法。」

聽見他的聲音，加克斯又藏起來了。

奧利斯皺着眉開開格子，將碗放在草堆上。

「要喝嗎？」

沒有回答。

「好，假如你喝這兒有。」

他又鎖上格子走了。在梯子的頂上他回頭看看見狗喝水的景象使奧利斯的心快樂的跳着是很不合理的，他移動他的脚步為的看的更清楚些。加克斯抬眼看了一眼，又藏起來了。

或許牠已喝够了，假如牠能笑一次那就好了。

奧利斯的書記拿着一盤夜向答的信件進入主人艙裏很驚奇並且很快樂，當奧利斯粗魯的命令他出去時。打破慣例是一種不平常的事，他停住想問他主人如此做的理由。

潘得氏正將冷羊肉切成小立方塊。當問他是否須要人幫助他時，他說：

「不要。」

但潘得氏仍然在疑惑。世界上最好的醫生為奧利斯預備晚餐單在他心裏記的很詳細，他也知道吃冷羊肉是特別禁止的。他冒險大膽的問。

「你想你是聰明嗎，先生？吃冷羊肉？」

潘得氏用尖刻的含着譏嘲回答說：「他打算吃牠。」

「假如你願知道我為什麼要如此做，這是教給一隻狗使牠知道誰是牠的主人。」

在書記的經驗裏這是第一次奧利斯回答這種顯然嚴厲的答詞，他問他自己，主權怎能用作僕役的事表示呢！要由這件事情得結論，這是證明奧利斯的論點相反的。然而，他不會說出這句話來，為了找些話說，他說：

「牠像一隻聰明的小狗，先生。」

「牠不聰明，也不小。」

「不，是不，先生。牠的名字叫什麼呢，先生？」

「什麼名字都許是。我沒問。我要問了就好了。沒話可說。」

書記咳嗽了一聲走了出去。

奧利斯很生氣的將切好的食物盛在一隻大碗裏。一個人賣了他的狗而購起牠的名字是太不應該了。假如你不知怎樣喚牠，你不能和一個動物和好。這足以使一隻獸發怒。或許牠能再給他起個名字，但這名字不和從前的一樣。如此就要發生這種意見，他覺得狗的受洗禮的名字是無價值的。他是從事於困難的事而有很大的阻礙。

不僅如此。自從他得此狗，人們都覺得他，很可笑。汪爾伯，侍俸者，他的書記都如此。生疏的人也要笑在他端着碗沿船中板上擁擠的人群走時。實在，一個人坐在低椅子上而知道碗裏放的是狗的食物，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們沒有權利假設他正拿着這碗到處走作為暈船的預防。

假如加克斯的嚴厲的態度有任何的緩和的表現，就很容易使他不理會這些討厭的事了。但是加克斯堅決的不肯緩和。當奧利斯走近時，甚至一盤美味的羊肉也不能將牠從隱藏的地方引誘出來。而牠對別人的態度並不都是如此。牠和管狗侍俸者，母性的小狗都親密，並且將碗上時奧利斯突然看見牠讓一個小孩隔著柵杆玩弄牠的尾巴。

「你必須要小心，牠可咬你。」

「牠喜歡我，我還幫牠撿起尾巴來呢！」那

個小男孩說。

「在奧利斯的記憶中這是第一次犯了說謊的罪過。」

「牠不是那種豎起尾巴的狗。」

「你騙我」。那小孩直起身來在狗籠頂上用小拳頭用力的打了一下說。『再見，寶寶』。

往裏面發出一種帶點和氣的聲音。

小孩走後，奧利斯思放這名字！寶寶。難道嬰兒的心理已猜到狗的真名字嗎？這值得證實一下。

「寶寶」他說，「出來吃你的飯，寶寶」。

沒有回答。

「寶寶！」

仍然寂靜無聲。

「沒有關係，奧利斯想，『我也不願意有一個叫這名字的狗』。」

深夜奧利斯獨自的着想所有權的神秘。近幾年來他是太專心的擴充他所有物的總數。已經說過他有一種妄大狂，喜歡把東西從自然的環境中拿出。在世界的許多地方把牠們存放在木板箱中和倉庫中。不叫牠們見陽光。爲每件東西找一個地方不是件容易事。某種東西須要某種背景，這些背景是不易創造的。直到現在他的貨物是無生命的東西！無感覺也不能去鳴怨。這狗加克斯是他第一次買來的活的有要造反的靈魂的東西，奧利斯覺得動這隻狗使他知道牠是牠的主人是最

重要的事。他感覺假如這狗的目的失敗，那麼他認爲這狗就是屬有的這條狗全部毀壞了。假如這種事發生了那麼怎麼辦呢？他太太的那些惡變的話又使他快樂的呈現在他心裏，這不是奇怪

的嗎？假如雖然已付錢將東西買了，並且運來，最後牠們仍然不馴服？

他對他自己說：「我變得悲觀了。」他走上

車板。

雲堆散開，月亮照射着海。

一週男孩和一個少女正靠着船舷，當奧利

斯經過那裏他聽見男孩子說：

「我願將月亮買來送你」。

女孩子回答：

「月亮不到市場去，親愛的，月亮和靈魂都不能買」。

海水沖撞着海岸，機器震動着，在幽靜的夜裏發出了低而悲哀的哭泣聲。

奧利斯從未聽見這種喊叫，但是立刻就知道是從那兒發出的，這是隻無名的狗爲他的主人喊

叫。

懸在天空就被他身旁的女郎軟化了。並且一隻狗能勇敢的騰起把真正的感情，直到月亮出來用聲音表示牠的悲哀。

奧利斯擰緊了拳頭帶了一會兒。

「噢！我不能忍受，不管規則不規則……」

月亮射在加克斯的粉藍色的眼睛中，使牠們像幽靈的烽火發光似的，在欄杆的後面牠坐在後腿上，仰着頭。牠的嘴只張開來讓悲哀的調子從那裏發出。牠的嘴因爲悲傷而遲鈍。牠不知道有人走近牠，直到當牠在狗窩的門口跪下。

但是奧利斯是不容拒絕的。他扭出他身體的上部到格子裏，將手伸入加克斯的窩裏的矮拱門

。這是一件危險的事，但是奧利斯在從前已習過許多險，現在仍然可以以冒險。當加克斯的牙齒

住他的手時，含有警告的意味。他不企圖將手縮回，他聽見加克斯的爪抓住他板的抵抗聲音，一

頭銳利的咬是抵抗的最好方法。牠不這這這奧利斯覺得奇怪。他不曾明白這狗第一次

有了溺死的經驗，這經驗是爲奧利斯不長縮而起。還沒到使牠自願出來的程度。但牠

終於出來了，一出來牠就讓奧利斯將牠抱起來帶到下去。

奧利斯和房舍侍者辯論，奧利斯從他船

房間的窗戶將加克斯帶進。那狗通着車板，做

完這事。他繞過圍欄順着樓梯走向他的屋子。

他看見他看見加克斯在他床上擰曲着，但是他

是失望了。麥爾看來，這隻狗已走了，只因爲他

跟這隻狗在一起，知道了牠的習慣，他才在最後

找到了牠。在他對於這隻狗表現了種種親切之後

還擅自願到這奧利斯實在忍受不了。

假如紐約繁華區的博學者此刻在那屋裏，他們的心是很快的，因爲他們知道一個像花園石那樣硬心的人最後軟化了。

轉向奧利斯，牠坐在後腿上立起身來請求。

假如加克斯對於這個人的性格更熟悉一點，牠決不會作這種愚蠢的錯事。奧利斯以爲這種請求的姿勢只是一種儀式——服從。開槍仗並且他是

勝利了。現在被征服者已經宣告投降並且願意講和。牠的所有權已經證明了。

他當日早由有勝利的微笑，奧利斯將手放在腰部並且仰天一笑。

他說：「最後你知道誰是你的主人了」。

爲了證明他的意見錯誤了，加克斯在後腿上咬了一口直到骨髓。

馬上回艾非基尼亞太沒意識了。奧利斯的同事說。

「不得不得……」

「按現在市場的情形，你回來兩天，那還不如就留在英國呢！」

「必須回去。」

「那麼，再問你，睡在船上不回家是什麼意思呢？」

「有一隻狗在船上。」

「你不能將牠帶上岸嗎？」

奧利斯搖他的頭。

「你必須留在那兒，不然檢疫所就要在岸上禁他三個月。」

「聽着，他同事請求他，『不要急忙。住三個月，這可以得大宗的錢。』」

「已經有了許多」。奧利斯說，「我不能保證狗還能活三個月，他因愁苦而衰頹了」。

「牠有什麼煩惱？」

「心碎了。想牠的主人」。

「你不是牠的主人嗎？他不屬於你嗎？」

「一種哀痛和屈辱的表情的掃過奧利斯的臉。」

「不，先生，我只是一個買了牠的人」。

×

×

×

×

×

×

×

×

×

×

×

×

×

×

×

×

沿街推銷着我自己

舉着一個年輕人沿街推銷着我自己（註：流落在舉目無親的城市裏，無人肯為介紹職業，無奈，自己搵戶求僱）已是多少天以來的事情了。雖然爲了生活，我不惜把年輕孩子的驕矜心劃在肚皮以外，厚

流 亡 圖

——張 蕭——

着臉皮低聲下氣地，去和每一家商店的老板們打着招呼，像一條在狗前搖動着尾巴的戰狗，但就是這樣也，行，終於這是一地，都遭到了失敗，大老板們竟能一擲千金，把大量的金鈔虛擲在一樁極盡茶館可笑的極情上，他們也不顧花一些輕微的代價來維持一個有用年輕人的爲了生活的威逼，我從早晨穿過了長街，又踏過了小巷，迎在面前的，只是一些陌生的而又無情的臉，然而我又怎樣才可以在這茫茫人海中發出一個求助的信號呢？能够効效着一件什麼東西的出售時機，或是在我底背上揀一只十字草標，一聲『買了去我這年輕人嗎！』一隻翅子還沒有完全硬朗的小鳥，偶而失掉了一個避風雨的窠窩，本算不得是什大羞恥的事情，但假若一旦之中連一點維持生命的東西，甚至是一隻小虫兒也讓它找尋不到，那却實在不得不算是一個大的生之

悲哀了。（註 見蕭乾、夢之谷）無可奈何，只得還是胡亂地在馬路上走走。早春的寒風還沒有失掉讓一個衣服單薄的人起一種戰慄之感的力量，尤其是我——一個從早晨還沒有吃到一些什麼東西的年輕孩子，於是在這肚中空空的時候，就似乎愈發感覺到這春寒料峭的威脅。

在繁華的大馬路上，行人好像並沒有因了天氣的關係而減少。在來的人還是那麼多，那麼熙熙攘攘，來去匆匆。各什各樣的雜色人等，點綴了這大都市街頭的混亂和蕭張。而在這嚴冬的尾巴里，竟然已經發現了敏感的女人們，不惜把皮膚凍成紫紅色，裸了大腿和胳膊在街上走。（從那滿不在乎的風度上看，我疑心也許是一個以色相換飯吃的舞女，或是也和我一樣在街頭上覓疏宿的可憐蟲呢！）高根鞋清脆地打在石子邊道上，喀喀響，像一個個雄壯武的兵丁兩相對照，就似乎更顯出我樣子上的寒酸與無能。

那邊商店的收音機正在往外播送着低級趣味的唱片！改良的兒女頂咀。每家商店門前還總不缺幾個有關的行路人，在那兒賞心樂事地傾聽着。先是一個女人在那裏尖着嗓子喊：『得先給我找個婆家！』之後是一個男人用了比破鑼還難聽的聲音說：『不行，得先給我娶個媳婦兒！』女的又：『還是得先給我找婆家！』男的又：『還是得先給我娶個媳婦兒！』……後來倆人鬧到幾乎比打架還熱鬧的地步上，男的便忽然用了極下流的調子道：『我的妹子！妹子！我說你一口咬

了個薄沙吊，光顧了脆生，你可就忘了牙擦嘴……』於是在商店門前，便全社哄然一哄子大笑起來。這一羣人的某種慾望暫時得到滿足了，可是在旁邊又傳來了更多出色調子：『老爺呀！可憐可憐我吧！有冷的剩的賞我一口吃吧！……』拖着一個長長地懷涼的尾巴。一個菜色的壯年，對人說出他最高的奢望，是一口冷與剩的乞求。

隨着是老板的呵叱和怒罵聲，那無情的態度，完全像驅逐着一條無主的餓狗。兩種對特有的色彩、交織成這大都市的畸形風光。我底心中似乎比這天空還來得陰黯不堪。我糊一下眉，像逃避着一件罪惡似的拐入了一條較僻靜一點的街道上。這時大約在午後五點多鐘，因爲太陽躲在烏雲都不出來，所以一切的街景就顯得格外淒涼和慘淡。我底心頭上有如被蒙蔽了一層烟霧，這玄幻的烟霧使我看不見一點未來的光明。隱隱好像有一種說不出的辛酸，說辛酸其實有些近乎悲哀，一個人在境遇不好的時候，看什麼往往全部容易變成悲觀的了。肚子的空虛和冷風的威脅，使我不自主地想起目前的生活來。

沒有法子，還是厚着臉皮再到商店里去碰一下自己底運氣吧！這一次勇敢點，不要太小看了自己。憑能力換飯吃，總應該是一件榮耀的事情，至少也不是羞恥。況且每一個人誰又不是被一種不可知的

運命播弄着呢！『我這麼地安穩着自己。我遂放足了勇氣，帶着驕矜中的憤亂，踉蹌地邁入一家門前掛着銅牌子的商店里。及至我底脚伸入了屋中，我才發現這次行事的鹵莽和不當。陣陣地暖氣和襲人的花香，使我明白這原來是一個貴族型的鮮花店。該死的東西一個鮮花店裏能要我幹些什麼呢？來一名養花匠當當嗎……』

『好呵！一個新奇的刺激呀！』想到這里我便有些難堪。我覺得人牛有時候簡直就無異乎是一個殘酷的玩笑。這時陣陣醉人的花香也送入我底鼻孔里來，空氣的熱流也很快的包圍住我底全身。在無可奈何里我打起精神強自鎮定一下這腦中的慌亂：挺一挺胸脯，暫時放下了這顆因飢寒而豐滿創傷的心。

立時有兩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店員到我底身邊來了，同時面上邊堆下兩團和藹的微笑。『先生！您想買一點什麼花嗎？』『先！一點女店員底話。』『哦！不是……我我心里簡直就打了鼓，經驗中我缺少一點應付這突然而來的事情的能力。』『對不起！我是想找貴店的老板說說話。不知可在店中嗎？』

『您有什麼事情嗎？』那女店員大概是看出我這狼狽的情形有些可疑來了，像一陣風似的吹去了面上的笑容，利時間，這女店的面容立刻變得和外面的天一樣陰黯和可怕了。『呵！有一點小事……一個失業的人……不知現在貴店可還需要

一個助手，或是……其實什末位
子都行。……總而言之，一個失業
的人想謀一點事情做。我好不容易
吞吞吐吐地說明了我底來意。到後
來我竟有點爲我底口齒的拙笨而生
氣了。（天哪！我是用着怎樣一幅
可憐的神情和話語來推銷着我自己
呵！）

兩個女店員弄明白了我底意思
後，立時問便「噯噯噯」地做了
一回耳語。那小女店員不知說了一
句什麼話，大一點的女店員用「小
花手帕堵住了紅唇」地笑着起
來。臉上還露出來莫明其妙的輕薄

終於還是那小女店員打破了
眼前的僵局，把我從難堪和羞窘中
解救出來。她把聲音放得輕輕地說
：「先生！那位就是敝店的經理。
不過……她用手往後面指了指。
我發現在屋角沙發內正埋着一個熊
樣的人物。留着小黑鬚，面上有
着令人一見就幾乎覺得是醜惡的衰
情。兩隻溜溜地小眼睛正向着這邊
注視着呢！……天在上，當我從頭
看清了這個人的輪廓以後，我急於
求職的心立刻便冷下來了。是的，
我懂得我與這位老板心與心的距離
。不過，據我看，先生：最好
您還是先到旁家商店裏走走吧！敝
店現在大約還不需要任何的人材。
而且，我們這位經理……」那小女
店員把話說到這里便停止不說。恰
恰人留下一個很耐人的尋味。這時
那位老板忽然間站起來了，像一個
調酒師的樣子，用着粗硬的語調向這
邊問道：「他，什麼事情？……」
那小女店員連忙「噯噯噯」地對

他說了一句我不十分明瞭的言語。
但那人好像還有點不大釋然，正預
備挪動了胖身體到近前來問一個明
白時，那小女店員偷偷對我使了一
個眼色，臉上有一點焦躁又似乎愛
莫能助的表情（是呀！我從這表情
上窺出那小女純潔心靈的可貴了。

輕輕對我說：「先生！你還是趁
早再到旁家走走吧！……這話意與
打發一個乞丐叫他「改個門去」時
是沒有多少分別的，但是我却絲毫
也沒有惱她的意思。除了銘心的感
謝以外，當然無話可說。於是我惶
惑而又不安地進了聲「打擾」，便
像一隻被人驅逐了的餓狗似的逃出
了這有暖氣花香的地方。然而在我
我底腿還沒有完全邁到室外的時候
屋中又傳出來更爲刺耳的聲音，光
景大約是那女店員在對那隻熊解
着方才的事情，用尖尖的嗓子補充
道：「乾脆，一個乞丐。乞丐就是
討飯吃的人大路上的「老爺！太太
」就是這樣的。……（想像話語中
一定還加雜有什末手勢來比劃着）
於是屋中哄然一聲來一次空氣的爆
炸，一個男的兩個女人全都無顧
忌的大笑起來了。這是一種切己的
侮辱呵！一種丟失人性尊嚴的侮辱
呵！

我有心翻回身去把那對我發出
惡意的嘲笑的人，拉出來做一通痛
打，但是我沒有這末辦，我終於只
是狠狠地向屋中揮了凡下拳頭，
（恐怕在背後正有人在嗤笑着我底阿
。舉動哩！）然後我便像一個鬥敗
了的公雞似的，開始垂着頭又自己
已驅逐到雜亂的街頭上來。
天已經近黃昏了。

二、真實的血液的故事

天陰得更加厲害。在方才一瞬
的當兒，竟飄飄然落起了蒙蒙地細
雨。黃昏的街頭乃更覺得淒涼和黯
淡了。

因爲有雨落下來，早春的寒風
吹在身上，就似乎愈發顯出它底尖
銳性。這時無論怎樣加速我底步
伐，和想法盡力把脖頸往衣領里縮得
更緊一點，也是無濟於事，寒風夾
雜着小雨點陣陣吹落在臉上，比用
針刺還要難受。到後來爲了肚中的
空虛和冷風的威脅，竟使我戰慄在
黃昏的街頭上了。

「怎末辦呢？怎末辦呢？我像
在問着天，又像是在問着自己。拾
頭嘆一口氣，涼沁沁地雨絲就直飄
進咀里來。我不由自己打了一個寒
慄。

飯館子裏的鍋勺叮噠地敲得正
在起勁兒，從娛樂場所出來後的紳
士老爺們，又該到了准晚餐的時候
了。隨了叮噠地鍋勺聲，飄過來陣
陣地飯菜香和堂倌高呼「二百喝酒
」的聲音，我尤如一個三天沒有找
到東西吃的餓貓，乍又聞到飯菜，
因而就似乎更加引起我腹中飢餓的
難挨。這對於一個一天也沒有摸到
什麼吃的人，應該是一種怎樣了不
得的誘惑呵！……這時我想起了一
那個還滿二十歲的年輕孩子，現
在他在家中一定等我等得也很焦急
了吧！但是我好拖着個疲乏的身
體，帶了一個毫無收穫的消息回家
去嗎？……然而，暫時安慰一棵
焦急的心原也是很必需的事情呵！

「我這末的想着。于是我把腰中僅
餘的兩元錢拿出來，在一家小飯鋪
裏買到兩個不大的窩頭，很珍貴的
藏在內衣的口袋裏，預備回了家後
做爲虹和我底晚餐。

馬路上的電燈還沒有到了該燃
着了的時候：天顯得更加陰黯了。
雨也似乎比方才更密了一點。因而
行人也逐漸的稀少下來。但是風里
雨里可阻不住飢寒線上同胞們底出
動。若干苦干的人力車夫們，爲了
解決吃飯問題，他們得先空了肚皮
拉一個腦腸腸肥的人在風雨里跑。
頭上冒着熱氣，濕淋淋地雨滴也敲
落到身上來。再流下去，是汗水是
雨水就叫人難以分得清。

這時街角上，一個衣服破成碎
片，臉上的污垢被雨水合成了泥的
小年輕孩子，正在尾隨了行人做着
可憐的哀求：「老爺呀！可憐我一
天沒有吃一點東西，修好的爺爺
呀！有零錢賞我一角吧！……」
……「被稱做爺爺底人當然不會理
他。當然更不會因了他哀求得可憐
，就慷慨地掏出一角錢來，滿足了
他底奢望。行人路人還是在低頭行路
只不過是更加速了一點行路的步子
而已。每個人都懷着把一個污穢不
堪的東西遺落在後面的心情，努力
向前飛快的行走着。那小年輕孩子
尾隨着一個行人有二十多步遠，才
又無可奈何地換一次新的乞求目標
。……可憐可憐呀！……」哀
慘的呼號顫動在春寒的風雨里。最
後追求的新對象換了一個老太太
。一個老年人爲了怕風雨的濕淋，
儘可能地邁快了老態蹣跚的腳步。
但無奈她底年紀已不允許她再做一

次青年人的健行，可是爲了節省些許的金錢，又不肯隨便將自己交付給一個洋車夫；因而，這老年人體態有點陷於窘困狀態之中了。『修好的太太呀！可憐！』『無功的調子飄動在老太太的耳邊。這聒噪的聲響幾乎比使她在雨天下行路還來得心焦。後來爲圖眼前的清靜，她用了極極不耐煩姿勢，從兜中掏出一個一角錢鋼版來，白花花的擲在馬路上，但因為投擲力量的充沛，那小東西竟像一個球似的，一直滾到那邊的街頭去了。這白花花的東西對於一個飢寒人路是個怎樣強有力的誘惑呵！那小年輕孩子連謝也顧不得說一聲，就立刻滾滾帶帶的跑了過去；然而出其不意，當他拚命的趕到了地方時，却不料恰好又從旁邊伸過來一隻同樣發條的小手，那另一個『同命者』很快而且安穩的攔取了它；這不勞而獲的取巧把戲，立刻惹得這小年輕孩子憤怒起來了。連一句話也不用說。人類在某一種場合下，是只有用武力來做後盾才能算是最好的方法，於是這兩個同命者用不着有一句話的爭吵，馬上撒腿一溜，而後又馬上滾在馬路中心的泥水里去了。……』

乃決定了這兩個孩子底命運。汽車夫將輪子向右方一轉，馬，這輛汽車便風馳電掣地向這開門了過來。一剎那只見那笨重的車輪帶『啾！』地一聲響，連喊一聲『啾！』的餘地都沒有，這個標無辜的小生命就這樣被碾碎在車輪的下面了。……』

『那間馬路上的電燈燈地亮起來了，這時便很顯着照出了兩個泥水中小屍身。在其中的一個發條的小手是還緊緊地攥着一個一角錢的鋼版，血，很慷慨地從兩個孩子底肚腹中流出，混在泥地上的泥水成了黑紅的泥漿。……』

『……』

那兩個窩頭從袋中掏出，並指示給虹去吃。我便脫下了身上已被雨淋溼了的長衫，和滿被了泥水的鞋襪，頹然地倒在床上。

「不，你應該告訴我！你怎末的了？是不是受了別人的委屈，在外面？告訴我，可憐的小孩子？」

「虹親切地關懷，使我無法再微沉默，但是我底整個的生命現在已不允許我再多做一點努力的事情，縱然只是多說一句話。所以我對這一好心姑娘的詢問到底只還搖搖頭，便又吃力地閉上了眼睛。」

前方才馬路上的幕簾，却仍然沒有開，我底腦際，這意外的刺激，人類惡意的嘲笑，過度的疲勞和飢寒……全都像毒蛇似的在我底腦中和身體內串行着……這疲乏得幾死到几近昏迷的程度，使我不由自己的又記起了那次在醫院中索賄的情形。……是的，我的確時常是每日底底而來餐飽了一般不要臉的臭虫的……這時我底頭中嗡嗡的響，身上也有一些發燒，我想我也許真需要從這病中醒轉吧！

「不！你一定得告訴我……！今天你底臉蒼白得那末可怕……！一個多麼嬌健的女孩子，竟然也伏在我底身上哭起來了。」

「是呵！這只是我底遺失呵！我底遺失呵！讓神靈懲罰我自己吧！（可憐的別天容骨呵！）」

無論如何我也不能沈默下去。我底腦際閃着虹來時的模樣。最後告訴我，那個嘲比我還可憐的小年輕孩子的死亡，太刺傷了我底

心。

「是的，這一天里你所受到的損失是太大了，太大了。我底小孩子……！虹伏下身來吻我底嘴唇，但我却感不到一絲的暖意，是怎樣四片冰冷的咀唇呀！」

虹給我蓋好了屋中僅有的一條被子，她便去收拾我方才脫落在地板上的鞋襪。鞋襪裏早已灌滿了泥漿。……我可以用漸漸地聽到她在樓梯口用力往外擲水聲。

濕了的長衫也早已晾在屋中的繩上了。之後她洗過了手，在暖瓶中倒了一杯熱水，叫我「立刻喝就把它喝下。然後又帶過式看看我底手裏。一塊一塊地把我一個個頭弄到肚裏去。」

「你够不够？把這個也吃了吧！我肚裏還不太飽呢！……！虹看我底臉地吃完，就又讓再來吃另一塊。」

這個孩子分明是在對我說着謊話，雖然這謊是善意的，我不由也有些生氣。「不行！我們一人一個，倘不然我便生氣了！是呵！明明我們的腹中不都是這一種的空氣虛着嗎！」

虹低頭看了一下，這面沒有母親我分辯，便狠着虎臉地把我底高頭吞掉了。從這狼狽的情形中，我得以窺出她底饑餓程度來了。是多末可憐又可憐的小孩子呀！……！為了愛情，今天她得跟着我底這從未會過到過的健康與幸福。是呀！虹往日臉上每晚發亮的紅暈，現在已成爲一支得不到養分的半目的的玫瑰了呵！……！想到了

目前的生活，想到了虹底青春，我

心中便覺得有萬分的歉疚和對不起她。

「好好休息一下吧！先不要說話。……！她像一個小母親似地，用仁慈的手在我底身上輕輕拍了兩下！重新又給我掖好了被子。便去燈下整理着滿桌零亂的原稿紙及書簡。她把這滿方塊底原稿紙很小心地疊放在一起然後很快又帶些欣慰的樣子做念着：一頁，兩頁，三頁……！五頁……！十頁……！十五頁……！十七頁……！呵！再寫三頁就是兩萬字了……！說到這裏，她忽然想起一點事情來，便推翻了

自己剛才所定的不許說話的一規約，這好的問我：「喂喂！前天到書店裏你給我開過了那篇十萬字的小說了沒有？有人肯買嗎？……！一問過了。人家都不買。就是特意說明了是「女作家」的也無用。……！人家要「劉雲若」的「八十字十五元」也肯收買。……！及至話語說出口，我才覺出這消息未免太有點使人掃興！可幸欲挽回已經來不及了。」

「書店的老板也真是有點見鬼……！虹低聲的詛咒着。……！那天還是把這給某一個雜誌寄了去碰碰運氣吧！我在幫助中給了她一點無可奈何的慰安。」

虹沒有回答我的話。我聽得見她把稿子謹慎地收入在抽屜中的聲音，收拾水瓶倒水的聲音，移動桌椅的聲音，電燈推往屋頂的聲音，用鑰匙開門的聲音……！隨後她便像一隻小鴿子一樣的偎到我的懷裏來了。

屋外的雨早已停止。但不料

又颳起了風。因而就似乎加重了這夜空氣的嚴寒。我們的這個小屋裏，那天連一點烟火也見不到，待到這時，簡直就無異乎是一座無生氣的石穴。

爲了容易多取得一點暖意，虹緊緊地攬住了我的身體；我底竭力想方法將身體靠近了她。但是這樣並沒有多大用處，原來把兩條冰冷的身體加在一起，就只好使人更覺慄慄之感。虹的身體一點暖意也沒有，人家都說愛人的身上是一團烈火，但是虹却有着一條怎樣冰涼的身體呵！……！

這時隔壁房東家的無線電，忽然響聲地響起來了。同時「嘩啦啦」地響起在屋簷之中。……！爲了市民們高貴底享受，廣播當局永遠在，獎賞苦心的選擇一些最好的京劇給大家聽。這一晚大概又不外是一齣什末武戲，因爲發打開了無線電後，在一刻鐘之內，就只聽得見震耳的鑼響：「鑼，鑼，鑼！……！我底心裏也響起這科學的碎物來了。待到鑼聲稍歇，立刻有一堆比「叫」更響亮的鑼子，粗聲粗氣地亂叫着。隨後那聲高而的紳士們，「好！好！拚命去擊地爲這條子喝起采來。」

我和虹完全用被子蒙起頭來，但這樣也是無濟於事。那一陣陣「鑼」的響聲，房東小粗尖着嗓子「鑼」的響聲，以及那聽不見的「鑼」都格外更容易來得特別尖銳性。它們好像故意地直往耳鼓裏鑽，怎樣躲也躲不開，叫念一點辦法也沒有

自從我和虹搬到這里來的一個多月光景，每天晚上永遠得陪房東的太太小姐們，聽聽「嘩嘩」的打牌聲，和一兩齣鬧人的舊劇，這些，似乎早已成爲我們底一種必須的義務了。

虹把身體靠得我更緊一點。她娓娓地告訴我白天花我出門時，她在家中等得我如何心焦，這一天中看不見我心里又是如何地感覺到空虛。……說來說去就又回到我們目前底生活上。她說明天最好留我看

家，也好休息一下這連日疲勞的身體；讓她出去找一找她底同學應嗎，說不定也許會遇到一點什麼機會的。……之後她又告訴我，今天房東太太已經來討過三次房錢。房東太太是一個膠東人，這時虹並且還故意開心地學着房東太太底山東口音說：「你們銀（人）不講理，不講理。……（三）天文宿房錢，不然，警察捕，（署）里去鎖（說）話。……這不知愁苦的小孩子喲！」

一陣陣悲憤和羞窘像雲上我的心。在胸膛中我感到絲絲地刺痛，好像比用什末刀子割着似的還要難過。目前這一切的一切，似乎全都使我感到生活重壓的難挨。這時我忽然想起，黑暗的社會和一切的惡勢力如同一個堅固的樊籠，每個人不就是必須得生活在這樊籠之間嗎？目前的我和虹已如落在網中的魚，我們得用什末方法才可以破網而出呢？……這時隔壁的無線電已經停止，但是牌聲却還沒有歇

。我清晰地聽見隔壁的鐘敲過十二點的聲音。虹在我的臂灣中已經睡熟。輕勻的鼻息直噴到我的臉上來。我想：爲了這可愛的孩子，我們是應該需要着較比優越一點生活的。……是的，我們都還年輕，有熱血也有力量。爲了未來的日子，我們有理由來低頭忍受這目前的一切。……然而這時忽然另外的一個問題又飛入了我的腦際！明天！明天，我又用什末方法來打發這空虛又多難的「明天」呢！……

英雄與好漢

龍心

楊三標子來到于家溝賭局上時，訟棍劉二古已經輸得臉紅脖子粗了，方桌周圍有的坐着，有的立着，有的衣服極襤褸，滿臉鬍鬚蓬蓬的短鬍子，肉皮黑紅粗皂，——這些都是老忠厚的莊稼漢，他們一輸了錢，立刻急得青筋暴起混身冒汗，但是對於賭局仍然有一種神秘的牢不可破的迷戀；又有些打扮的非常乾淨利落，一臉白潤的肥肉，令人一望便知他們是城村里的俊秀人物，花蕩子。他們眉目間永遠含着一種神似的神似的笑，黑了注，也不過沮喪的一搖頭。

賭桌擺在院子裏，棚棚底下，但這院子不寬敞，方圓沒有兩丈大。賭徒們擠得團團圍圍的，一會兒嘈雜嬉笑，一會兒又非常靜默沈寂，天氣異常乾燥，這里除了像蒸籠一般的悶熱之外，空氣中更含有一種汗酸和炭酸的味道，薰得人惡心楊三標子初一進來，混身感到分外不舒服，可是

略過一會兒，他就不覺得了。

廠高的董小三見楊三標子進來，向他一點頭却像等也還禮，趕忙又照舊賭碼去了。楊三標子見劉二古在場賭錢，便擠到他身旁邊看，木盒揭開，劉二古的碼注黑了。廠高的在他的碼子上用鋼，添加五十吊的碼，楊三標子也是內行，一望那碼子的擺法，便知道已經輸了二百多吊了。

「玩錢不起火，一定怕老婆。」

第二，木實一擺去，劉二古也不多加猜想，在四上就注了一百吊的獨股碼。楊三標子剛來，摸不清這個做寶的手法，所以也不認劉二古是否押黑，只順手扯扯他的衣角，勸他不要起火。

廠高的董小三一看大夥的碼子下齊了，便大聲的嘆道：「拾手！開！——劉二古古搶寶盒來一開，——三了。他氣得把寶盒向桌上一撇。」

「官打刁民，錢輸得人。」

他越輸越上火，越上火越頭昏，結果越摸不着紅。他是越燥越燥性子，越輸下的注越入，獨股一贏三，他老想注全撈回來，楊三標子極力阻攔他，他這會兒那裡肯聽！

楊三標子後來看他輸到了九百多吊了，心中實慌了。劉二古的底細，他摸得很清楚。他並不是財主，他沒有固定的職業和收入，每年只是靠着挑私架訟擇飯吃。三十四還許拿得出來，若是上了千，在他身上可不是一件小事。可是他仍在拚命的下大注，將來輸到多少，誰也不敢斷定。劉二古自己這時也有點心慌，有點害怕了，但是既然拚到這裏，輸了倍些，那能不繼續死拚下去！楊三標子立在一旁，爲他捏着把冷汗，同時却又爲他出了混身熱汗，也不敢再勸他不要死幹了。

劉二古古輸到一千五百多吊時，全場的人也都驚慌起來了。鄉下莊稼賭局，雖然見不得大注，可是這個有于成龍做後台的賭局，一天一千吊兩千吊的上下碼也常有，不過，却沒有像劉二古古這樣下法的，他越越押注越大，一次比一次增多。

廠高的董小三見過大世面，曾有一次一個人輸急了，押他的大腿，董小三神色不動的說：「你押你的腿袋，我也取開寶盒！」于是董小三的名聲傳播得各處都知道。再一說，這個賭局的後台是大名鼎鼎的于成龍，這里邊有他的好漢股，出了什麼亂子，他也敢承當，他也敢拚。一提

于成龍誰人不知，誰人不曉？他竟年在廟會上，在年節上公開開賭，官廳都不敢抓，即是大土匪藏在他們那裏賭錢，也是完全保險。董小三想到這裏，胆量一振，可是並不認諱劉二古，于是又暗暗想心，這傢伙是幹什麼的？竟敢下這麼大的注？因而在檢查碼子時，不由的偷偷打量他，平常的白布褲褂，不多不寡，也不破，土財主吧？不大像，衙門里的差役吧？也不像，看他那幅瘦削的臉盤，橫橫的眉目間凝聚着一種輕蔑的冷笑，和滿不在乎的神氣，却有八九分土匪渾渾的氣象。然而你一個小小的土匪渾渾兒能有多大道行，也不打聽打聽于成龍是賣什麼的？竟敢老虎頭上拔毛聖人府裡賣文章！你想用大注嚇倒我！好！開個子不怕大肚子漢，來吧！董小三心里這麼一打算，立刻斜了董小三一眼。

後來劉二古輸到三千多吊時，大夥誰也不敢押了，光看他的了。楊三標在一旁真替他焦急，替他擔憂。

周圍的人噤然無聲，好像被一種什麼嚴重的空氣所威懾住，呼吸都不自然了。

劉二古一看這一注又輸了，突然立起身來一抖桌布，一推賭桌，攪亂了擺在上面的數碼，離開座，呵呵大笑，說道：

「他媽的！幸虧是鬧着玩，若是來真的，我還真還不起呢？」

說完，他又大笑一陣，便俯身自得的往一邊走去。

臉高的嚇了一怔，看熱鬧的大夥也都一驚，用着探詢和期待的眼光望着董小三發楞。遮在藍粗布幕後面的做寶的，聚開幕角向他們張望，好似還不知道這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誰也摸不清劉二古是怎麼回事，你看他，他看你，面對面發楞。個個臉色又緊張又驚奇，想笑好像又不敢笑出聲來。

楊三標子也莫明其妙，看看劉二古，又望望臉高的董小三，這時董小三也跟着扭臉看他。

劉二古古泰然自若，慢條斯理的擦擦臉上的

汗，坐在椅子上，解開胸扣，用扇子搥起來了。大夥都看他，但他並不看別人，微微笑着，臉非常安閒自在，彷彿剛才看的和誰開了一會兒玩笑。

其他的賭徒，記輸碼的當然樂了，有上碼的雖在一邊心里發急，却也不敢開口責問，臉高的和做寶的互相瞅了一眼，好像有一腔子話要說，結果却也沒說。

大夥只是沉悶着，只是臉神和眼神不斷動作着，好像都在把別人的驚異的神情，當作理解這件事變的秘鑰。

臉高的董小三猜到劉二古是個混渾兒，但想在賭局上贏錢錢拿，不巧輸了便要先賴，然而他摸不清他有多大道行，所以急又不敢急，況且他又嘻嘻呵呵的笑着，叫人家急又急不上氣來。

「一會兒，他才噴笑一聲，問道：

「喂，老兄，你這是怎麼回事？」

「誰說不是，早就不該鬧着玩。」

大夥避出一聲笑，急忙又收斂起來了。

董小三想笑沒笑出來，隨即沉臉又問：

「豈有此理，那有拿着錢財鬧着玩的？」

「誰說不是，早就不該。」他接着大笑了兩聲，抽起旱烟來了。噴一口烟，迷迷糊糊，同大夥微笑了一下。

楊三標子在一旁暗笑，臉也漲紅了。

做寶的一看這混渾兒確是難纏，可是人家既然我上門來了，還能躲嗎？並且這賭局被他這一攪，跟他若不見個高低，還有什麼臉再繼續幹，於是他一拉董小三的衣服，偷偷離開，一同報告于成龍去了。

于成龍是這一帶的大土匪，他有一種潛伏勢力，那是因為他的朋友和徒弟特別多，上九流下九流，莫不來往。無論你窮你富，他都一視同仁，只要你投他那裡，他莫不竭誠招待，三言兩句便成了像幾十年的老知己，不管在任何情形之下，有天大的爭執，只要對方說一句：

「于大爺，人過留名，雁過留聲，下次見面的時候多着呢，咱們先交個朋友，怎麼樣？」

于是他一定呵呵大笑，站起身來抱拳成作揖勢，回應道：

「還有什麼說的，一句話，咱們以後是一家人了，別提別的了！」

人們一談道某處某地有位好漢，就有什麼人，這會兒他最高興把大姆指一伸，頭一搖，說：「那也是我咱的朋友。」有時接着便講述某年某日人家來拜訪他，某年某日他去拜訪人家，以及他們在何年何月何地認識上的。

他這般愛交朋友，最初也是因為天性如此，可是後來却成了他的職業。自從庚子年大亂時空拳打死了外國人，中國衙門懸賞捉拿他，他不能在京津一帶保鏢，便回家鄉于家溝來了。他生長了個大體格高身量，臂力過人，又練過各種工夫，却幹不了莊稼活。京津混事那幾年也是好交遊，一點積蓄也沒有。自己家裏長成就不會有多少祖傳的產業，所以他那時剛一回到家鄉，牛巴巴的光身打光身，若想想力氣，自己吃不了苦，若想在鄉里享受，家裏又不許，困難極了。

於是他只可恢復舊業，給鄉下鏢局當師傅，押車送行。幹這活勾當，明着常和官廳差役打交道，暗里也和匪黨不斷來往。這樣地交結上了許多明暗兩界的朋友。有時船上辦案不辦，便請他幫忙。有時犯了案的匪黨，也請他說情。於是漸漸被人提起，在公事上私事上有相當的通融能力和門路了。

他既然有那般隨身攜帶的工夫和寬廣的交遊，和幾年不相上下的人便來結為兄弟，輩數小的人便來投門拜師。他的朋友徒弟越多，他的潛勢力也越大越遠，于是附和他的越多。方圓一二百里以內，無論在什麼里遇上遇見困難，一提到成龍立刻可以請朋友交情，甚至於論起連來馬上行禮喚叫師兄或師叔，因為這種緣故，吃黑飯和指望當路為生的人都投來拉攏了。便是那些極守本分的莊稼老，為防備別人欺負，也常叫兒拜他為師，學拳腳練習工夫。

于成龍這就不當標師了，專以教徒弟練拳腳為職業，他的朋友又多又濫，所以幹什麼的也有

。起初犯了法，請師傅到縣衙門班房裏通融，到後來便直頂着師傅的名號幹了。可是他們也不虧負他。開賭打的頭，販賣私貨賺的錢，總大批的給他送來。他本村常年開的賭局，簡直成爲一切匪類亡命徒的安樂隱匿窩藏所了。於是附近出了什麼綁票案，都來這里託他說票，縣警察也不來抄拿他。一來惹不了，二來他們互相利用狼狽爲奸的地方比互相衝突的地方多得多。

他的錢來的那般容易，於是花的也非常痛快。無論認識不認識，誰有困難來求他，莫不立刻答應。天下人好像都是他的親朋友。在路上遇見任何人，也不通問姓名，隨即又說又笑，如同老友一般。假如路過他的門口，他必定拉你到他家坐坐喝壺茶，或吃頓飯。否則他便以爲你是瞧不起他。有的人與他素不相識，出門一時困難，投奔他那里，住兩三個月，臨走還給盤纏。他從來對於這些事情沒有厭煩過，並且以此爲自己的一種光榮。

這樣，不但那般流氓他痞一提起于成龍來便師傅長師傅短的吹，就是那些老實莊稼人也都佩服他：

「你看人家，一點架子也沒有，對咱這窮土窟也不瞧不起。一見就笑嘻嘻的先趕過咱來說話。」

于成龍的人既然那麼好，又善於和班房里拉攏，所以他的賭局向來沒有被警局抓過，也未會有什麼十混渾兒前來攪亂秩序。於是他對於自己有很大的自信，同時也常向別人吹噓。這天驟然聽見董小三來報告有人攪局，心里不由嚇了一跳。

他覺得自己的名聲很大，「誰不知道俺于成龍！誰不知道俺于成龍好交朋友？知道咱是怎麼回事，還來鬧局？是不是故意來碰俺？咱那個地方得罪了朋友？……」他回頭問董小三：「那人什麼樣？」

「瘦巴巴的黃皮臉，兩眼賊溜溜的，不像個好擺弄的！」

「說什麼橫話來嗎？」

「沒有。」

「沒有？叫什麼？」于成龍加緊的追問。

「不知道，正玩在火頭上，冷不防他他一翻桌子，這時都弄僵了，誰還好意思的問他姓名。」

「這格貨是幹什麼的呢？」于成龍暗暗有些阻慮，「人家既然明知道咱的名聲還來鬧局，恐怕是安排好了想碰碰我吧？難道光棍了一輩子，到老還栽個死跟頭？」

「不管他是幹什麼的，你老人家也得和他較量較量，若不，這賭局還能開嗎？」

「那是，那是。」于成龍外強中乾的說。在路上，于成龍越想越起火，一俛于成龍英雄了一輩子，落得了那末大的名聲，難道就甘心馬馬虎虎地栽到別人手里？他突然一鼓氣：「好！和他拚一下子，這條老命拚了吧！早晚也是死，也留個英雄好漢的名！」

他本來是個高個子寬膀子，粗眉大眼，一臉橫肉，稀疎不多幾根鬚鬚鬚子，兩鬢雖見白花，雙目却炯炯有光；現在心里再加些氣憤，於是走到路來，更是雄糾糾氣昂昂了。

他邁進賭局門跟時，纏着眉頭，兩眼已經火紅，呼呼發喘，兩拳緊攥。他本來看見一個不相識的陌生人微笑着坐在那邊椅子上，却故意把頭扭向別處，冷笑的問：

「那一位朋友到敝處賞臉來了？失敬得很！」

大夥一見于成龍臉色那末難看，話頭又明明在找茬，便幸災樂禍的看劉二吉古。劉二吉古却仍然微笑着，見于成龍走過來急忙站起，回答道：

「這就是于大爺，久仰久仰。」

于成龍摸不清這話是好意還是惡意，仍然繃着臉說：

「不敢當不敢當，請問好漢大名！」

這時楊三標子看局勢不對，趕快向前紹介：

「師傅，這不是外人，這是我盟哥劉季順。」

「呵，原來是劉二爺，久仰久仰，真是無緣不識泰山！」于成龍立刻破怒爲笑，聲如洪鐘似的嚷道：「爲什麼不先到咱家喝茶，和他們鬧什麼勁！」

「誰說不是，早就不該。」

「走走，家里去，三，你也借二爺一塊去！」

他們三位一同走了。

其餘的人，你看我，我看你，董小三却先打破沈默道：

「這小子就是說棍劉二吉古？」

「若不是他，行嗎？」

「到底是人家，哼，常言說的好：『英雄惜英雄，好漢愛好漢，』一點不錯！」

走出門，我看見全村的兒童都往村頭上跑去。我攔住小勃納茲，問他出了什麼事。

「有位紳士在村頭上，」他上氣不接下氣漲紅着面孔說：「他正在那裏作畫！」

一位「正在作畫的紳士」一定是位畫家，於是我也向着村頭走去，差不多立刻便找到了他。

他在那楊柳叢中飼鵝的青草地上，面前放着一隻小小的三脚架泰納特。康佐耳在他後邊

村中

畫家

高德尼作
王義子譯

揮舞着他的手杖，往後趕開兒童們。年經的孩子們不費什麼氣力便爬到樹上，從那些優越的地點，觀察着這奇蹟般的事情在怎樣完成。誰會想到用那木棒子一樣的東西便可以畫畫！這棒子一來，一個星期以內全村子裏的兒童便都要會畫畫了。

那畫家是個漂亮瀟灑的青年，一個和每逢夏天全國各處都可以碰到的那些熱心的一樣，一個意大利人。他頭上帶着一頂鑲着寬邊的軟帽穿着一件絲絨背心，一個意大利人。

不過，那青年却是匈牙利人。當他們告訴他校長先生到了，他便擺下畫筆，站起來說：

「我的名字是伊諦納，李滋，」他說，「我才從慕尼黑（德國城市名）回來不久，想在祖國渡過夏天，並且畫點速寫畫。」

「你怎麼湊巧會光臨寒村呢？」

「我自己真的也莫明其妙。我漫遊各處，可說是隨着風吹的方向飄蕩。我也傷了一點兒工作。下星期我就要回去了。」

「你爲甚麼不繼續工作呀？我們可以一邊談着話。」

他正在畫着那田野的一角，橋，樺樹，和水邊的幾株楊柳。他拿起筆來，重新去開始他的工作。他的眼睛，時常離開畫面，而向着他要畫的那

些景物上張望。

「很顯然我們同行來到這裡的很少！這村子裡充滿了值得畫的腦袋，一個又比一個好，可是每逢我要求他們任何一個人給我做模特兒，他便嚇得躲起來！」

「一天曉得他們怎會懂得模特兒這字眼，」我說：「你應當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同他們說，畫家先生。」

「我原來是那樣的，有一個，一個臉面孔的少年，當我答應給他五分錢的時候，本來不害怕了，可是其餘的人立刻將他弄走了。別讓他用油來沾污了你的臉，你瘋子！他們向他說。他很相信他們的話，所以我只好一遍又一遍地來畫這些令人討厭的柳樹。」

「待一會，我可以對你說出這種困難。你只告訴我你想畫誰，便得啦！」

「好吧，」他將畫筆伸到空際，「我看見那麼一個老頭兒，真是不管出多大的代價，我都要畫他。我甚至於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好像是個詞，或者詞比畫，我記不清確確是甚麼了。他頭髮雪白，紅光滿面。他那潔白的頭髮和紅紅的雙頰，真可以說是富有色彩；藍藍的顏色，朱紅，洋紅，櫻紅，綠黃和許多陰影；

「這位紳士，」我指着那畫家說：「是一位會畫畫的人。——不是那些毫無價值的紙畫子，而是精美的圖畫，用油畫的。」

「用油？——像你在教堂裡見過的聖者的畫像一樣。」

「呵好！」

「我們到這裡來，凱維，就是因爲這位紳士想給你畫一張像。」

「我的像？我可不是聖者。」

「不是那樣。他想畫一張很大的畫子，在裏面要給你做模特兒。」

「畫上許許多多的匈牙利人，他想讓你也模上一份。」

凱維不相信地望着我們

「噢——他說：「我年紀太大了不好做那種事情了。畫我的孩子們，」

「拿他們去畫吧！」

「正因爲你上了年紀，所以我才願意畫你的。」畫家說：「我要把你畫成荷馬，帶着健康的紅潤色。那樣一定會成爲荷馬的一種新觀念。」

「瞎了一隻眼睛，坐在荒蕪的森林裡，吟詠着他那讚美英雄的史詩！」

「怎麼？——那老頭兒咆哮着：「你要把我畫成一個「虎赫」（匈牙利語創子）？」

「不，不，不是創子手，」我爲了使那個老孩子安靜，說：「一個希臘人，叫荷馬，」那畫家又說。

「呵！你不明白！我又說，還是爲了安慰他，」只是畫子上的畫的是希臘人。」

「我心裏真盼着有什麼東西會將那畫家擊斃，至少在一刻鐘之內使他能說話。」

「只要再在你那腦袋上添上一把適當的鬚髮便千妥百當了，」他說。

「你見而，先生，不過我一定不幹；——那老頭兒氣忿忿地回答：「我很喜歡同你見面。」

「這——你對畫家說：「讓我來同他談好了。」

「這時，婦人們從屋裡走出來，我便去向她們說這件事情。」

「你——先生，好太太，——我對那老頭兒說：「我們正在作難呢！這

位紳士，他眼裡最亮的兒，最美麗的女人，和最好看的老頭兒。如果凱維老

畫家的畫布上，那乾草棚佈置在一片黃色中間，就連那顆大胡桃樹也畫上了。

這張粗略的速寫，也很得那老頭兒的歡心。好吧；他說：「任憑你們把我當作孩子搵弄吧；爲着要伊校長先生歡喜，我一定幹。」

他站起來，返身向臥室裏走去。——你給我拿出最好的衣服來。——他向他女人說。——我不用換衣服。——畫家說：「我只畫你的腦袋。」——我向畫家作手勢，不要他講話。——

——你要顯得好像人家從窗子外邊看你，凱維老爹，——我告訴他：「那這些從窗子外邊看你的人，一定不看見你的手和腿，是不是？」——他堅持地說：「不管他的衣服畫上與否，那裏將他的面孔永久保存下來的一瞬間，總要算他一段嚴肅的時光。」

——動也不動地坐在椅子上。——他將自己完全交付到那畫家手裏了。——靜寂籠罩着那門庭的地方。畫家用熟練敏捷的手法，在畫布上鈎出了顯的輪廓。他將那兒和那兒點染了一下，在腦袋周圍塗上深栗色。——

——起頭起得滿好，一缺點說，他正倚着牆。——不過却還不是他。——現出來。——那兒是一團顏色。——但是，凱維媽却拍着手喊起來了：——

——凱維老爹對於他二十年前的樣子，絲毫也不發生興趣，只坐在臂椅上，安靜地繼續吸着烟袋。——門庭間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了。在那些人中間，布資茨的女人也跑來看。——她是一個瘦弱的婦人。她身上穿着那只有節日才穿的黑衣裳，她爲什麼如此，我却不得而知。別的婦人也來觀看是麼事情，不過她們只像路過這裏頭便進來看似的。立刻，就要去她們的工作。只有那個瘦小的布資茨女人，却停留在那裏，聚精會神的凝望着那逐漸完成的畫子。

——你們給他多少錢？——她低聲問：——是這畫子值多少錢？——

——呀，是不是你也想畫一張？——

——喲，不是，我只是問問……罷了；——

——唔，一個錢也不花。——凱維媽媽回答道：——我，——麼也不用給他。

他畫我丈夫只是爲了自己找樂子。你瞧，是不是越畫——

——你隨便怎樣都可以，就是別動彈耳朵；——鞋匠肘子倚着垣牆說：——

他正往那邊畫着呢。——

那老頭兒的耳朵動也不動。——

越來越令人驚異了。一刻鐘之後，門庭間便充滿了歡笑的大笑和愕然的驚詫。

——真像他，真像他，——人人喊着。

——現今世界上有個你了，凱維老爹。——村裏的警察說。

最後，那老頭兒再也忍不住了，從椅子上站起來，蹣跚地走上前去，看他自己的畫像，他搖晃着腦袋：——是的，正像我！——

——噢，這畫子還沒有完全畫成，——畫家說：——明天我還回來。那時你

便乾了，我再給你上一層漂青油。」

——你上什麼？——我要給你在各處點上些焦油。」

——唔，那時再上些焦油……我要給你在各處點上些焦油。」

——不，自然不是你呀，只是你的像。那樣你的眼睛便顯得更深了

——凱維老爹。——那布資茨的小女人心神不安地跟在我們後邊。——

——我曉得，畫家先生，——我們走到橋前時，她曾着險說。——

——我曉得，畫家先生，——校長先生，和親愛的畫家，——她說：——如果你

——我曉得，畫家先生，——校長先生，和親愛的畫家，——她說：——如果你

——我曉得，畫家先生，——校長先生，和親愛的畫家，——她說：——如果你

——我曉得，畫家先生，——校長先生，和親愛的畫家，——她說：——如果你

——我曉得，畫家先生，——校長先生，和親愛的畫家，——她說：——如果你

——我曉得，畫家先生，——校長先生，和親愛的畫家，——她說：——如果你

——我曉得，畫家先生，——校長先生，和親愛的畫家，——她說：——如果你

——我曉得，畫家先生，——校長先生，和親愛的畫家，——她說：——如果你

——我曉得，畫家先生，——校長先生，和親愛的畫家，——她說：——如果你

——我曉得，畫家先生，——校長先生，和親愛的畫家，——她說：——如果你

——我曉得，畫家先生，——校長先生，和親愛的畫家，——她說：——如果你

——我曉得，畫家先生，——校長先生，和親愛的畫家，——她說：——如果你

——我曉得，畫家先生，——校長先生，和親愛的畫家，——她說：——如果你

——我曉得，畫家先生，——校長先生，和親愛的畫家，——她說：——如果你

——我曉得，畫家先生，——校長先生，和親愛的畫家，——她說：——如果你

——我曉得，畫家先生，——校長先生，和親愛的畫家，——她說：——如果你

（青梅）
都 市 夜 市 的 幽 靈



男：看看明天吃什把我借来的五块钱都赔了。
女：难道咱跟他们那些少爷们在一起还能显出个马？（笑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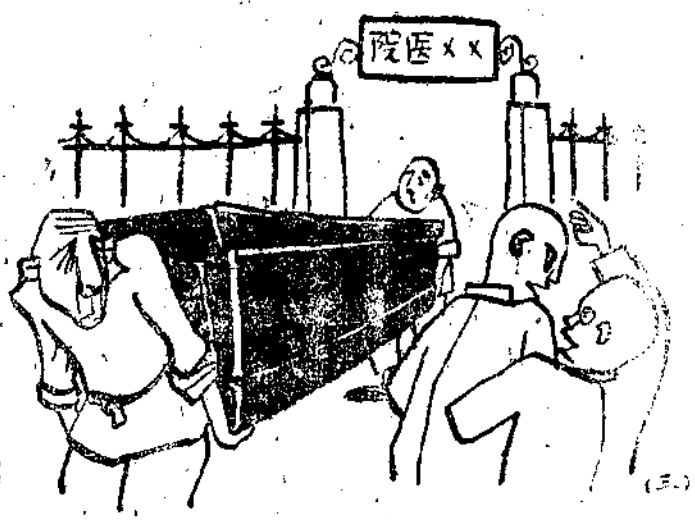
×長：
對不起！
你們來得
晚了，本
社人事已
經內定。

（翼湘）



乞婦：老爺！
可憐吧，一天纔要
到八塊錢，孩子都
餓得走不動了。
公務員：唔！你每
個月收入二百四十
元呀，比我的月薪
還多呢！

（超然）



斷章取義集

(冀湘)

- 一、「奴才做了主人，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魯迅
- 二、「想到自己有着用不完的钱，在夥伴中間，不覺感到一點驕傲。」……大地。
- 三、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去沒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去就哄動一時了」……魯迅。
- 四、人活着不就是為舒服嗎？」……魚。

羅南

萬介

(一) 秋夜。

夜！晚秋的夜晚。
如同一片茫茫的黑水。
氾濫着。

在遺棄野的地方。
老柳，草屯。
村路，茅舍。
都靜靜的熟睡了；
拋棄掉白晝裏。
風吹日晒的苦痛。
去尋找非真實的安慰。
在朦朧的夢境。

陰森的黑暗。
悲愁的寂寥；
什麼都看不見。
也什麼都聽不見。

那邦！嗜嗜！
在這墳墓似的。
幽暗岑寂的夜。
突然橋聲響亮。
盪漾着。

盪漾到每一個角落。
隨着聲的音啊。
顯出一點微渺的燈光。
在遙遠的田間；
細小得像晶瑩月夜裏。
天角一顆星芒

擊柝的人。

怪物似的蹣跚，蹣跚！
黯淡的油燈。
映出一縷黑白鬚鬚；
掛在削瘦的
削瘦得只剩了骨架的臉上。
一對無光彩的烏珠。
嵌着。

在兩隻陷進去的眼裏。
雖是滿面的慈祥。
滿面的和藹；
却也不能磨滅那
刻劃出來的辛勞的遺痕。
陰暗的痕紋裏
是填着淒涼的故事吧？

幸福的青春。
美妙的夢幻。
都會穿插着。

在他過去的生涯；
然而
混亂的人生。
混亂得難以預測的人生。
驅使着他
不太情願的走上一條坎坷的路子。
意志消沉；
屈服了
在環境的桎梏下。

(二) 回憶。

那邦！嗜嗜！
析聲敲出了不能消失於記憶的。
甜蜜的少年時代。
田野上。
也織綴着一件淒涼的情愛。

這是誰？

如此的冷酷！
把時光像流星似的。
迅速的擲去。
無影無蹤的消失。
而消失的。
就變成了無限懷戀。

那已是三十餘年前了。
同一郊野裏皎潔的月夜；
寂寥統治了一切。
只有潺潺地流着的。
幾條參差的小溪；
是唯一的深沉的樂聲。
流去吧！
各自向着各自的方向！

散步在野草叢生的村路上的；
是英俊的羅南。
伴着美麗的曼尼。
這一對儂影。
慢慢地移動。
靜靜的沒有言談。
是竹樓了溪水的清奏？
羅南的手
握着曼尼的手。

曼尼的肩。
倚着羅南的肩；
在兩個青春的胸膛裏。
熱血沸騰着。
情緒激盪着。
一雙英勇剛毅的
和兩隻晶瑩誘人的眼
都在不自然的凝視着。
視尋着腳下的野草和鮮花。
時而
也偷偷的瞟向對方。

夏鳴集

沉
遲

……前記……

季節的狂流，在迅速的轉變。
當吹起南風的調子夏季送來給予我
無限憂鬱！

鳴蟬是叫碎了我平靜的心潮
然而我卻喜愛它，它像一個季節應
有的一支喚醒人類的喇叭，在它們
狂燥的鳴聲里給予我心葉上點染上
無限的悲哀與憧憬，於是我會沉思
着慢慢的回味着一切。

靈魂的情感幾度狂飆了，在憂
鬱的心情中，我便讓奔放着的情感
與熾熱的靈魂吐露在紙上；於是我
描繪了這心聲的呼籲！所謂的「詩
」！

這十篇貧窮的東西看起來，也
太使我汗顏，然而這是我靈魂的晶
體！產生出紀念我的生命紀念，生
命劃分的時代。

最後我會記得「普式庚這樣說
過：——

「心靈憧憬未來
現在却常是悲哀
但一切利那時便逝去
而逝去的會變成懷戀」

「我的家譜
在王亞平『都市的冬』里還遺
續寫着：——
『在曙色未來的前夜

是要操索些什麼？
一次突然的巧合。
雙方的眼光剎時相逢；
少女的臉上。
顯出羞澀的微笑。
不自持的衝動後。
給這沉寂的夜。
帶來了無限春光。
——這是真實？
還是夢境？
羅南迷惑的問。
但曼尼也不能明辯。
從春到夏，
秋去冬來；
季節變換了名稱。
桃謝荷開。
芙蓉凋零。
臘梅又降臨人間；
花兒也跟着時光變了。
羅南和曼尼。
還繼續着甜密的日子。
悄悄日見濃厚的。
是兩個人的情愛。
但誰能尋出？
在這世上。
一個永遠歡樂的日子？

(三) 離別

又是一個夜：
陰鬱的形雲。
密佈在天際。
火藥和血腥的氣息。
充滿了空間。
這裏。
羅南和曼尼。
各懷着一顆沮喪痛楚的心。
珍重道別了。
看哪！
曼尼！
擺在我面前的。
是幾條修長的路途；
都伸向遙遠的方向。
遙遠得。
也許在大涯。
或是在海角。
但我們希望着。
你知道？
唯一的希望是什麼？
——希望着。
殊途却同歸！
——好喇！
我底心就是你底心呢？
——羅南！
我要你一件贈品！
——是金玉寶石？
——還是璽路管環？
——不！
那都沒有真實的價值！
——噢！
給妳吧！
——羅南非曼尼不娶！
——換給你！
——曼尼非羅南不嫁！
——看見嗎？
山腰裏的琉璃古塔！
它聽見我們的諾言。
擁抱吧！
晚風吹來。

貫穿了兩顆心。
兩顆心裏盡是流不出的悲傷淚。
夜深了。
兩隻伸不直的手。
都在搖曳着白色的絹帕。
漸漸的遠了！
——又遠！
——終於於消失。
——一個在山角。
——一個在巖邊。

(四) 掙扎

三十多年的時光。
羅南輾轉於城市和村莊。
他會辭掉書記的職務。
爲了不願接受上司的
輕蔑的侮辱。
他會計劃一個小本經營。
但誰願貸予資本？
在沒有絲毫保障之下。
當雨水灑到地上的時候。
他作了船夫。
在曹娥江上。
然而
爲工作他却沒有粗壯的體格。
又帶了片片傷痕。
逃向陰暗的煤窰。
在雲中山畔；
爲了不致礦主的暴虐。

把生命獻給了光明——燈塔
守者

末後，我謹將十二分的誠意，
將這些初習的酸果捧獻於我的導師
也是我的摯友；楚江秋，芒文默之
他們的面請他們用真實鼓勵的
目光來批判小弟弟的作品吧！
七月二十二日沉暹誌於膠州。

一、生命的河流
我佇立在生命的河流。
遮天的帆影——
別着玲瓏的扁舟。
沙灘堆滿了狼藉的白骨。
河里的血水，洋溢着萬里鮮豔！

多少年代，
多少生命；
沉澱於生命的河流！
慘酷的歷史刻劃出：
宇宙本身的黑暗，
構成了掙扎呼喚的圖案。

交織的帆船，
沖開血浪的狂瀾，
在理想的彼岸，
是優美的樂土，
是伊甸的樂園；
當夢的盡頭，
甦生了記憶的時候；
多驚險呵！
手里捧着血的骷髏！

二、七月吟
季節在激流中轉變，
綠色的夢
濃烈地在大地蔓延，
秋蟬高歌出七月憂鬱的情調，
多少嘆息？合着流水：

和一套襪子的衣褲。
這裏他得到的位置。
是一個更夫的記憶。
和無邊淒涼的記憶。

「這工作能有什麼效果？」
然而

羅南是時常這樣懷疑的。
「我能管嗎？」
深夜裏

施展淫威的人。
造作罪惡的人。
我能制止嗎？

暗中活躍的偷兒。
去吧！
誰能幹不生效果的工作？

「生活！生活！……」
對於這老羅南！

(五) 滅亡

邦邦！噹噹噹！
是三更時分了。
人們早就鑽進了相異的夢境。

有的幽美。
有的陰惡。
在滿足的時更多的歡欣。

却還在暗中悲泣着自己的命運。
但他在睡中
他還在掙扎着

以荷延他底殘年。

人家忙碌的時候。
他到夢中去回憶。
別人睡眠的當兒。

他却出來奔波了。

那些慘痛的往事。
又翻向他底魂靈。
這極度的苦悶外面。
又蓋上一層奔走的疲勞。

病弱的身上。
那載得起這兩重負担！
多麼可怕啊！
臉色是紙一般的蒼白。
拖起沉重的步子。

「呻吟的秋風。
仲着也的。
如果生命是一片波動的水。

我便是湯湯在波面的浮萍。
如果生命是不停息的狂風。
我便是飄揚在空中的枯葉。

「浮萍！
飄揚吧！
枯葉！
飄揚吧！
枯葉！
邦邦邦！噹噹噹噹！

「唉！
站在荒蕪的草原上的。
是命運之神？

你又來了！
如今又要把我帶在那裏？
為着跟你顛波。

我早已筋疲力盡；
不能再隨你奔跑；
心兒也成了磐石！一樣的僵硬；
好是溫情歡樂也打動不得。

「你左手裏的我底『生命火焰』！
放下吧！
你右手裏的『哀愁』！
留給那個還在流浪着的姑娘！」

邦邦邦邦邦！當當當當當當！
他盡了這一夜的責任。
「就是這兒吧！」
路旁是一座茅屋；
窗櫺上沒有玻璃；
也沒有布幔。

枯枝連着枯枝當作門。
房頂上的茅草。
隨着秋風。
一束束的飄向空中。

這就是羅南的家。

「天哪！
今天已是我羅南底末日。
為什麼？
你還給我放下如此悽清的寒夜？」

「接看
是一個鐵器擊在頭臚上的聲音。
「啊！是一聲哀苦！」
悽慘的餘音。
浸透了全夜。

「樹梢上。
鳥兒飛起。
洞穴裏。
蟲兒驚覺。

跌倒了。
在血泊之中。
「曼尼！」他喚着一個女人的名子

是孤伶無依。
寂寞無聊的呼聲。
經過了一陣。
可怖的生與死的掙扎。

世界上便沒了羅南。
雄鷄喚起了宇宙的靈輝。
照耀着——對相映的事物。

一個自救的老人。
山腰裏
一座場樹的古塔。

一卷破舊的蓆席。
一個淺淺的泥坑。
然後
矮矮一堆土。

這就人們給他的
最後的歸宿！

(六) 尾聲

當嚴厲的秋雨
化成了淒涼的春風。
這裏來了一個半老女人；
一手扶着一座生滿了野草的墳墓。

「幾度春光欲老！」

× 七月的荒城，
× 碎石路鋪上了

× 晚天變幻的彩虹，
× 看見一個旅人；

× 踏着七月的陽光，
× 披着七月的夢，

× 在七月慘酷的記憶里；
× 又滑過了七月的荒城！

三、輓歌
浪花悄然奏出一曲輓歌，
幾年心頭幻影，
已伴着青塚墓草清消，
哀鴻旋着迢遠的云塔，
高昂的向長空——

× 尖銳的悲鳴！

× 荒草白骨伴一抹夕陽，
× 白云變幻着藍天的安祥，
× 海潮在岩石下低微耳語，
× 舟子的歌聲訴一曲淒涼。

× 墓碑的淚血滴紅了草心，
× 千萬遍沉痛的輓歌，
× 喚不醒紅粉骷髏的靈魂！

四、生之祭日

× 寫在自己十七年誕日的前頭
× 十七個年代

× 才子在幸福圈外，
× 多少個心頭的祈願，
× 如井底的青蛙，
× 叫不開青天的憂悶。

× 把握世事的魔手，
× 如同一條堅鋼的鎖鍊，
× 坦白的心靈上，
× 沾染了冰雪的悲哀。

一手指着山坳裏的破塔。
 哭喊着：「羅南！——
 曼尼來了！——
 爲了踐踏這破塔會聽過的
 我們的謠言了。
 任在場地的古塔下面——永遠的！
 你底心裏去。
 我底心裏去。
 在那能裝得下如此多的哀愁？
 而滿載着熱望歸來之後。
 這些走！
 讓我好追上你！」

「我不知道她底姓氏。
 也不曉得她來自何方！
 但我底心裏在那裏？
 我告訴她：
 那老更夫底屍骨。
 就葬在葬場底下。
 當人們驚異的問的時候。
 村頭的老人還回答：
 小夥子們！
 你們不要得奇異嗎？
 他們底死意，
 對你們底死意，
 落日底光輝。」

把半個天染成了玫瑰色。
 映出紅綠的亮光。
 顯出特異的靜野。
 聖潔的殿的靜穆。
 顯的一聲！
 一個在後面追。
 幽底昏暗的影子裏。
 和一座古墓。

五月序曲

楚江秋

五月，
 寂寞的芬芳，
 愉快，飛翔，
 草原上，
 流溢着，
 沁人的草香。
 大地，
 綠海，
 小花，
 也含着，
 鮮的力，

力穿膠膜，
 他們，
 田隴旁，
 輕敲着，
 金色的，
 但願五月天光，
 小，
 在田野上，
 歡喜的，
 草的氣息，
 散在靜穆的田場！

像一根老樹，
 聽着角風鈴，
 夕陽又來了，
 在你的歌聲，
 你請，
 正當你骨節里生長，
 他們，
 長起來，
 衰老者，
 看你的孩子，
 新生的朝陽！

激動的胸膛！
 地母們，
 開始工作，
 在村野，
 在田莊，
 粗黑的手里，
 閃閃的，
 閃閃的，
 閃閃的，
 藍天，
 汗在流，

你，
 破滅了豪華舊夢，
 只是默默的，
 吃立在古殿身旁。

古槐頌
 你，
 看你的孩子，
 新生的朝陽！

十七個年代，
 酷爇着熱的血，
 在沉疼的記憶里，
 血花的浪又擊打了時代！
 五、山林裏
 秋風蕭索，
 牽動落葉的黃葉。
 壯士的血沸騰了，
 是交出生命的時候！
 刀光閃亮了茫茫暗夜，
 颯颯的風吹着勇敢的交響樂！
 秋風依然蕭索，
 黃葉依然落葉。
 山林裏不見壯士的影，
 壯士的血已溢滿了舊的山河！
 六、無題
 古屋飄落了顆孤伶心，
 千年的荷夢拘不起往日的歡欣
 跳動的花溢流了窮滴淚，
 燈光下顯出滿頭白髮！
 伴着靜止的血液，
 在靜寂的孤夢邊緣奔跑！
 誰能說出這年的故事，
 陳舊的記憶點滿了歷史的斑斑
 生命已是無色的窗紙，
 奔流的血，已開不出青春的花
 古屋中埋葬了沉怨的太息，
 魚江畔流水飛不起湧洶的浪花！

無愛的日子

黃雷

這里，
是誰的罪惡？
羈絆起，
一顆熱情的靈魂，
四周是多麼冷酷呵！
在無愛的日子里，
沒有安慰，
也沒有溫存，
承受着舊潛力的擠壓，
這是「買賣」，
不是真正的情人！
的確，
「家」
是在。威嚴的寶蓋下面，
養着一批可憐的豬羣！
我只有無言的嘆息，
遙對天邊，
冥冥地
輕喚一聲：
「誰是愛我的人？」

夏日草

「荷山」

我相信多莫過於夏日之煩愁，
綠陰下的日子是淡然的，
雖說九月裏黃霜殘酷，
但蕭殺有時會鼓起生氣，
誰願意在這如水的日子裏，
儘做些個生之慨嘆呢！
露雨中怕無人再翹首盼寂寞了

雨天

揚起一次憂煩，
探首窗外，
依然細雨如絲呢，
額前描畫了黃昏的險，
昨夜床邊夢境，
乃不覺濕透於枕下，
雨霧粘住了笛子，
樓畔歌者，
也不會奏一支青春曲，

流星與繁星

慕容雲

夜色漸濃，湖面上瀰漫着一片淡淡的暮靄，彷彿籠罩了一層薄薄的輕紗。就在這燈初明的時候，撐起了我們的扁舟！只是船夫那瘦瘦巧巧的把篙一點。小船就悠悠的蕩向湖心。船頭衝起了重重的漣漪，也揉碎了晴空
的倒影。朝北泛去不遠，就離開了遊人雜踏的碼頭，躲過了熙攘紛擾的市聲。默默的，默默的，正欣賞着湖上夜色的清幽，忽聽到政的一聲歡呼「看呀，看！」好像伊發見了怎樣的奇蹟。回頭斜睇，見伊正凝視着葦叢的暗處，明明滅滅，隨風飛動的流星。

夜愈深，螢光愈明，天上的星光也愈形顯亮。於是，低頭看一會兒，明明暗暗上下飛舞的螢羣；昂首瞧一會兒，閃閃灼灼密密麻麻的繁星！閃閃的飛螢像一羣滑過青空的流星，呀呀的繁星像一隻隻明亮聰慧的眼睛。

繁星與流螢相互映照，襯托出夜的寂靜，更像是互相掩避着秋波，悄悄的暗訴衷情。啊，這不可思議的神秘，又把我牽入往迹的夢境。遂不自覺的低吟出伊人的詞句：

「千萬顆星天上，

三五盞燈林間，

羣螢飛舞葦塘畔！

憶往事，

七·懷鄉者

(一)

哦！記不起家鄉是何等綺麗，
但有一股溫馨從心底泛起，
在長年的風霜磨滅了清香的夢，
在夢的邊沿上讓憶念爬行。

(二)

雨夜壓住了黑暗的荒城，
也壓碎了懷鄉者的心靈！
紅心如雨珠點滴的情調，
！紅絲的脈球視不開荒城的樓明

(三)

對天發出憂鬱的懷鄉病，
低吟起思鄉的調子，
關山阻斷故園的溫馨，
輕掀起穿頭悵悵的幽情，
八、未明夜

(四)

一抹無邊黑暗，
籠罩着數十里遊龍的沙邱，
流浪者的口哨，
瘖啞地擊出萬絲幽愁，
風沙里頻頻揚鞭，
悽林里帶來了刺人的風寒！

(五)

沉重的脚步，
驚醒了林間沉睡的宿鳥，
不見天邊大星，
只有夜風幽幽的歌哨！

(六)

多少路途迢迢，
踏不出黎明的身影，
吟哦着憂傷的心曲，
血液將要凝固了，
夜帶來多少悉怖的沉重，
在末明夜色里揮了翅膀！

(七)

無限的歲月！
磨碎了顆孤伶的心！
古堡里埋了年頭！
五十個年頭！
殘蝕的青春！
擊破了殘落的碎夢！

(八)

擊破了殘落的碎夢！
擊破了殘落的碎夢！
擊破了殘落的碎夢！
擊破了殘落的碎夢！

囚犯

崔伯古

他們是失了自由的人，
頭髮長出了苦悶，

當年的春色，

被寂寞偷去，

只留下一片懊悔的金黃。

沒有話：

只是默默，

一串串的淚珠，

將一操心滴碎。

他們迴憶着往事，

不敢仰起臉，

只是偷看水寒宮

可是濃烈的希冀，

無強的從眼光里飛。

「聽準！

三年的監禁。」

好像冷箭：

刺透了心。

每天，每天……：

守着寂寞，

等待着春秋的消息。

回首何堪！
「喂，你愛繁星與流螢嗎？」政驀然的發問。
「噢，你呢？」

「我？恩，本來我酷愛着這樣靜穆的星夜，深喜着美好光明，性喜團結的羣螢。——但是，……但是自從三年前遇見了她……是就從那時改變了我的觀點。」

「她是誰？」

「她是一個聰明果敢，富有革命性的女孩子，我們曾經熱烈的互戀着，而且，我們預備從奮鬥中創造我們的生命……」

「願以虔誠預祝你們早日成功！」
成功？然而我們已經失敗了！我們都成了時代的犧牲者！

「噢！」

「黑暗的社會，買賣式的婚姻制度，法律的限制，輿論的可畏……這一些令人咀咒的東西！噢，我不願再說，也不忍再想！」

「咳，同是天涯淪落人！」

我們都陷入沉默的深淵，不知划過幾許水程，政像是被回憶觸痛了他的創傷，低低的呻吟着：

「手相攜，

肩相並，

仰望着將圓的新月

祝禱着未來的成功。

討論着我們的前程，

也指點着目前的夜景，

——片片的雲，

稀疏的星，

稀疏的林外，

點點的燈。」

水鳥偶然的鳴聲，打斷了政的低吟。他雖不願訴出心底的悲傷，但我已窺知他的癡情。

「政，你在說些什麼？」

「啊，啊，沒有什麼，我說的是——

繁星與流螢，

流螢與繁星！」

嚙音的幻憶
像一度閃爍的長虹！

剝削了時間無限的飄零
抹着夕陽一片的火紅！

沉鬱的氣息！
呈顯了流陰的震動！

殘淡的景色
眼前撤上無垠寒清。

融融地！
融融地！
老人！古堡守者！

計算着五十個年頭的住守。

冗者的太息！
看墜落的白髮！

換一個清麗的憧憬！
……十殘魂！……

悄立河畔！
獸看逝去的東流。

欲化為一葉輕玲的扁舟！
寄一闕暗語十里海外！

鄉心把不住流夢的纏綿！
……

烏鴉的翅翼！
……

旋住了白雲深處的塔尖！
……

漫步叢林！
……

心上的沉鬱！
……

從不敢憶起天邊埋葬的夢！
……

如像殘魂！
……

在晚風里繞着清寒！
……

天邊的彤雲！
……

構成萬里陰慘的圖案！
……

天色如拋下一隻落葉！
……

伴合着一聲憂悵的啼喚！
……

細想着一個消散的故事。
……

像深秋的夏蟬！
……

斷失了欣忭的調子。
……

× 留在身後是無限鉛色的野原
× 夜的色彩寄托了殘魂！
× 晚風輕麗的清幽！
× 祈禱着未來金色的日子！

戰地烟雲

甫光

炮火瀟瀟遠透天邊
雲和烟糜混成一個風圈
宇宙弄得滿臉瘡疤
什麼城垣 什麼堡壘
還有什麼百尺城樓
而今都這般模樣
戰火震聾了世人的耳朵
地殼繼再炸裂震天
他們不怕 也不胆寒

他吃不消夜和白天一樣
一樣奔前綫 殺氣騰空
白刃上鏟出了人肉腥
腳底下是無頭兵
還有胳膊東西分開家
最後他好笑的是那個肚皮
肚皮破了個瓢大的窟窿
血和腸子流在大地上
像一條條大蛇似的蜿蜒

好像兩腿瞪起紅光
紅色似乎吃人肉的野狼
也好似抹紅嘴唇的姑娘
他殺一個人 像殺一條狗
殺一條狗似的輕盈好玩
什麼憐憫 在他看來
都是些誇大的鬼話連篇

他瞪直眼 聽炮火向前
向前方的密林射擊沒完
恍惚中 他看清敵方
敵方正有人在牆頭爬行
於是瞄準他的三八式
一個子彈 流星似的
衝向 衝向那個人影
誰知道一下 那個人
像曇花一現似的栽下留平
殺字在他心裏糾纏出黑花



拾穗

魯大英

熱風，五月天的。鬱膩地，悶熱地，像是一塊熱糊糊地髒抹布一樣，俗叨地擦抹着大地的黃臉，胸臆，屁股，駝背……是的。飢餓，五月天的。貪婪地，粗糙地，像是一條狗熊的舌頭一樣，慢斯條理地黏着大地的黃臉胸臆，屁股駝背……

北國的面色是和大旱姦污下的地皮一樣地被年頭塗了一層難看的茶黃。月季花開了，驢馬頸下的銅鈴，搖動地，與致匆匆地叨叨着。可是牠們吻着一朵朵不健康的面頰，傷心地，頸下的銅鈴被淚珠噎住了！驢馬落淚了，黑鬚落淚了。是的，落淚了，彷彿是一個爸爸看看自己未成年的女兒，爲了醫治目前的窮困，而出租了那塊嫩生生的地方。

漸漸地，眼眶被金錢的臭腳深了，臉皮薄得像是小米粥上冷的一層薄屎皮，底下凝滯着一汪黃水的臘黃地，混濁的……爸爸哭了，看着，看着。是那聲無聲而抽打的傷心。

地裏的麥子成熟了，收割了。可是，人們的臉，依舊是連陰着天，沒晴開。

麥粒依舊是橙黃的，可是，瘦瘦得像是患着先天不足的小香。

商三禿子精神了，白面給他打了一針瑞祥，往常年的麥子，多個不是都肥實地像這個呀？「三禿子放蕩地摸着三禿子的大屁股，伸伸舌頭，縮縮頸，做了一個鬼臉，是和他的黑心一樣地淫污，一樣腥臭難聞的航穢。三妮子一揚頭把大辮子往後一甩，嬌嗔地。隨便地，只輕巧地用了兩個女人慣用的招數，「不要臉」「該死的」便馬馬虎虎地把調笑，戲弄，掩飾了。（這就彷彿是城裏的三姑娘對他娘說「雖然我裏面是光着屁股，可是外面我穿着一件麻沙的長袍啊！」）呼！對了，老伯伯說過這年頭，什麼不是睜着一隻眼，閉着一隻眼啊！……睜着一隻，閉着一隻！……睜着一隻眼，閉着一隻……

「……：老馬少驢，年輕輕地的黃牛都照來攪往地互相道着你辛我苦，「彼此，彼此」。

「別偷了，你奶奶那個院的。留心啊，連脚爬到褲襠裏去了，關一下子可不是玩的！」老太婆婦人和不懂事的小孩，都潑辣地把一些不堪入耳的侮辱，硬塞到每個窮人的耳洞裏。

飢餓的洪水，灌進了每一家的大門，漫過了每一家的門阡兒，把一些

祇要有機會 就拉開控
關準 郝慶輝巧的一樓
隨後他眯起眼 笑作一團
笑的是他自己的本領超天
在他身邊的同伴打個呵欠
伸懶腰 銜起烟斗
餓狗似的飽餐一塊食糧

他回頭 瞧一眼殘骸遍野
綠也染就了紅的彩顏
麥苗 碧草都爛成了泥
縱有農夫望着天呼嘯
望田舍洒落下傷心淚
說戰爭塗炭幾多生靈
並毀滅人類的文化和光明

看 他頭上那頂破軍帽
一轉眼槍彈穿一個小洞
他却不怕 反而冷笑
反而推一把他旁邊的說
「嘿 羅虎 他媽的
你聽 這槍子穿透我的帽」
他說完 很安閒的眯起眼
耳畔任子彈穿梭似的奔竄

一會兒 羅虎腦袋開了花
血流滿了鐵錘的地皮
他看一眼 却沒喘嘆
也沒想死在眼前恍惚邊
祇想 明天攻破那座城
把城裏人殺個乾淨
那時 他空在城樓上狂喊
歡樂在他心裏揮成了光華

要睡 一顆巨型的炸彈掠過
他揉一揉眼 張開嘴
「娘的 媽的要命
這麼黑的天 炸彈還飛

還向我們帶地帶
伙伴 我們給他回同報
那他們知道 我們還活
還準備和他們交鋒
和他們拚最後的犧牲

火花在黑夜裏飛
像萬顆星在殞落
殺呀 殺呀 震撼宇寰
這樣光景 却沒犬吠
問那裡找夢裏沉睡人
人彷彿叫戰雲驚醒了臉
硬想趁黑夜爬上屋頂
聽火花迸裂出影像

一個兵 還有一個兵
懶洋洋的躺在戰壕裏
懶倦極了的老牛酣睡
他輕輕的揪一把那個兵
那個兵睜開惺忪睡眼
「老鄉 俺的覺多甜
你却和俺來搗蛋
是否你怕槍子穿進胸膛

他怨 怨埋進心底
而後他似笑非笑的嘖叨
別說槍子穿胸 死管屁事
三十個年頭 還是一條好漢
要當兵就別把死掛在嘴邊
不是我向你誇什麼海口
衝鋒 殺敵 白刃戰
我都不怕 何況這遠遠的
遠遠的陣地炮火襲擊

他們靜靜的沒有發言
身後 挺遠的後防
這個時候 號角嘹唳

太平世大門不出二門不出的被封禁守着的婦女解放了！推出來，有對門的小五子他娘，咬舌子劉姑姑，張星他嫂子，王三妮子，還有走起路來大腹便便蹦蹦跳跳李家三叔公娘子。頭上繫着青的，藍的粗布頭巾，像一堆討厭的蛆一樣在縫衣一棧的麥田裏，梭行着，蠕動着，分嗜着地主的辱罵和夥計們的調笑，他們被壓榨地和狗簡直差不到哪裏去。見了地主便俯首搖尾猶猶地吠着阿諛，而對整天接肩在一塊地的同伴却因了一粒瘦小枯乾的糧食粒而爭奪的頭破血出。

「喂！解開看看！這硬硬棒棒的裝了些甚麼？」長工子摸著三妮子起伏的胸脯淫言浪語地說。「敢情是偷了麥子藏在裏面，這是誰教給你的！你娘，你姐姐？」這時短工子也賊鬼溜滑地趁勢順著三妮子的肚皮向下摸：「抓……說是要子子細細地搜索搜索。」

「噢！嚇！嚇！私孩子，該死的！」三妮子眯斜着眼，淫笑着，一隻手有一打無一打地護著她的生命，一隻手却出其不意，轉守為攻地向李家騾馬大車上，掠了一把麥子，正待要轉身逃脫的時候，不料一條漆黑挺粗一直垂到屁股上的大辮子，却被握在一隻粗大的黑手裏，而辮帶也早已瓦解，白禿子鬆懈地脫到腳上，下半身赤條條地，像是剛剝出來的一塊河蚌肉一樣地……

「三妮子世故地蹲下身子，依舊淫笑着，因為她知道哪一年拾穗的季節不都是鬧這癩幾次啊！」

「荷荷哈哈……」一陣粗野地笑聲從四圍蜂擁上來。三妮子却仍舊淫蕩地，勝利地默頌着今年居然又用了沒有分厘本錢的真操羞恥……而賺了多數的暴利！一年不愁吃喝。這交易是同止水一樣地公平，一樣地公平。

濃重的墨色，澆黑了年頭，澆黑了人心，澆黑了拾穗季節的初夜。

張星他嫂子，吃力地駢着兩口袋賊性味兒的糧食，移動着在被臘臘塞滿了糶糊的小路上，小腳撒下來的細碎的步調，訴盡了封建的殘暴，蹂躪，踐踏……

家家路兒窄，怕誰單見誰。

張星他嫂子正要想順着四里村來的小道往南拐的時候，却迎見了××莊上有名的色鬼，惡霸，土豪劣紳……聯合製造的以西門慶見稱的李金龍了。

「咳！我說大嫂，我剛拾了個硬東西，你瞧瞧到底是個啥玩意兒？您是在行家！」

說着，西門慶李金龍便要用長衫脫腰帶。而張星他嫂子一見勢頭不好，便想撤回頭來逃走，可是個料想到李金龍轉身一躍而起，便把她的腿元寶朝天，她覺得忽然眼前的一陣烏黑裏，躍出許多驚悸的星星，於是她知道了一切的貞節操守……都將要被飢渴的性慾置之於慘淡的斷頭台了。

這時，李金龍像是一隻卑劣猙獰的野獸一樣，伏下猙獰百出的身子，又在開始推助着張星他嫂子的機體。

李金龍急促喘息的笑聲裏，蕩漾着他父親那張險詐的臉譜，蕩漾

他却一言不發 像思索
思索他十二年前的一個春天

他媽媽這樣的叮嚀他
「孩子 你要好好的幹

媽媽疼你 爲的窮
我也不能留你在家裏

你走吧 遠遠的走
最後盼你時的堅記

在外頭弄個好差事時節
別忘你的媽 她在想你

想你 想你一天一個淚眼
你千萬別當兵 不得好死

孩子 你走 那兒都好
他揉揉眼 像一場噩夢

夢裏有他媽媽憂愁的臉
炮火又起 他們從新躍跳

像老偵探似的穩健前行
眼瞳裏祇有一個標幟

砍掉敵人頭顱 佔領疆土
爭取一線勝利的宣揚

他們越過堡壘 戰壕
密密層層的鐵絲網

最後他們展開刺刀 刺刺刀
槍桿掄起 像旋風一樣

一樣的一樣的好些花樣
死的是那些沒經驗的少年兵

活着的却以爲這樣是好看
紅血和腦汁把大地染成個混沌

他們疲倦得拾不起頭
彷彿喃喃的 喃喃的說

「我們起來 別發狂
我們放下屠殺人的槍桿

什麼手榴彈 機關槍
飛機 毒瓦斯 戰艦

還有新型最大的炸彈
那都是人類滅絕的慘具

我們該想 我們的家園
我們家鄉的一遍綠野

綠野飄揚鄉卜人小曲
還有我們的娘 她老人家

盼兒不知流了幾多淚
我們却還沒有清醒 省悟

戰爭把宇宙弄成了粉碎
一天一個驚人的突變

他們赴前線 殺聲震天
祇視血花四迸 還管

還管什麼仁義與憐憫
反正殺人 佔領是他們

他們最終的老大希冀
到這般時候 他們還

還睜着他們的血眼
血色在他們眼裏是新鮮

新鮮 新鮮的徽號
味道怎麼這樣的腥羶

絲頭蠅在他們殘屍上飛
縱有人把他們抬防到後

秋歌

如同生命斷絕地
秋的歌聲
癡朗在靜穆的田園
秋風如蝶蝶的老人
彳亍着季節的寒酸
崔嵬喇叭的聲里
秋風，落葉，黃花
織成秋色一遍

秋底城

凌亂的雁羣
拍出了秋聲
天邊遺下的彩虹
罩着了秋的荒城
像鋼鐵的臂
又像堅硬的鐵的障屏
一聲長哨
悠悠的白雲
萬里的秋風

明天！明天！

(屠格涅夫)

石匠

周山

每天幾乎多麼空虛，無聊，
無益的浪費了呵！在後面留下多麼
少的痕跡！時間一刻一刻度過去是
多麼沒有意義，愚笨的呵！

可是人們仍然是願意去生存；
他讚美生命，他加很多希望給生命
，給他自已，給他將來……呵！對
將來他期待如何多的幸福呵！

但是爲了甚麼他思索那就要到
來的日子，却不像他剛剛度過的這
一天呢？

不，他從未思索過它，他任甚
麼也不喜歡想，却這樣好好的想
着：

「呵！明天！明天！」他安慰
着自己，直到「明天」推他進了墳
墓。

是呵！一進了墳墓你就沒有選
題了，也沒有再多的思索。
(麥波譯)

鐵錘敲着鐵鑿，
鐵鑿敲着石頭；
石頭兒一下又一下，噹啷啷的，
石塊兒片片飛落在前後左右；

鐵鑿敲着堅硬的石頭，
分明啃着他衰老的心；
看老人揚着鐵錘工作，
舉動胳膊是多未費勁！

鐵錘的斤兩多少，
生活的負最多重；
沒看見那勞累的標誌！
前胸凸起後背像駝峯！

鐵鑿敲着鐵鑿，
鐵鑿敲着石頭；
偌大的石頭成功了石槽，
又果讓老人幾根老骨頭，

一個個的向坑裏葬埋
萬人塚上長出了綠草
夜晚他們似鬼哭 似神號
悱悱風細雨 熬上個萬年
過後 他們坎頭和大地一樣
一樣平坦 一樣荒蕪

一樣成了聰明人的談料
還有那些沒有斷氣的
疼的呼喚 從嘴角迸裂
一聲聲 像臨終的嬰兒
向他母親討最後的乳漿
他兄弟們都不睬他
依然揮着他們的槍走
向前 向前 向前奔馳
顧不得馬蹄上盤旋火花
和震耳炮聲響遍空谷

飯沒吃完 一聲號令
他們整裝戴好帽
聽軍官嘶啞的咆哮
拚命啊 他們狂喊不休
於是他們睜住眼 垂着頭
像八十老翁 醉意懵懂
一步一顛 一步一個呵欠
困乏依舊在他們身上纏纏
他們不敢偷懶
那個敢說一句怨言
這樣的生活 他們也得幹

他們像一羣睜眼的鬼
鬼話在他們嘴裏爆豆相似

「我說 俺們殺他娘的什麼
什麼人 他們也是人類
也和我們一樣的怕死
怕一顆無情子彈穿胸
因為什麼 你們別問
我不死 還不會細細的
細細的告訴你們兄弟
我們死掉 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的娘 她要
如要如何的淚眼企盼
企盼她的兒子返回家園
如今 我們想一想
誰敢担保我活上一個整天」
一陣陣炮聲 一陣陣雲烟
塞塞了他們的甜言密語

沒有風 沒有雨 烈日
烈日像火傘似的普照空宇
照在他們身上頭頂
他們仍然談笑 仍然睨視
戰爭的殘酷好像刺不動
刺不動他們麻木的心腸
如果他們有清新的腦汁
也許把戰爭視作了敵恨
恨戰爭底下屍骨成堆
遍地災民 飢餓得像暴狼
暴狼似的在大地上馳騁
宇宙就這樣的得不到安閒

× × ×

給橋

是誰
造成你的駝峰
一輩子也不能伸展

石縫裏
嵌進過時代的輪
歷史的角隅
也談過你耆老的
身軀
圮爛上，會繫住
多少
有心無心的過客
誰都給·生命的
鞭策
驅走了
「這樣，更增強
他們
對你的懷記，
但，他們忘記了
你負來的使命。
月亮難過了，
給你一張慘白的
臉看
錯認你是甘心
！
流水也輕聲嘆息
！
消去你那兩滴冷淚
偷着難過來啊！

× × ×

留別

一年來
懷個難產的孩子
在毀謗中出了世
我對它不感眷戀
默然的去了。

伯僞
沙漢上
遠行人嗚嘯

× × ×

送別

暮蟬在悲鳴！
征馬在嘶風！
吻別了夏的狂熱
秋地血已染過了
林風。
走吧！
東風落花總無情
！
遠遠流水背荒城

× × ×

前
長空的雁：——
喚着惜別的歌聲？
陶令名籬畔的菊花開了
馬蹄踏遍了夕陽殘紅……

× × ×

護城河底哀愁

沉暈

寄給霞·做一個夢的懷戀

太憂悒的緬想

一個大迢遠的夢

四

行立
護城河畔
我倆也哀愁

我倆不敢聽
它寂寂地訴說
失去年代的
這裝飾了
這裝飾了
這裝飾了

永恆地流
輕地流
流水到那迢遙地
流到那迢遙地
有到那迢遙地

有自由的地方
有鮮花
有自由的地方

河水在哀愁
我倆也哀愁

寂寞的哨兵
寂寞的哨兵

雲天
我倆也哀愁

絞心無語
絞心無語

茵草
紅蜻蜓
鳴蟬
它們也哀愁了

河水
哀愁的歌唱
飛去了

你說
這自由
這飛翔地翅膀

我沉默
這飛翔地翅膀

你說
「我是天風
一支野原上的小花
而今是一隻鳥
在禁錮的籠里
我寂寞！」

我依然沉默
看你憂悒
也看你哀愁

閃着憂悒的光輝
我出這寂寞的小城
飛出這寂寞的小城
我懷戀我的夢

我懷戀我的夢

我沉默地
看湛藍的天
白雲的飛

你默默地
像一縷地哀愁

我
是歡欣的
是玲瓏的
是相反的

帶來
一顆傷感的
給妳「苦難」

我有
也有太息
不敢看你的眼睛
你太憂悒的眼睛

你愛憐的說
「只要你去承受
我都會去承受
委曲與苦難」

你剛毅的
像一支流
撫摩着你的目光
我懷戀你的目光

我們心底的流

河水哀愁
我倆也哀愁

七月二十六日
夜青島

附記

這首詩本想付於丙丁
，但我愛惜這一個是夢的
追記，我抄下了它。

我仍然緬懷那小城的
護城河畔，河水的流，呈
一層輕淡的哀愁。

我更緬懷一個影子，
她給我歌，給我笑，也給
我嘆息和愁苦。

有人，實我寫這太柔
情的詩，我願承受。但，
這是我的一支夢的
影子。

被我緬懷的人，愿她
在小城的護城河畔有更多
的回憶！
八月六日誌於膠州

孩子們

左軍

或者他們還沒有睡醒
對世紀的認識玩物
把這身子放進世紀裏
聽從它罪惡般的擺佈

也許他們真的朝籃天笑
笑看白雲伴落日的一樣羞怯
像剛離門的出嫁女一樣羞怯
但是他們却學夸父追落日一樣

一陣風把他們眼睛迷住
於是他們死眼老討厭
這笑裏有他們三分天真

他們拚命的學老貓嗚叫
有的悄悄地在旋風身後
有的把他們同伴甲的一個按倒
喊我問你那儿跑小耗子

如果

喬聖南

如果是病在異鄉的秋風里
躺在床上看窗際的雲飛
把希望交與隱隱的黃昏

如果是躺在異鄉的床上
冥想着遠方愛人的面容
亦一定會有絲絲的笑容
使想思和夢里一樣

我躺在異鄉的床上
我撐起病倒的頭顱
我期待久別的
然而！黃昏後
月色又給把夢兒趕走

「領導羣衆與戰時體制配合起來」，總還差得太遠，在一年間三十七部影片中沒有一部指示了什麼。因此，我們第二個意見，就是說華影的年來出品，雖然已經着重了社會教育的意識，但距離

指導羣衆與戰時體制相配合的任務還不夠。至於，演話劇，希望把現有技巧攝影技術，美工技術

，不是能在批評中能提出的；只好從略了。多把偉大的力量空前的成就！我們熱烈的期待着。

影劇隨感

上官青

(一) 中國電影與日本電影

四月裏看了幾部國產片，其中談一愛人及一隱身女俠。這真暫且不香一提到歌聲，便想起一國色天香一。來。博愛一。但是，前兩部近來的藝術美觀，仍舊是中國永遠不見！

象，實是在可憐而又可悲。一凌波仙子，這廣告影片，如果與內容均無關係。那部影片，其商店的牌子，由對國產片，走進了日本劇場的介紹下，走失了，在電影場。

攝影地點及對白都分明在知道是日美的善戰事，其中穿插的很長的。成緣，故，演了，激動的場面。感到無影的懺愧，如果我們深情的。黑身女俠一之類，國產片，我們能說獲得了些甚麼？

無異的，那還不是些連環圖畫的印象嗎？寫到這裏我們還是覺悟到中國電影界沒有良好的編劇者，此處這樣想不算醜態的罷！

(二) 話劇與舊劇

最後輪到京劇與話劇了。對於現在我們已經和它時刻在接近。並。至於京劇，還像它還在掙扎。京劇，說到這裏，已經和它時刻在接近。京劇，說到這裏，已經和它時刻在接近。

漫譚獨幕劇

關懷夢

誰都不能否認的文化是隨了時代而不停的演進着，時代越轉換着面目，文化更是在急極更替，在今日，文化的表現趨于複雜與漸漸，不，簡直是一日千里之勢的向上，說這話，也許有人不信，以為就拿我們眼前的文化圈內，比較戰前是如何的低落了水準呢，但不久，不久的未來，動亂之後的新世界，將拿一番新的驚人的文化產物貢獻給我們，那時，我們會想到現在正是新文明的濶濶時期呢。莫提開篇，我們說的是戲劇，一定的。當然有更長足的進步了，一向在我國不得寵的話劇，爲了勢之所趨，近年來亦漸爲人所注目，但是，已經被人拋得太遠了，我們要承受未來的新文明，必須要先趁這時代趕上去，我們相信將來戲劇的發展，一定會有更較其他藝術長進的，所以必先具備有基礎的認識，再沉澱地努力幹下去，文化的創造是我們的責任，劇運的新建也是我們的責任。說得多了，現在揀話劇中的獨幕劇向大家談談，所有它的一切，我在下面分開層次來說吧：什麼問題

單地答覆就是祇在一小時內外排演的劇本，不過要明白，這不一定只限于是一幕，不論它的劇幕及劇景多少，只要合乎這定義的時間的，就可叫它做「獨幕劇」。所以何里耳八景的蔣皇帝的三幕劇山神，有時也可叫它做獨幕劇的，反過來說，沒有分景及幕次的長劇卻也不可以它做獨幕劇，像蕭伯納的「離婚」就是例。

獨幕劇的歷史：在歐洲中世紀時的劇傳奇劇本和古希臘的悲劇這都是獨幕劇發展的濫觴，不過那時只可謂之獨幕劇的一種，特殊的戲劇型式，直到十九世紀的末葉方才立足住，到俾耳得出戲藝巧的獨幕劇後（一九二三年）獨幕劇方正式獲得文學上的地位，到現在，已經成了一種特殊的，並且有價值的文學形式了。（在十九世紀時獨幕劇在歐洲只作為「啓幕劇」用，當時以為在正式劇前演一個諷刺的短劇是時髦的，並且，可調劑長劇沉悶的空氣，所以看客的目的也並非為看獨幕劇而來）

獨幕劇的特徵：簡捷扼要是獨目劇的要素我們要去寫一個滿意些的獨目劇，必須要集中思想去觀察一件事中各個人物的基本特性，刪除此枝葉部份，再以簡約和暗示的方法表現整個人生，結構要精巧，少用與主旨無關的話，它與長劇之不同正如短篇小說之不同于長篇小說，它不是長篇故事的縮短，也并不需要那悠長的故事，它所必要的是把握住劇中事件的最重要的轉變，與基本人性，然後以藝術的手腕

表現出來，所謂藝術手腕，就是藝術家（？）最有効力的把他的使命傳達與他的羣衆的方法。怎樣使一個獨目劇達到它的目的呢？我們要用藝術的手腕把藝術的使命傳達給大衆，在欲用戲劇去達到這目的時候，就須先去考究這劇本是否能夠搬上臺去，對於人物方面，劇情方面，對話方面，都須要有精密的研究的必要，現在把這三點分別敘說若下：

一、人物：劇中人一定要能夠上台演的，不能像小說中能寫進一些怪異人物（如小人國之屬），頂好是作者為了適合演員的演出而寫的，或者是自編自導，很多戲劇家是由伶人出身的如莎士比亞羅答爾，何里耳都是，至于易卜生李根華特等人也都是大導演家，莎士比亞會爲了伶人波伯格而寫小村，羅爾塔也有很多劇是爲了其自己與妻子朋友等人共同串演而寫的！這都是因爲在作劇者的腦筋裏有一種固定的人型，寫來往往比較成功些。一個劇由於它表現的個性美好完整而來評定它的成功與否，並且，通常所指謂喜劇，悲劇，感情劇，滑稽劇等，也由這個性中區分，所以，劇作者必須切實地認識作品中的各個人物，抓住他的靈魂，將其儀型個性表達于作品，附屬的配角能省去就省去，既使用時也須將其個性略寫出點來。

在一個劇中偉大人物的型儀是不要不斷進展的人物，這句話並非說從劇中某個人物身上繼續宣告他新的故事，而是說于原有不變的戲

劇裏，劇中人物自身的淪落與進展。

二、劇情：所謂劇情就是劇作者用以說明他劇旨的結構和組織的故事，劇情的成立乃用以傳達劇的宗旨，本來不是劇情本身的成立，至於劇情的本質呢？有人就說是「衝突」，實在沒有衝突的劇情也就根本不能說是「劇」的，如兩人爲利的爭鬥，多角的戀愛，個人之不滿于現實社會，一個人抱有互相矛盾的兩個思想……這都是衝突之可以發生也。在劇情的本身研究上，可分爲首，身，尾三部來看：

一、起首：一個劇的起首定要含着揭示，錯綜兩個要素，揭示所以向觀衆解釋開幕時的疑問（如發生的時，地，誰的主角，人物關係此的關係，並使人意識到劇前及劇後的情景）錯綜即足能夠關聯到結局。獨幕劇是簡捷的，那麼，在其起首總須要合乎這一點而有難的表露出這個劇的特性。

二、本身：這是一篇劇的主體，主體的情節好壞頗能影響到評定的好壞，一篇劇普通所謂好的結構差不多是由平淡的劇情導入嚴重關頭（所謂頂點），劇情過了頂點即漸次低落，而閉幕，頂點就是這劇的本身價值論定處，頂點的表現強弱，是同等有關於整個的劇啊。

三、結局：一個劇的收斂頂好要短促用一兩句話作結或甚至用暗示的形式收場，這都是獨幕劇所須要如此的。

三、對話：「劇」就是以「話」的藝術爲主，一個劇中對話所負的責任有下列五個：

(一) 展開劇情
(二) 解釋劇情
(三) 告訴觀衆所不知道的故
(四) 喚起觀衆的情緒。
(五) 暗示某人的個性的能力

獨幕劇的對白，最忌用過長的，而且多變化的，不能以劇中人的說明者的意思，在好的對白中，能減輕觀衆的負擔，在好的對白中，能減輕觀衆的負擔，在好的對白中，能減輕觀衆的負擔。

美而條件，古代的美妙，資料要精簡，美而條件，古代的美妙，資料要精簡，美而條件，古代的美妙，資料要精簡。

，因爲的國語劇，也是這類的，因爲的國語劇，也是這類的，因爲的國語劇，也是這類的。

學，給觀衆的是完整的印象，這學，給觀衆的是完整的印象，這學，給觀衆的是完整的印象。

思，但，人語劇不能承認它是思，但，人語劇不能承認它是思，但，人語劇不能承認它是。

有價值。我們卻不能承認它是

獨幕劇與短篇小說一樣，劇情人物的意志衝突或實質衝突的嚴重，使他們的情緒逐漸緊張，以引起觀衆的注意，使他們的情緒逐漸緊張，以引起觀衆的注意，使他們的情緒逐漸緊張。

以上只是一點淺淺的對獨幕劇的認識，要推展我們的劇運，當然大衆的知識，要推展我們的劇運，當然大衆的知識，要推展我們的劇運。

可把獨幕劇做一把它首，當可把獨幕劇做一把它首，當可把獨幕劇做一把它首。

決力量所不及時，它首，當決力量所不及時，它首，當決力量所不及時。

還多明約的效用，它首，當還多明約的效用，它首，當還多明約的效用。

的化，這是在一較長的好文的化，這是在一較長的好文的化，這是在一較長的好文。

吧！劇中藝術的，劇中藝術的，吧！劇中藝術的。

生語：大風的第三十三期白字先生語：大風的第三十三期白字先

確的，當指示了要介紹的，確的，當指示了要介紹的，確的，當指示了要介紹的。

也，當指示了要介紹的，也，當指示了要介紹的，也，當指示了要介紹的。

偉大的藝術文化使命吧。

第六場 趙、李、楊、

(楊由內門突然走進來)

趙：(一怔)啊！二位是！

李：(同時)敝姓趙(大鞠躬)

趙：太對不起了，慢待了，因為我沒有聽見敲門，

趙：敲過了，實在的，我們敲了足足有五分鐘的工夫，

楊：好！二位請坐吧！

李：(同時)謝謝！曼莉小姐，我今天能夠見到小姐，真是覺得十二萬分的榮幸。

徵婚

獨幕喜劇
楊天燕
(第十期)

楊：哎呀！你們不要弄錯了，我是曼莉的母親

趙：(同時一怔)啊！伯伯，

母，(又犯了結巴)

(趙用手打了李一下)

趙：請坐呀，(因為趙站的離沙發

這些，如果走過去，就很容易被人看出是囑隨來所以在那兒猶疑不前)

趙：(終於想不出門道來)李先生請坐！請坐！請坐！

李：(順風駛船)啊！請坐請坐，

趙：(拉着他)不要生氣，先請，

李：(也推着趙)先請，先請，

(他們終於在一推一拉當中，掩飾過去趙的腳，坐下了，

楊：(戴上眼鏡)二位不用說是

李：(同時)是的！

趙：這個事情說也奇怪得很，好像是天意似的，這幾天夜裡，我老是做着種種的……這個……

好夢，可是不料想在我昨天看報的時候，忽然看到楊曼莉小姐的照片，當時我就一楞說也奇怪，恰好就跟我夢的那位小姐長得一樣，

楊：唔！那太巧啦，

趙：今天我跟李四爺(指李)，還有大華銀行的王經理，義豐公司的徐經理，在十塊打小牌的時候就談論起這件事情來啦李四爺說我們不妨去看一看，

楊：那太好啦，不過李先生不是

來……

(李真有點發急)

趙：是的！他也是來向曼莉小姐

嘻嘻！求婚的，

楊：……李先生怎麼不說話呀！

李：(竭力避免結巴)……

我沒……有……話可說，

趙：這兩天我的運氣特別好，就說打小牌吧，什麼時候打什麼時候贏，剛才又贏了五千多，錢

數雖然算不了什麼，可是我這手氣真是太好了，太好啦。

楊：那太好啦，曼莉的父親早就去

世啦，我只有這麼個女兒，總是捨不得離開，可是女大終究是常嫁的，不過我見了這哪些

有錢人家的少爺，簡直的不看不上眼，一個能配得上我們小姐

的也沒有，在上海那種地方也是不好啦，只要手頭稍有幾個錢，好人也會壞了，常常

聽說貴地的人，性情忠厚老誠所以我們就來到這兒，可是我們又沒有親戚朋友，所以就只好厚着臉皮登報徵婚了。

趙：這沒有關係，沒關係，常常說得好，千里姻緣一錢牽，也許……這一個……(裝出甜甜的臉兒來一笑)不知道小姐現在

在那兒？

楊：就在屋裏，請你少候一會兒，我去叫她去。

趙：謝謝！好的！謝謝！

(楊由右門下)

第七場 李、趙、

李：(推了趙一下)混蛋！你……

……就光說你……你一個人的好處！

趙：那誰不讓你說來着？

李：(氣憤憤地)好！……們……

……也不用管誰。

趙：哎！先別生氣，咱們千萬別鬧別扭。

李：那……也得說我點好處。趙：好！一定！可是你也別一個勁兒的不說話，揀着短的幾個字的話說，例如「對啦，是的，

很好，」這類不結巴的話。

李：好呀！

趙：可是你別離我太遠啦，

李：(難為地)真……麻煩，你這

個……：……聽，比我這個……：……巴還難辦。

第八場 (楊及莉上)

楊：(介紹)這就是小女曼莉，這

位是……

趙：(忙說)趙百萬，

楊：唔！這位是……

李：李、李大亨，

莉：(裝腔作勢)二位先生請坐，

趙：我今天能見到小姐真是覺得十二萬分的榮幸。

李：(同時)啊！——曼莉小姐！

莉：請坐！(斟茶遞給李)請喝杯茶吧！

李：謝謝！

莉：(又拿起一杯給趙)趙先生！

趙：謝謝！(只說謝謝而不敢上前

……因為中間的距離相當遠，靈機一動忽然看着牆上的一張古畫)呵！這張畫！(莉及楊都忙看那張畫，他趁機一拐一拐地忙走過去)那大概是唐伯虎的畫吧！

關於「激流三部曲」

(上官青)

一、「家」

我們都知道，在未拍「家」這部影片之前，它已經請得原著巴金先生的同意，將「家」搬上話劇舞台了。

同時，不久，新華影業公司爲了貢獻給影壇一個重大的推動，於是，借成立八週年紀念的開幕，聯合電影界全體導演、演員，以達到攝製這部巨製文藝片的目的。

然而，「家」是一部複雜的工作，又是一部描寫心理，性格極細膩的長篇小說作品，如果準把它電影化，那簡直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不過，我們相信新華公司擁有大量的藝術人才，即使勿論工作如何不易成功，但，結果他們所費的艱辛，努力却是我們不可忽視的。他們的熱和心血，以及最初的計劃，更是值得愛惜。致於收穫怎樣？當然，它是不會受到多數觀眾的歡迎，而且遭到一般批評人的不滿。固然，「家」是在處理上表現得平凡些了，把故事的演進處理得散碎片斷，有的地方無異的已失去了聯繫，但，這不是今天我們所要談的；現在先把只圖用全體導演，全體演員的號召來分析一下演員所扮飾的劇中人物，也就是說拿「家」中的角色先來談談：因爲這樣足以看出新舊明星的演技上的區別，演員是否吻合劇中人物的性格呢？

按說「家」裏的角色非常多，其主要的已有覺新（梅熹飾），覺民（劉瓊飾），覺慧（王引飾），琴（陳雲裳飾），鳴鳳（陳燕燕飾），梅（袁美雲飾）此外，像高老太爺（姜明），陳姨太（

張婉），克文（王元龍），淑英（胡蝶），克明（黎明），周氏（袁竹如），克安（洪警鈴），四太太（洪豆），克定（王獻齋），瑞珣（顧蘭君），淑英（李澄），淑華（李紅），淑貞（陳娟娟），沈氏（倉隱秋），張太太（黃爾籍），許倩如（龔秋霞），錢氏（王蒂），馮樂山（殷秀琴），張師長（徐幸園），張公子（韓蘭根），婉兒（童月娟），喜兒（顧梅君）禮拜一（張萍·阮玲子），其他如顧也魯，何劍飛，章志直等配角甚多，假設「家」不是失敗於「全體」，是由王次龍在香港導演成的，所以分組導演和配合了太多的老牌明星做純號召性，是有害於一部偉大文藝片公正的批評的，所以「家」遭到如此的非議也不是沒有原因的了，一般人看「家」，往往覺得眼花繚亂不知看誰的戲好，其實，「家」不僅失敗在導演處理得平凡便算完了，其中最大的疵點，還該是覺慧（王引）與瑞珣（顧蘭君），淑英（李澄）的不適合性格，因此「家」除了尚保持其濃潤哀怨悲劇的空氣之外，可說故事與全片的靈魂，造成了同一的厄運，有礙殘喘，掙扎於被棄之途！

二、「春」

「家」既演畢已久，加以人們皆覺失望，於是宣傳已達白熱的「春」，「秋」又珊珊而至，終於在本市作首次上映了，觀眾懷了無限渴望的心情，爭先恐後，紛紛先睹，可想而知文藝片並非沒有觀眾呀！我欣喜地坐在觀眾席上，從頭至尾抱着虛心的鑑賞着代表中國文藝影片這部「春」，結果，我感到一點充實的愉快。

「春」，它已不像前「家」那樣的淒涼，這裏已看出新的呼聲與光明，大家庭封建思想，頹廢的風氣，此時已在動蕩着崩潰了！同時，我們看到一種新生命的潛伏力已在替而代興了。

老年人終究是將要入土的人了！而年青人正在青春，他們雖在衝突着，並且舊勢力仍在不斷的掙扎，因而發揮他那殘忍冷酷的魔爪，但第二代的勇敢的激憤了！「秋」，便是一切不幸的末尾，犧牲的盡死去，新生的也開始萌芽。

以上是簡單的主旨，春天過去了，降來秋的清涼，但，不久，春天又將到了。

這部片子的導演是楊小仲，他過去對電影會有很大貢獻，這次居然一人嘗試這百萬字左右的長篇，搬上銀幕，並且更換了新人，使「春」，「秋」，煥然一新，採用簡潔經濟的處理手法，把一幕幕畫面，構思得美麗而活潑，並且，每個演員都已在忠實的作戲，因此，故事的演進上便生出一種聯繫緊湊的氛圍。

攝影方面及服裝，佈景尚稱大致無疵，高公館，假山，湖水，石橋，垂柳，花木的幾個鏡頭泛舟鏡頭均極優美，表示了編導者所費盡了的細膩的技巧。

「春」，可說顯示出它的特色來了，下面我們再綜合指出演員演技的分晰：「春」，「秋」裏演員沒有更改，只有廣告上面換了主角的姓名吧！致於角色的好壞，「春」裏比較圓滿，因爲這裏面每一個階級的發展，均具有它特殊的尖銳性的緣故，故此，無可否認的，覺新（徐立飾）與惠（周曼華飾）兩人，由於性格的怯弱柔戀，和命運的苦慘，形態上的楚楚可憐都極配合的線條，所以徐立，周曼華演技最有可觀。當覺新與惠初次見面回憶童年的表情，以及周曼華用眼睛傳出內心的苦衷，確能引起人們的共鳴。徐立自始至終關於自己的性格做得亦很透澈，像拖着海山的屍體時，那種神情的確不在梅熹獨以老練見長口才清晰之下。周曼華的惠，原與「家」中的梅（袁美雲）相同，溫靜嫺淑，略帶哀愁，但，周曼華所至，眉宇的深怨，看着雖不及袁美雲莊雅，可是在平淡之中也有獨特的韻會。因周智慧過人，又體貼過舞女生活，在「明星」時期也會受過相當磨練，如果不是後來被發現出來演了「香閣風雲」等片，前途已甚危險，因周曼華不及李麗華廣大，除飾小家碧玉，歌女之外，替

女人揚眉吐氣，演些俗稱嬌媚柔情的角色，很少有機會演文藝片，不過，周善長悲劇，惠一角，在臥病憔悴的幾幕相當成熟！所以她的死給「春」添了不少同情的眼淚！

此外，琴（王慕萍）及覺民（嚴化），戲嫌太少，使人幾乎把他倆個「春」裏的主人公忘掉，這是很不應該的遺憾。

巴金先生寫「春」的時候，最注重於淑英（陳琦），劍雲（嚴影），枚表弟（陳一棠），淑華（張帆），可是，陳琦被忽略得很可惜，這也難怪導演，不過陳琦飾淑英是很合乎性格的，此次沒有充分演出發揮個人的天才，多在幾個極快的鏡頭中一出現或一嘆息便完了。劍雲這是一個類似不幸而又窮困的年青人，他不僅軟弱，但有熱烈的感情，嚴影演來似乎不能稱職，勉強得很。

張帆的淑華很不錯，口快心直，活潑天真，她居然能把劇中人的性格，刻劃得無微不至，也真令人喜歡。

陳一棠的枚表弟也很不討厭，他與周伯濤（姜明），其母（高逸安），其姊（張翠英）雲配搭起來，更現出他的不健全，這是舊家庭制中最易見到的貧血少爺典型。此外周國光（周起），其父（章志直）其母（蒙納），這三個人才真是一家人家呢！

再如克明（徐辛園），三太太（楊雪如），克安（屠光啓），王氏（舒麗娟），克定（嚴俊），沈氏（倉隱秋），還是各盡作風，格外火熾！

看完了「春」，覺得大致是比「家」圓滿些吧！

三、「秋」

如果說「激流三部曲」那一部最使人覺得成功呢！這裏我想舉出「秋」來。可以說秋的內容穿插緊張，演員完整，因此故事的演進上亦相當

洗練。

開幕：在梧桐葉落的秋夜裏，一盞孤燈下，高覺新（徐立）獨自一人寫着給高覺慧的回信，他寫到「我想起你們，想起了死去的大嫂，海兒梅表妹，梅表妹，真是有生者難而死者別之感」。他聲調枯顫，孤獨的情緒，徐立的確仍保持着他的忠實的態度，認真，沉重，徐立在「秋」中的確實一個深為可取的演員，不肉麻，不嬌柔造作，不像完全刻呆，無疑的他最令人讚揚。

當覺民（嚴化）與淑華（張帆）兩人來知道劍雲死去的消息，大家都沉默感到了淒涼的傷感，這時才由徐立口中說出他拒絕結婚的事，能夠體貼同情覺新的人，只有三房丫環（李麗華）時時在關心和流露出她的親切與殷勤。李麗華裝束上來是不十分像一個丫環的，這原因是她美的特質太偏向胭脂色相的關係，因此，最初的動作都嫌拘束。當然，李之佔有今日「中聯」首席的地位也是天才智能，但，李麗華演文藝片的失敗却是我們所深知的。譬如：「復活」，「魂斷藍橋」等都過於賣弄誇張，絕不及她的「三笑」，「斷腸風月」來得真切。李固已成非凡之紅星，然而，這也得算是幸運。她永遠是浪漫蒂克的，活潑而又過火的型。雖演過多方面角色，但，祇有少數定型的成就，她的動作，形態，面部表情以及演技，尚稱不弱，輪廓上倒適合於翠環的性格。後半部的戲演得很好，尚無有阿諛羶衆的地方。

我們已經說過陳一棠的枚表弟是一個難得的演員，他在「秋」裏面是被周伯濤，他的父親（姜明）所害，結果早婚，胖病而死。

悲劇重映在眼前了！枚的死，覺新破產，克明（徐辛園）亦亡，於是這所莊嚴外觀，富麗古香的高大公館，便弄成烏煙瘴氣了！相繼喜兒（李麗）——她是由丫環昇為姨太太的一個——與沈氏（倉隱秋）不合吵鬧，淑貞（王丹鳳）被逼得

跳井而死，（但王丹鳳做戲輕淡不夠深入，不及陳娟娟幼而老練。）克定（嚴俊）叫僕人（高忠（梁新）暗地偷字畫，又與克安（屠光啓）包了唱戲的小旦（男性而女腔）在外租房胡調。陳姨太太（張婉）和四太太王氏（舒麗娟），為承繼孫的事情又和王太太起了很大的風潮，跟着少爺們欺打了環綺霞（余蕪），氣死克明，淑華看不慣，在言語間與陳姨太太，四太太衝突起來，覺民亦不屈服的反抗，三太太（袁竹如）張太太（黃麗霜）也動不動，這只好逼覺新，但是却也無效，最後克安娶環環並欲賣房子，才招得覺民的動武，並且鬱悶軟弱的覺新都反抗起來了！劇至此為止，這不過粗枝大葉一說，實際上，其中尚有曲折，及精采的場面，對不起得很，恕我記憶不能一一寫出，如果讀者看過的話，自能清楚，下面我想談一點印象裏「家」，「春」，「秋」的小問題，不過先要聲明，這參攷算不得甚麼評論文的。

「春」與「秋」的處理上因係由楊小仲一手包辦，全劇較「家」要有聯繫，亦緊湊生動些。致於配音，化裝，佈景，服裝方面相差無多，攝影技巧因了畫面的美化起見，角度的正確自是進步了不少。分幕簡潔，手法明快，演出亦見完整，剪接上比「家」要有尺寸。總之，「春」比「家」活潑，而「秋」又較「春」精采，其中如新星徐立功勞不小，「秋」裏嚴化的演技，動作優越有力，也是成功的一個。

此外周曼華，李麗華，陳琦，張帆，徐辛園等也很體貼劇情。嚴俊的反派有過火之嫌不及王獻齋，屠光啓有型有修養。通觀以上，總括來說它可算做一部成熟的影片，絕不是純以明星照牌誘惑觀衆的廣告片！



山東省中的學生暑期統一訓練

山東省依照教育總署之規定，實施高中以上學生暑期統一訓練，其意義即在強化學生組織，統一學生理念，健全學生體魄，鍛鍊團體生活，以期養成守紀律，重道義，刻苦耐勞，精誠團結等美德，山東省教育主旨即注重此等美德之養成，故此訓練，更足促成教育主旨之迅速實現。

在組織方面，有訓練部部長，教育長各一人，其下有訓練處，內設主任一人，教官若干人，總務處內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每小隊班長三人，並組織教練委員會，由各參加訓練學校九校及教練官為委員，關於各種重要訓練事宜，統由委員會討論實施之，訓練自七月一日實施，至七月十五日終了，訓練期間半個月，受訓學生計男生八二四名，女生計四二六名，共計一千二百四十名，訓練方式，完全採用軍事化，分體格訓練，分別實施訓練，至於課室學科，講習，及室外各種操練，均依照預定課目進行，各學生精神振奮，熱心受訓，遂得貫徹始終，收穫預期以上效果，是以學生在精神身體兩方面，均獲得軍事訓練之基礎知識與經驗，藉以完成全國皆兵之動員體制，所以此次訓練期間，雖短，而對於學生之啓發，及國民之振奮，意義至為重大，尤其可嘉者，於訓練期間，正當炎熱天候，而學生均能遵守紀律，整齊肅靜，自朝至夕，正當炎熱不解，而其訓練室講習，則鴉雀無聲，野外演習，則行動如虎，飲食起居，苦受磨練，休息操作，志氣洋溢，雖係青年學生，體質未堅，較之成年士兵，尤覺富有生氣，足徵此種軍事化訓練，不但為今日教育所必需，而又對學生身心裨益良多。

值此決戰之今日，教育亦須戰力化，自不待言，此次訓練已確立今後山東戰時教育之基礎，本省中等以上學校，自秋季開學時起，擬以此訓練為模範，實施學生軍事化管理，蓋自歐美惡性思想侵入中國之後，一般青年，染有不良影響，率多浮蕩，放縱，漫無規矩，甚至意志不堅者流，誤為邪說惑感，而自趨墜落，此不惟學生本身之危險，其對國家社會之損失，更足痛心，今後則上述惡劣現象，可以消除於無形，一般學生自能刻苦耐勞，敬業樂羣，而準備從事建國與亞工作也。(來)

教育主旨實踐年徵文當選

教育主旨之重要性

(山東省立濟南商業學校韓受命)

山東省教育廳，為考察各校學生對於本省教育主旨之力行心得，舉行「教育主旨實踐年徵文」，當選者計中等學校學生作品八篇，小學生作品十篇，除中學生作品一篇與小學生作文十篇於山東文教月刊及「學生之友」發表外，交本刊發表者，計中學生中選作品七篇，惟因篇幅限制，本期僅可刊出一篇，其餘六篇，自當逐期刊錄也。(編者)

自從歐風東漸，一般主持國事的人，大半對於外來的文化總是盲目的崇拜，無條件的接受。教育一項，也是這樣，不是東抄西綴，就是削足適履；所以幾十年的悠久時間，始終沒有走上正軌，其所謂教育專家者流，雖然成日唱着改革教育的高調，却從不曾表現一點成績，甚至指固有道德為迂腐，目聖經遺教為老生常談，提到思想解放，便是打倒孔家店，廢除殺人的舊禮教這些話。却又盲從迷信，竟將自由主義，功利主義拿來作不二法門。這真願拋棄自己文化而作人家思想奴隸的態度，又豈止錯誤，簡直有些可恥了。因此學校中人，多半專務外表，不求實際，甚至傲慢成風，積非成是，有的更是趨向於頹廢生活，以看電影講戀愛為正業，以說英語穿西裝為摩登；畢業之後，不但不知進福社會，並且不知如何謀生，既不甘心回到農村協力父老墳產，又不能抱道自樂安分守己

，於是邪說謠言，乘隙而入，以投機儂俾相誘惑，以立異爭奇為鼓盪，我國教育之所以每下愈況，國勢之所以日就貼危，這些教育名家，只知取快一時，不知領導青年走上正軌，固然實無旁貸，但是自從革新教育以來，始終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確立目標，更不能說不是教育失敗的主因了。

中國以歷史悠久，文化早熟，著名於世界，這都是「孔孟之道」力量的表現。只講物質文明，機械構造，中國當然落後，形穢自慚。可是談到安身立命，齊家治國，正自有獨到之處。所以，科學研究，儘管器材費用，取法先進；若言身心修養，又何必捨近求遠，屈己從人。況且近百年來的歐美各國，科學的造詣固然有很大的成就；可是強取豪奪，利己損人的惡根性，也是暴露無遺。至於「孔孟之道」則不然，一方勉勵人致力學問，一方則以忠恕為本。這是道德的極則，人類

離別了母校

郭蔚

兩鬢蒼白了的母校，
這三年的撫育歲月，
更使你的面容蒼老；
但，現在我要離開你的懷抱，
與你永遠離別了！

我知道：

當我離開你的時候，
在你那淒清的臉上，
是掛着一層失意的微笑。

x

x

我來在這陌生的道上，
是懷着一片徬徨的心潮，
但我會永遠憶着你的；
『孩子！碰釘子，遇艱勞，
是你前途上的必經之道』。
這諄諄的教誨

我一生也永遠忘不掉！

x

x

鐵獅臺的雄偉，
已成沈埋在地中的骷髏，
校庭裏的古槐，
也更顯得格外衰老。
只有那些從你手裡
撫育出來的孩子，
現在却已成爲嚴然的師表。

x

x

校門前那兩頭石獅子，
現在却越法的得意，
喜得那原很大的嘴，
又脫落了一層皮；
眨着那雙看不見的眼，
在松蔭下獨自默默的私語：
『又是一羣長成的孩子，
願你們再來時候，
與我帶來了好消息！』

懷鄉

周德輝

我昨晚會徘徊在庭中，看見了那閃灼的明星，聽到寒雁的哀鳴，使我腦中浮出了美麗的故鄉。

我的故鄉是在河南洛陽縣城南，孩童時期，便離開了那可愛的家園，後來回過一次，大約是爲了祖父的死，那時我只有四五歲吧！

父親和母親到了六年，相隔幾千餘里的故鄉，我同了父母高陞，回到家鄉，第一次回到我的故鄉。

我的老家依然如故，但景象大異，那塊一進士第的匾依舊存在着，這是我的鄉後，第一次回到我的故鄉。

「二弟來了嗎？」六叔披著大衣從裏面跑出來這樣說，「你接到我的信了嗎？你怎麼來的？」

「老六！他們都來了嗎？」父親且走且回答說。

「早就來了。」

我們走到一屋子的門口，六叔揭開簾子，我們一塊兒進去了，屋子裏

我們的人還不少，同這些人見面，只有一塊兒進去了，屋子裏

都在哭了。

那天我們在西屋裏，房子雖不大，乾靜，可是很適宜在冬天住，我們住了三天。

那裏雖然冬爲什麼，可是不管我，還是很高，而且還很茂盛，不像濟南的菊花，玉帶早凋了。

我常看見，現在我母親和母親，但我不想他們，而且恨他們不

管我，我常看見，現在我母親和母親，但我不想他們，而且恨他們不

我也沒有一次因爲昨天睡得很晚，所以第二天早晨晏起了。

人沒有一件衣服，直撈了一撈，便出去了，不一會進來，手裏拿著幾件白色的衣服。

我給他一件，直撈了一撈，便出去了，不一會進來，手裏拿著幾件白色的衣服。

我從那天以後，父親不像前幾日那樣忙了，母親也重復的回到了我的身旁。

我從那天以後，父親不像前幾日那樣忙了，母親也重復的回到了我的身旁。

我從那天以後，父親不像前幾日那樣忙了，母親也重復的回到了我的身旁。

瑩

張用沉

繁華人密的街道上，有往來不斷的行人，街道的盡頭，隱隱的可以看見一座粗陋的茅屋，茅屋的門是半開半掩的，在那很長的土坑上，坐着一個四十多歲，橫暴好滑的老太婆，一面吸着旱煙袋，一面如雷似的怒罵着；「嘿！這丫頭早就該死！一罵時她那粗濃的眉毛，豎了起來，一雙兇狠的眼睛睜得很大，眼珠如流星似的轉動，眼球的閃動和臉部的粗筋，橫肉……都顯出她的悍惡，潑辣。

去年的夏天這破爛不堪的茅屋，會有花草的點綴，還很美麗，旁邊有一小溪，有時，在這裏可以看見穿着一身粗布衣服，赤着足穿着露腳指頭的破鞋，名叫「瑩」的小姑娘，她這裝束雖是很鄉氣可是，穿在她的身上，真是美極非凡，眸子惺忪着！水葡萄般樣，櫻唇上常露出溫柔，可愛的微笑，灣灣曲曲的頭髮，長長的披在肩的兩旁，有時用錦帶輕輕地紮在她的雙辮上，配着一幅紅潤，豐美的面龐，我相信再沒有比她更美麗的吧！可是，她的命運很不幸呢！她五六歲時就死了雙親，那時，她便成了一個

孤獨的孩子了，便在她姑母膝下討生活，苦痛和悲哀在那也開始了，頭幾天她的姑母待她還算好，可是過了兩天就不然了，瑩終日有沒一點空閒，做飯、洗衣、洒掃、拾柴……一切粗劣的事情都是她一人做，可是皮鞭還不斷的臨在她的身上，滿身紫紅的重傷，在夏天晚上，不叫她睡覺，做些紡紗或搓麻繩等的事情，但她常常在月光下唱着淒婉的歌兒，藉歌聲來吐訴她的哀怨，慰安自己悲痛的心。

在去年寒冷凜冽的冬天時，終於被皮鞭，木棒摧折了這天真的少女，是一天的晚上，她蓋着紙薄的被褥，細弱的身體，被嚴寒的冷氣浸透了，鼻孔裡只發出喘着絲絲的氣息，身上帶着破皮，爛肉的重傷，由紫而變成慘白，啊！在皮鞭木棒下使她離開了這悲痛而慘酷的世界，她從來沒有反抗，沒有憤怒，任憑命運的支配，她死去時，在她陰沉的睫毛下流出幾點辛酸的淚，嘴角上依然留着自然的微笑！

這是去年的事了，現在瑩的姑母還是狠狠地怒罵着！瑩不再聽了，永遠離開了這黑暗的環境，但願她真能走進光明的快樂的天園。

述

雲珠

傍晚拖走了夕陽，一個富有詩意的暮色蒼茫中，是這慶和風微撫柔在面上，蘊藏在胸懷，獨自徘徊在廣大而靜的空場上，一些不能解決的幻想又重擁上心坎。

……社會的險惡，人心的欺詐，處處向末路銷沉，他和她們都在無聊的為自私而爭鬥，硬將自己本有的忠誠和善之性壓抑着，去習染那些謀人而利己的弊病，他們太殘忍了。

父親為家庭拚命在別人的勢力下，流盡了血汗，他們緊緊逼迫，以重利剝削，絕不會放鬆一步，雖然他們有的是錢，一生吃用不盡的產業！但；為了父親不肯為祖產而喪失家族的情感，於是伯父得到了大量的財富，反而對父親枷鎖般的壓迫，人心太橫暴了！

母親是這體弱，為了病的侵襲，使她對兒女沒有了歡心，當我每聽到人們得意的談到母愛的享受，我帶着充滿着嫉忌，恐怖的心急急的逃避，我憂慮着這今後生活坎坷！可怕！

「家鄉中的×同學，不！是好友！因了經濟的困苦，而失學以至走入社會某一個偏僻的角落裏去謀生，她會寄給我一封滿含熱淚的信，使我終身懷恨這慘苦的人生，是我只有眼看到這個可憐的好朋友早早脫離青年愉快，踏進陌生的途境，她！做了女子最低級非人道的職業——賣笑娼妓！」

「……她為甚麼又哭了！」一陣神秘的語調，打攪了在愁悶中的我，不得已聽下去：「今天小李又給另一個漂亮的小姐出去，但遇見她故意裝沒瞧見，更加倍親熱的走過去！」我很可笑這些盲目的孩子還在匆匆的做她粉紅色及未完成的夢，但；我以為他們或許是有的得與織！有的是活力！而我，是厭倦了！那一些帶色彩的種種，我雖沒經歷過，然！××失戀而自殺……××為愛情而瘋狂……一切前證的影型，使我心頭在冷，更加之家庭的枯槁，事的可畏，我倦棄了！我希望能聽到一個幽靜美妙的深谷里做永久的將息！

——遠處傳來夜的驚號，晚鴉三三兩兩歸巢，四週佈起黑霧層層遮住昏黃的太空。



編者先生：在大時代動盪的今日，一般所謂「作家」的作品，並未反映出時代的實際，他們遊離了現實，抓不住現社會的真實相，寫不出有力的文章，每天却亂嚷嚷着這個那個，他們是否具有「作家」的資格，他們的作品都值得一讀嗎？不可諱言的，現在文壇太黑暗了，幾時能有光明？共黑暗原因何在？謹待賜教！

(王敏問)

答：編者也時常說：這時代的非常演變，正是供與現代作家們無盡量的取材，然而現今自命或被命的作家們，却不願（或者不敢）正視這些豐富的題材，而偏去描寫現實以外的故事來欺人自欺，其實這些作家們亦非可恨，因為他們常常說是有苦衷的，希望予以憐憫的同情。現在的作家的無狀，與作品的膚劣，大致由於以下幾種因素。

(一) 先天不足：缺乏政治，經濟，社會科學以及法律常識，思想不健全，世界觀不清楚，雖小環境裡常給他些刺戟，使他吞吞吐吐的發點晦暗的牢騷外，絕寫不出感人的作品來，但很容易被第二種人利用着。

雖據據文壇，杜絕賈賂，不過是文運一劫耳，終究邪不侵正，會有那末一天的。

(三) 神經衰弱：神經強者，早走了，殘餘份子，除混飯吃外，有時寫寫與盟文章，還怕筆下出錯，戰戰兢兢的活着，自以為什麼都明白，却什麼也不言不寫，言非由衷，文非其志，苟生命於亂世，頹廢自甘。

以上三種人，雖被稱為「作家」實則都是膺牌的，當然其作品可讀的價值是有限的。我們希望另外一種無名的青年文學習作者的，撮取當前實現的嶄新種籽，增產精神的新食糧，維繫這不景氣的文運。

現在是文學的蛰伏時期，相信文學并不因遭劫而滅亡，正如村上知行氏所說「從前文藝是非常時，世間是常時；而今世間是非常時，文藝是常時」了，「文藝常時」的含意是和我說的「蛰伏」有些接近吧？那末，我們的世間一旦恢復了常時，文學就會復興的，文壇的明朗化是可能的。(狐)

編輯先生：貴刊是我所愛讀的一種刊物。但自從出賬到得外縣以來，未能如期的買到，每次非濟南去一詢才能買到一期，這樣有點太不經濟了，不知貴社，能向外縣送寄否？現在全年郵費在內共多少錢。

- 再者：
- (一) 短篇寫實的作品可合貴刊選稿的水準和宗旨嗎？
 - (二) 現在我寫信用的紙可能做稿紙嗎？
 - (三) 漫畫可用何色墨水繪製？
 - (四) 本號信箱，能和朋友通信嗎？

若蒙於平原

答：向本市代銷本刊書店或本社直接訂購均可，半年六冊加郵費共計九元，價額須先期匯交，至於(一)短篇寫實小說，本刊極為歡迎，能够被選水準與否，祇視內容如何。(二)可以，任何白紙皆可，但必一面直寫，如來函橫寫，殊多不便，尤忌兩面書寫。(三)漫畫須用黑墨水與白

紙。(四)信箱可與朋友通信，但只限於含有文學意義者。

主筆先生大鑒：為顧及濟南話劇外公正批評意見，希宋先生協力完成此種改善，推進任務，務要首先對上海北上之淘金劇團嚴格指摘，極力稱揚為藝術而苦幹之真演演，否則，濟南則將操縱於一般所謂電影明星之眼皮下，使彼厚顏，使彼驕傲，而輕蔑觀衆，胡鬧噱頭？並以卑賤手段推殘劇運，此等演出如有機可乘，並非小患也。

更望趁早刊佈專頁，以免後來之鼠輩，步今日之後塵。

正君

答：所謂明星劇團，他們初登舞台銀幕時是為名，北上公演時是為利，為求利之目的，則不擇手段，何劇能賣錢，則演何劇；何劇簡單易演，則演何劇，拋開藝術不講，一切草率敷衍，反正有「明星」二字就可賣錢，人家抓住了專利奸商以及女學生們的心理，人家知道她們有錢無知，只要「明星」只要熱鬧，就成，誰看什麼藝術及其他呢！

我們不禁為中國的文化藝術哭，更不禁為教育前途悲，這些事有關我們國家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要漸漸由根本上解決，僅憑我們的一支筆是無效的，現在若退一步想，應將屬優伶賤商的文字珍惜起來，另教育我們的第二代，但願第二代之為中心的社會，不是這樣就很好，因為現在的人羣，是喜歡騙子的，當然這罪惡不單單在騙子的身上，現社會的怪現象很多，劇團僅僅是一點點而已。

話雖如此，我們還須憑藉我們僅有的力量，不消極不清高的對騙子以棒喝，對社會以啓導。清願的同志們，利用未喪失的理性，振起是非非的輿論，舞起衰敗的筆花吧！

(狐毫)

編者先生：

請不要以為是指責貴社，在讀者的立場上實是在是應當說的：復刊後的大風，雖然有顯著的進步，可是總誤期！而會一誤再誤兩三個月的長時

間，真使讀者失望！想貴刊亦不能不承認是一大缺點吧！

固然印刷，紙張，人事，等都是問題，我想如果極力設法，或許不能辜負了讀者的熱望！是不是這等？請不辭一答 徐近思敬上

答：編者是歡迎指責的，尤其善意的指責，嗣後決要「極力設法」使不誤期以副熱望，

問：二十四五合訂本已閱過，其中「學生作品」欄及「詩與散文」最令人愛它們的真實性與藝術性，本期的編輯使我們相當滿意，封面，插圖的設計美化，攝影，漫畫還希增闊園地，當達完善之境也。

最可欣喜是這次嶄新的姿態，活潑驕健的靈魂，充分流露於各作品間，其中當以「學生作品」格外顯明，真有換換口味之感觸，「影與劇」「風絲」「雜文」「雜評」「文藝」綜合起來，的確有軟硬輕鬆深刻之別，讀到寫實處，如滿地帶刺，讀到幽美處如飲一杯泉水清涼宜人。

此外尚希貴刊如在印刷困難下，每兩月出合訂一冊，已覺眼福，特此深表謝意 並祝 撰安 樂新於濟南

答：攝影漫畫因此次資料及製作費奇昂影響，再增加已不可能，兩月一次合刊，不是習慣的事，將來應以「月出一期」為原則。

問：大風合刊號拜讀，大致甚佳，惜新詩與散文略差，在華北能致力新詩者當屬貴刊今得請多注重詩之水準，以期有佳作產生。

貴刊能否來一個詩歌特輯，或詩歌個人選？請示教？ 沈暹拜上

答：來一個詩歌特輯是容易的，但如君言，要「注重水準」便難了。個人選亦可以，但願有可選者。

問：貴刊第二十六期「信箱」所刊答樂君之問，內有，「范泛與范帆確係一人，本姓名為范解人，至范長盛為何許人不知也。」一段，與事實不符，查敝人筆名確係范帆，而非范泛，恐有攪美之嫌，特此更正。至范長盛為何許人，敬告樂君。「即范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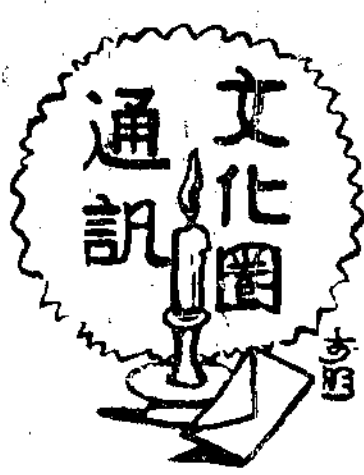
再者，順便請求 貴刊施以稿紙配給，最低限廣，要按取用之稿件頁數日發還，此種要求，相為諸稿友所深盼者。 范解人

答：查「范泛」乃青島陳金鐸君之筆名，前信箱誤認二者為一，歉甚！至於作者欲借用稿紙時，預先說明其作品題名，內容及字數，編者認為需要即准借與。

問：我很讚同在本省的刊物最好以本省的文化人共同努力，像山東省的刊物只有貴刊及中國青年及民民，我們便應當自己開拓一條為文學前進的大路，像北京那種文場如官場的刊物，是太自私，甚而言之是殘害文學。

再對雜文欄請多注意做成短劍以進導文壇。 黃祖訓

是感！希望共同努力！ 編者先生，



看完貴刊第二十四五期合刊，不禁想多說兩句閒話。

貴刊「學生作品」一欄之「嫦娥」一篇敝人曾在「藝文」之第二卷第一期之青年藝文壇內見過一面，亦屬名為「黃葉」並名列前茅其官銜為「輔仁大學文學院」論說呢！一位大學生也缺不着這點稿酬，何必來個「雙官語」？

再往後看「大風」之末尾也有魯暹君之告發。重登，而編者先生答為，此欄多係舊稿又言此處不發表，再投別處去但此「嫦娥」一文在「藝文」早經發表，稿酬想亦早經用淨，不致於有「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之理由了故這回事兒則正如編者先生所說的「還有關於作者的道德問題了，祈編者先生于公餘之暇，詳查而覆之，為荷

（小鐵敬問）

等篇 天津詩人劉溫和氏來青島任職某公司，近在民民月刊寫詩云。

天津由青年作家田青，蕭強，孟驥，開傑諸氏創立「野馬文藝社」於九月十五日出版第一輯，「野馬」第二輯為紅葉輯，青島有詩人劉溫和和沈暹，沈暹氏寄稿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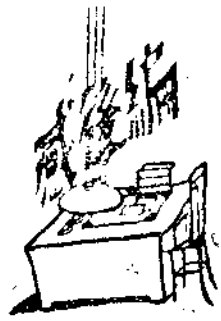
該社第一輯星火集第一集「星火集」已出版計收，海不烈，聞傑，胡秉，張止戈，王默，林棒，海，節植潘馬奔，劉榮恩，穆不已，黃烈，劉溫和，白荆，端木文心，端木嶼，宋泛田青，孟繁蕭強等多人之作。

青島民民月刊九月號將出版，有許仁之小說，上馬石谷羨之門該刊應徵小說數篇之發表云。

青島詩人勝丁有四百行長詩，沒有翅勝的人們，寫出為描寫黃河地帶之人們，又楚江秋在有第三個千行長詩（上二個為平凡的紀錄，一為慈祥的笑影）

青島谷羨氏有小說，開在唐山冀東日報附文藝刊發表。

唐山有「石城的青苗」出版為詩人李祥，翟爾，會鏡湖，王孝先，楊金忠諸詩人合作收詩八十餘首。



因遞補過去停刊時的誤期，此期又合刊了。這樣並可以多刊幾篇可讀的文章，但不幸因紙張問題又向後延期，請讀者作者原諒。

「風潮」不是章回小說

要，又不是不可讀的文章，我們不應因人廢文，所以編者仍將它登完，而不將它腰斬，請愛護本刊的讀者們諒解。

今後決將「信箱」強化，問題解答，亦將併於信箱發表。

中國是以農業立國，但中國現在的農業成了嚴重的問題，欲求中國復興建設新中國，改良農業是先條件，故此本刊由本期起每期刊載農業論文一篇，請專家輪流執筆，以爲研究農村經濟問題者之一助，並供與致力於農村復興之責任當局之參考焉。

由於脫期的緣故失去了時間性最顯明的稿是經本欄第一條的「華中公務員增俸」華北應當如何？一發稿時，華中總實行，出版時華北已經實現了！

由下期起，打算刊登北大文學院張銘三先生編輯的「中點參年鑑」，此外對於我們的讀者大眾想也不無裨益吧！

惠賜本刊青年劇社公演沉澱後，關心劇運者，多有批評文字刊物，對青年劇社竟被一名劇子所奪，故特出一二短與轉與該稿係對青年劇社竟被一名劇子所奪，故特出一二短與轉與該行爲，真屬可恨而更可憐，此等市僧不如之卑劣無恥毀謗離間對作者表示歉意，而僻邪穢。

新詩投稿太多，了然而值得一讀的又太少了。我希望作者當看到窗外下着秋雨時而引起的一場而己，現代的悲哀，不該是那樣的，春興或是悲秋，現代的詩人，更不是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春興或是悲秋，現代的詩人，更不是賈寶玉和林黛玉的。

風潮原編在文藝的最後，今誤排於前，發覺時已付印，只好如此！

最後對於許多讀者理解本刊誤期的原故及對編者苦衷的同情表示感謝！

大風月刊 第二十七八期合刊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三十日發行

編發印 購行刷 大風月刊社 濟南貴院路棧街四號

代銷處：本市 外埠

各大書

定價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
零售	一	一
預定半年	六	八
預定全年	十二	十

國內訂閱郵費在外

約稿

本刊歡迎投稿，絕對公開，凡係佳作。優先發表，報酬從豐。

稿費每千字五元至十元，譯述亦同，漫畫攝影木刻彫塑等藝術作品特優。

來稿須臆寫清楚，加標點符號。

譯稿須證明原作出處或附原文。

投稿人須註明真實住址及姓名，要名隨意。

編者對原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來稿如附足郵票，不取時可退還。

本刊特設「讀者與編者信箱」，如有問題質疑者必詳爲解答。

特設學生創作欄，歡迎學生投稿，深望學生諸君利用。

